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英] 约翰·勃雷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2 025 2200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或

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

〔英〕约翰·勃雷著

袁贤能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英〕约翰·勃雷著

袁贤能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5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3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 170 千

印数 6,300 册　　印张 7 $^{3}/_{8}$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4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原序……1
引言……5
第一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13
第二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則……25
第三章　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40
第四章　忽略基本原則的后果……56
第五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級对政府的負担……70
第六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級对社会的負担……85
第七章　現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無效……101
第八章　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115
第九章　制度变革中所存在着的困难……129
第十章　貨幣的性質和用处……146
第十一章　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綱要……165
第十二章　現在的制度和財产共有制度的对比……189
第十三章　政治經济学家对于社会变革的两种态度……207
結語……226

原　　序

無論在什么时候，倘使在人事里边有了任何一点危机，一定有一些人，不待你去請教，就会像教士宣道一样，諄諄善誘地，将現在的一切粉飾得好好兒的。他們对于現存的制度和行动方式的革新运动，总是要不遺余力地而且詭計多端地予以打击；并且对于明白的人是用理智去說服，而对于儒怯的人則用恐吓的手段使之不敢作声并且还乖乖地忍受所加于他們身上的一切灾禍。这些恐怖分子們，旣然是屬于同一的阶級并且又抱着共同的目的，所以就都有了一种企圖，要使人民相信現在的一切，几乎都是好到不可能再好的地步了——凡是他們所忍受的区区灾禍，都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后果——他們替政府所負的重担，是可以用一步一步的和不知不覚的改善方法来減輕的——現在社会的阶級高低所引起的貧苦的和受压迫的人們所以如此不滿的情緒，本来就是常常存在着的，所以在任何时候，也是必須存在着的——并且各生产阶級要想干預这种“自然的社会設施”来改进他們自己，一定是会遇到最不幸的后果。

不管这些人民的朋友們的賢明的忠告和憂郁的預言是怎样的，人民群众却是一直不停地尽了他們所有的一切力量，通过政治的会社和各种行業的工会，来改变現状，并且要替他們自己保留着每年都是循着現存慣例从他們身上取走的大量財富。可惜各生产阶級的人們，因为在主观上覚得正义是在他們这一方的，所以一直

只認为目的是比手段要紧；并且迄今尚未达到目的的理由，也只不过是因为手段沒有准备好的緣故。人民群众早已就在爭取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可与理性和正义一致符合的，或者也可以不一致的。倘使是不一致的，那么就会有一班人，因为他們的普通权利和特殊权利是在平等的幌子下被人民所侵犯了的緣故，一定会将人民群众的無知和过失，一一都揭露出来的。但是这样的权利平等，倘使与人力所不能轉移的有关眞理和正义的原則是一致的，那么人民群众就将义不容辞地，全盘地，和不容迟疑地来爭取它的；并且也不宜一点一点的向人悬求那些应該是毫不犹豫地立即移交給他們的东西。

在政治問題上所存在的意見紛歧和在单純的政治平等方面所見到的种种不正常現象，仍是需要更多于已經提出了的証据，以便决定任何一种特殊的政府救治方法的效力，是否能够达到其所欲达的目的。生产阶級的第一大目的，就是要，憑一种从基本原則出發的推理和用一种以理論与事实作基础的严格比較，获得这样的証据和一切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的前提。倘使他們对于原則的知識一直不是这样缺乏的話，那么現在对于很多在枉費力气的伸冤雪恨的奋斗中已經受到摧毁的强大政治和各种行業的联合組織的命运，他們也不必去痛哭哀悼了。除非人們能将一切原因都找出来并且都消灭干淨，人們就永不能逃避一切后果的。無論我們用这种研討所得到的結論是什么，或者是关于某几种政府改革的优越性方面的，或者是关于現在的社会制度的性質是否适当方面的，我們的这一番探討对于眞理总是有貢献的。我們对于沒有人知道和不能解析的东西在暗中摸索的無知行动，亦常凑巧撞到了多年的辛勤和有一貫計划的努力所不能發現的眞理。

凡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是休戚相关的，不管是从現在的状

况来看，或者是从将来的远景来看，社会上就沒有一个阶級能够比生产阶級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也沒有其他一个阶級是这样迫切地要負起寻找眞理和顧到将来的使命。生产者正像經济学家們所說一样，因为是临于“在生存的边緣”，亦即，正像他們之中成千成万的人一样，生存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中，所以他們对于冲打或撞击現在社会設施——政治方面的或商業方面的——的暴風雨，只好百依百順，并且他們所处的地位正是适当其冲。任何一种情况，旣然要影响到某一阶級，也就要以加倍的力量立即就反影响到生产阶級身上——社会的任何部分，凡是受到任何一点損失的，归根結底都是由生产阶級来弥补的。生产阶級的人們，旣然是落在这样的处境中和地位上了，所以一切都得仰賴那些对于他們是毫無一点同情心的人与阶級了，当然他們也就要自作决定，到底要不要設法改善他們的現状并且还要找出到底什么是达到改善目的的特殊有效手段。每年和每日的經驗就告訴他們，虽然他們对于造成現状的主导原因的知識是受到限制，但是他們所知道的并不少于那班一直就自命为监管和指导他們的人。盲目服从已成的权威和習俗的时代，已經是在消逝了；因为一切重要的事件，凡是人所知道的，都已足以說明一般統治阶級，对于这些日益昭著的偉大眞理和原則，根本就不能有所体会，并且也完全是应付乏术，指导無能了。

倘使生产阶級希望能够一帆風順找到一种救治良方的話，那么他們必須在足迹沒有到过的道路上进行，而不为这样孜孜不倦地一点一点灌注到他們心里的观念所束縛，以为他們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并且現存的習俗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生产的人們，作为被有錢的統治阶級所压迫的人而論——姑且不論他們現在的地位就是貧困的被統治阶級——对于已成的制度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說

法，可以置之不理：他們只須决定是否能够将一直使他們貧困的社会整体以及因为他們的貧困而压迫他們的政府部門都改变过来就好了。至于那种必需知識的获得，只能是立即求之于各种基本的原則了。在一位作了种种努力来支持現在的制度的人的話里边，我們現在的处境也正是“这样的情形，倘使人民能看得到的話就是为了在原則上运用信心”。在最近的将来仍旧还是黑暗的和变幻的，而最后的命运却已注定是光明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的和唯一的智慧呢？不要向云霧和四圍的密林东望西望，也不要呆立不动地害怕路上将發生不測之灾；而是要从伊甸园的大門后边一直看到天堂的大門前面，并且要紧紧向前靠攏，抓住一定的将来才是。一个人在他的政治生活里边，正像在他的道德生活里边一样，在堕入愚昧無知和他的判决易于迷誤的时候，就应全心全意照着一切的原則去做，才是万全之計；于是他就可以不因敌对的力量而受到压迫，不因不測之灾而感到威胁，不因沉重的負担而失足。

引　言

“并且当这些事情即将来临的时候，就向上看罢，并且抬起你們的头来；因为你們得救的时候就来到了”。

倘使观前可以知后，倘使时代的訊号已經作了大乱大变的警报，那么現在这个时候就無可置疑地对我們作了一个說明：强权与公理的最后冲突的时候就将到了。讓四千年来人类所受的迫害来証明，現在就是这桩事情發生的时候了；讓劳动人民的千千万万的受逼难的兒女們的苦痛来証明，現在他們就要使他們的羈絆終归消灭！

按照一切的事理来說，有果必有其因，虽然有的因是隐蔽着的，或不易發覚的；而且在一切的原因中，其最主要者莫如那些原因：就是这些原因，它們产生了普遍的貧困与不滿，現竟遍及整个的世界，而且在那些自称为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各色各样的改革方案，虽然也已經一再提出过了，試行过了，和推翻过了，但是这并不能証明，我們对于这种反常的社会情况，根本是無法改善的。已往的种种失敗只能表明整个的世界——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对于蹂躪人类已有这許多时代了的絕大罪行的根源与性質，簡直还是全不知道。

在地球上的一切国民之中，联合王国的人民乃是受害最深，而且应該是最需要救治的。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不信任和不滿意的情緒。社会上沒有一个阶級是平安無事的，而且都有一种憂虑

不安的感觉——一种噩耗或变革的預兆——滲透了富人和貧民——蹂躪者和被蹂躪者——的胸怀。

不管社会現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它是不能有所异于現状的，無論是从它的組成各部分的性質来看也好，或再从久已就在这些部分上發生作用和影响的情况来看也好。总之現在的情形，对于横行無道和专事勒索的人們来說，确要使之惊駭失措了；但是对于一般正人君子和勤劳的人来說，不論他們是在什么地方，决不会見到前面有什么可使他們恐怖的事情。

生产阶級的人們，在千方百計专为他們着想的各色各样的救治方案之中，都被弄得迷离失措了。他們所有的救治方案，就数目論，并不少于他們所受的迫害——滿可以一比一，但是大多数的救治方案都是沒有一点用处；因为它們都是仅仅根据一时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根据有了广大基础的大原則而来的。今年的对症良方，到了明年，就無济于事了；因为用这种良方来治的病症，或者已經轉移陣地、或者已經变成是次要的病症了。

我們所需要的，决不是单靠政府的或某一特殊的救治方案，而是一个普遍的救治方案——一个可以用在無論大小的一切社会罪恶与病症上的方案。生产阶級的人們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們永無止息的劳役——他們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們被逼迫的無所事事——他們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們的穷困——他們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們的困苦，愚昧和过失，一切就因那样的劳役，那样的無所事事，和那样的穷困所造成的。

虽然这样的一个救治良方，似乎是很难找到，可是今后我們将会看到，这并不是絕对不可能的事情。一切科学現在还是未臻完善，尤其是一切科学中的政治学，亦即人类管理的科学，虽然是4,000年来供人公开檢閱的巨著，可是人們对它是最不了解。人类

进步如此迟慢的理由，就是因为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的状态等都是持續不变且使繼起的后代都承繼了一种連續不断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人們通常总不去追求事物的基本原理：他們都是就其所見所聞，来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只能看到他們自己国家当时的社会状态，政府的形式，或宗教信仰。但是人类智力的幼稚时代正在消逝，人类的思想将要飞黄腾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倘使人們的視綫常是限于欧洲的里程碑，那么新大陆美洲就仍不得而知了；所以我們必須勇敢地越过包圍我們的既成事实的界限——这种界限使人坐井观天，只知智力和体力生活的較低劣部份罢了——然后我們才能看到并且获得那个理所必然，势所必至，又大又美的人类乐土。

其他一切科学只不过是政治学的阶梯罢了，它們都是能够增进一个人的知識，無論是有关他自己的，有关他的各种能力的，和有关他对外界事物所处的眞确地位的知識。倘使一个人的心有所遵循，那么一切的事，那里会有做不成功的呢？还有什么具体的事物，能有更偉大力量的屬性呢？可是还有什么东西是更为軟弱可怜呢？我們可以与天文学家在宇宙里飞腾，并且看看各个的太陽系及其所屬的諸行星和衛星，沉重严肃地在無限無边的太空中轉动；我們也可以同地質学家回到有史以前的时代里去——那时我們的地球在空間里占着一个不同的位置，居处着形状不同于現仍存在的各种生物，还不知有人存在，更不知他的种种罪恶和种种愚昧的行为；我們可以同历史学家一直前进，从过去人类有記載时开始直到現在为止，并且可以在自有人类以来就給人們带来灾禍——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屠宰場沾滿污秽齷齪——的种种信仰制度和政府形式之下考察人类；我們可以同化学家一样来分解具有物質現状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鏈条，并且可以从这一堆殘物里

产生新創的东西并予以新生的性質和形状；我們可以同解剖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肉体和心灵的存在并考察精神与物質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外界情况对于它們的影响；我們可以看到人类的各色各样动作，并且能够發現此种动作的各色各样的动机；我們似乎可以重温过去时代——我們自己曾犯过罪，也曾对犯罪者作过审判，并且也曾作过判决。我們既然这样地，有了一切从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知識与經驗来作向导，并且有了从一切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錯誤和苦难来作警告——我們已經受了历史精神的感染，同时还很熟悉历史的事实——那么我們还有什么是沒有准备而不能达到目的呢？

人类的一顆不倦的心永無止息的在寻找着至今尚未寻到的东西——幸福。虽然这一个一切人类努力的最为归根結底的目的迄今尚未达到，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裹足不前，坐以待毙。人身的組織的完美是可与他所知道的任何动物相比的，但是他的智力却是远远超过我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动物。倘使人类所有的力量和屬性，竟無法除去这許多时代以来人类世世相承的苦痛和不满，那么在和諧协調和日臻完善的造物間，就有了一个不应有的缺陷了。要說在快乐的宇宙間只有人类是命該悲伤和吃苦的，那是对上蒼和至善的万物主宰犯了卑鄙毁謗的罪行！

倘使人是不能进步的动物好像在他四圍的走兽飞禽一样，倘使他只有固定的和不变的本能而沒有进步的和能够逐步提高的思考，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也就不必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从开始到現在必将是一色一样的了；并且在人类存在的时候必将保持着一致不变的状态了。但是人类不能是这样不进不退的；他是一个会思考的，所以亦是一个会进步的动物。凡是一代的知識和經驗都能傳至下一代的；而且正像一个 40 岁了的人必定比他在20

岁的时候有了較多的知識一样；所以整个的世界，自有人类之后又再过了4,000年的时候，其所累积起来的知識必較只过400年后所得的知識为多，知識只不过是累积的事实；智慧乃是一种技术将这种知識应用在一个眞正的目的上去——促进人类的幸福。虽然人們可以有很多的知識而無一点智慧，但是缺乏知識者則必缺乏智慧。現在这一代是有了4,000年的累积經驗和知識可以發掘；所以这一时代的人們，因此能够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方面，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代，确是能够做得更高明些。

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并且他的能力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考慮一个社会变化正像一个政治运动一样，無須惊惶失措。倘使一个社会变化是巨大的，那么所要鏟除的病症也一定是頑强的。在整个宇宙的任何一处，从最巨大的行星到单独的原子，都是永不止息地在变化着的——靜止的东西是沒有的——不进不退的东西也沒有的；所以要說种种政府制度都不需要改革——社会制度不需要改变——那是荒謬絕倫的說法，正像一个成年的人还說他須穿上他在襁褓时所穿得正好的裹身衣，并且在成年之后还要玩玩他在幼年时所爱玩的玩物一样。

社会的各种形态和政府的各种形式都是由于世事变迁所强加于人类身上的；并且某一种社会形态和某一种政府形式，只能在某一国家的历史中的某一时期內存在，而且能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到了后一时期，那就不容再存在了。难道現在还有什么人情願回到带着那种样兒的社会形态，和那种政府形式以及那种信仰制度，正像当时存在于大不列顛的特魯依特人 (Druids) 或罗馬人 (Romans)，或撒克逊人 (Saxons)，或諾曼人 (Normans) 的时候一样么？現在有什么新教徒 (Protestants) 还願意使旧教 (Catholicism) 最光荣和有势力的日子及其对殉道者的鮮血用迫害的烙印去烤干的日

子再复活么？一切这些变化就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进步的表现；而且它們都是来得很自然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亦非政府或个人所能控制的。旧教是承繼异教(Paganism)而起的，新教则来自旧教之后的，并且現在还有对新旧二教另倡异議者的；并且由这些变化带給过去的人民的一切罪恶，正像刻已临到現在世界各国的苦难一样，完全都是因为执掌大权的人們濫用职权違反天命之过，而他們对于屬民则不許逾越一步。并且一切的財宝都浪費尽了，并且一切人类的鮮血都流尽了，一切的迫害，和刑罰以及一切作乱罪行的發生亦無非是要人类及其制度不得前进——試問以上一切有否达成其所欲达的目的呢？讓我們到历史里去找解答罢——从現在的日子起一直看到我們的一切祖先的日子止，試問在那許許多多旨在阻碍改革的强有力的企圖之中，有那一个是成功了的。

自有世界以来，人类还未曾有过一个时期，好像現在一样，可以有了好好的准备来改变社会的組織；并且沒有其他一个国家，好像联合王国一样，有了这許多的便利来开始改革并胜利完成。形形色色的情况，对于其他各国的影响，并沒有如此之大，但是对于我們却已将有所收获。我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人挑着更大的重担——我們孜孜不倦的勤劳，仅使我們勉勉强强的挑起这个重担和維持生活。我們比任何别的国家有較多的固定資本，亦即过去累积的劳动，体現在公路，鉄路，运河，工厂，和各种机器里边。我們的人口众多并且有优越的交通工具。論起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我国人民的政治知識和初步团結并不下于任何其他国家。全体的生产者与大部份分配到財富的人們，現在是呻吟于多少世紀以来的政治腐败和管理不善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之中。他們已經用尽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方法来爭取救济和伸雪，但是他們老是被出卖和失望并受到是非不明的欺騙。虽然如此，人們到底还是能从

暴君看到暴政——从結果看到原因。这样看来我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对于社会的变化和人类向最高命运的推进，实在就可以当作一个預言。

人們受了極大的迫害之后，才能想到極大的改革。当他們是安于現状的时候，姑且不管好坏，总是不会去想一想将来会有什么变革的：他們总不願稍稍放弃一点确定的好处来換大大的不确定的利益。在联合王国的人民正是比較的以他們的享乐資料为滿足的时候，他們旣不去想想社会的状态，也不去想想政府的形式或人民的权利。旣然現在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它的自然結果，旣然工作愈来愈重而报酬愈来愈減，人們就开始要想到这一桩事了，并且还要設法补救。至于現在，因为生产阶級的情况已是坏到任何变化亦不能使之更坏的地步了，所以他們已經有了思想准备，几乎要采取任何能够予以补救的改革方案了。

我們最后已經到了極大变革的發生只能带給人民大众以最大利益和最小損害的那个正是其时的时候了。現在的人民是非常开明，能够平心靜气地对紛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改善；并且不会因为久已受苦和失望而瘋狂盲动，以致加害于迫害他們的不幸禍首，并且进行不加分别的全体屠杀。在先前的时候，我們对于这样大的社会改革还覚尙未成熟；并且我們对于現在存在的禍害，若仍任其自流而不加矯正，那么，归根結底，将来总有一个不会这样平平安安秩序井然地在进行着的运动，而将是个可怕的騷动，并将格杀勿論，同归于尽，那怕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爱国者也罢，暴君也罢。

劳动現在要爭取平等权利的广大原則——不但是在联合王国的劳动，而且是在法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劳动。这一原則将要为一切国家的人，一切顏色的人和一切信仰的人所采用。我們

对于那个在一切时代里吞沒了一切国家的人民的大敌人必須原形畢露和一絲不挂地予以察驗；并且我們将会找到怎样克服和鏟除这个敌人的势力的方法，亦即唯一的方法。所以讓劳动大胆無憂地来作战罢。

第　一　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

"我們有众多的人民，但是我們缺乏力量！我們有良田美土，但是我們飢寒交迫！我們是活潑勤劳，但是我們一貧如洗！我們付出極大的貢賦，但是我們要受警告以为献納不够！我們对外是和平，但是在本国里面我們的身体与財产都不安全！那么，到底什么是吞没我們的暗敌呢？"——**帝国的灭亡**。

在一切所謂文明国家里，那班疲劳不堪而且是受压迫的人民們，世世代代总是这样的發問。对于这个問題的解答，已經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了；但是我們——不妨算是提問的一班人民——仍旧是工作过度，而且是一貧如洗，仍旧是挑着重税的担子，仍旧是一个暗敌的奴隶和魚肉；对于这种情形的改革方案，似乎还沒有發現，或者即使是已經發現，我們仍是受了什么阻碍而不能利用它。在我們未能确定是否已經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案时，当然我們不但应該先認清一切对我們的迫害，同时还須知道它們的性質和根源。除非我們是这样的从罪恶的根本原因着手，恐怕我們所能做得到的，只不过是除一弊而又招一弊耳。

人类的全部历史，自有人类起以至于今，乃是一个罪恶、流血和受苦的长长紀录。人們一直是受人类同伴的迫害，并且一直是

在寻找救治方案；但是不管他們一直是在那里活着，不管他們一直信奉什么教，不管他們一直成立了什么样的政府，他們的寻找，一直只能是得到同样的結果——所用的手段一直是不能达到其所欲达到的目的。全部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一切希望和幸福的丧鐘罢了。

在各个时代里成立的种种政治和宗教制度之中，我們并沒有發覚任何一种政府形式或信仰制度，不是屡次更改和屡次修正的，革命和革命的事故是常有的。但是这些变更和改革，从未触及社会制度的本身；它們只不过将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次要弊害稍稍减輕或者予以修正罢了。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各色各样的情况，能够使人听其摆布；在某一个时候他是一个無知的和不受管束的野蛮人，在另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文明而且極其儒雅的野蛮人的共和国里的一个公民，再又在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暴君的奴隶，时时在恐惧中过日。他曾是沒有宗教，他亦曾有过宗教，他还有过輪換着的各种宗教——虽然經过这些变迁，但他仍是一个同样不安与不滿足的人——他已經做过各色各样的人，但不是这一种人，亦即上蒼所授与他的才干要他去做的人。世界各国的大众人民，一向都是同样地貧穷，悲惨，和受迫害，無論是在共和政体之下也罢，在君主政体之下也罢，不管是在少数人所形成的政府之下也罢，在多数人所形成的政府之下也罢，都是会使人怀疑到吞沒他們的暗敌，并不单是政府的形式；所以单是政体的改变，并不能毁灭这个敌人。

有人以为我們并無任何弊害可除了。換言之，就是生产阶級的人們所受到的苦痛，都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后果，并且是無法救治的了。但是专靠两手謀生的人，那里会感覚到他所忍受的迫害与損害都是不应該的并且都是可避免的呢？这些迫害和損害难道不是好像用鉄笔銘刻在人的心上了么？难道每一个国家的劳动阶級

不是像牛馬一样，非但是沒有心脏，并且是沒有灵魂，只是听天由命一直工作到死为止么？难道由于沒有脑筋的驕傲而想起来的一切对人污蔑和厭恶的話語，不是堆积如山似的了么？难道劳动的外衣不是愚昧，耻辱，或沒有政治权利的象征么？倘使要收税了，一定是工人們来繳納的；倘使要开战了，一定是工人們去打仗的；倘使所頒布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他們也必須唯命是听；倘使他們对暴政略有怨言并且是敢抵抗，他們就会像猪狗一样遭到屠杀！他們的骨髓和他們的孩子的生命的血都是为过分的劳役所耗尽了！

我們怎样会到此田地呢——那些無愧为这一偉大国家的生命和灵魂的人們，反是这样的被人踐踏、蔑視和污辱？他們都有会思考的头脑和会动感情的心以及能工作的手。他們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力量偉大的团体。只要他們有了决心，任何事情都能做成，不管是好的事情也罢，坏的事情也罢。他們旣有如此偉大的力量，何以他們是如此軟弱呢？理由就是如此——他們的軟弱，就是因为他們沒有团結起来；他們之所以沒有团結，就是因为他們对于誰是吞沒他們的敌人問題，意見尙未一致；他們是不知怎样去消除一切对他們的迫害，因为他們自己还沒有找到一个改革方法。他們并不是沒有去找救治，可惜都是在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寻找。他們曾經在那些存心不正专以压迫他們，分散他們，和引导他們走入歧途为能事的阶級那里寻求協議和帮助。他們一直是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这一位或那一位不事生产的人的意見，或者这一位或那一位国会議員的反对意見，或者又是一种不同意見在这一家报紙或那一家报紙上所發表的；并且这样就使他們誤入歧途，专在与他們所受迫害的原因脫节的而且是毫無力量与价值的方法上寄以改善的希望。他們不应再是这样地像小孩一样，听人随便指揮；而是应該立即向前出發，要用冷靜的头脑和坚决的意志来获取仅能由他們

自己的努力奋夺而来的救星——無論是政治方面的或者是在社会方面的都是如此。

那么到底什么是吞沒我們的暗敌呢？它就站在我們面前，像一株大树，树根又深又广地滿布于劳动的泥土里边，吸取了一切生命和健康的雨露，而且使它的父母和生产者乏力和貧困。我們要除去这一个仇敌。我們将有什么可以推荐和采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我們現在是否要一劳永逸地徹底鏟除它的毁灭性的作用，将它撕得粉碎呢？不，有的人說，"斬掉这一条树根罢"。又有些人說，"斬掉那一条树根罢"。有些人叫我們去掉高高在上的那一树枝，但是另有些人又指着下面的另一树枝。生产阶級的人們因此就在日常見聞的这些自相冲突的意見中搞糊塗了，而且虽是常常寻找，却是永寻不到。由于这一种墨守成規的教育制度迫使我們采取的偏狹見解和致命成見，几乎已經使得我們不能看清，也不能知道，劳动的仇敌的整体，虽然在我們之中每一个人都能感覚到或看到某一部份的雕零作用或殘缺現象；因为我們的仇敌，好像印度人的三面神一样，① 不管我們从那一面去看，都能見到一張不同的面孔。达到眞理的唯一道路就是要立即奔向那些第一性的原则。我們的討論不可受到那种限制，以为各色各样的利害，都是由于政府有了各种特殊形式的結果，并且我們也不可以为君主政体和貴族政体就是我的唯一大敌人和一切繁害的創造者。讓我們的眼光再放大一些，并且一直就看到政府本身所以产生的根源在那里，这样我們很快就将發現，一切只不过是一棵人类罪恶的大树的枝节罢了——它們只不过是这个大敌的爪牙，借以掠夺劳动的

① 印度婆罗門教信徒們相信吠陀經典(Veda)所述的一种哲学。广言之，它与汎神論（Pantheism）頗相似，就是世界的唯一眞神，并不在世界之外的而在世界一切事物之內的。它是一切事物的精神基础，决定一切事物的存亡兴衰。

成果。虽然我們称之为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但是每一种政体的屬性是相同的，每一种政体的目的也是相同的，每一种政体所加于劳动阶級的迫害也是相同的。追根求源，我們就将發現任何政府形式，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現仍存在的私有制度。所以立即永远消灭現有的不公平和罪恶，必須徹底摧毁現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于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則的制度。

“权利平等和法律平等”早已就是大不列顚工人阶級的斗爭呼声了；并且他們都曾希望和期待专憑政府的变革而达到这个目的。权利平等和法律平等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字的本身就很清楚的表达它們自己的意义了；可是我們几乎从未見到一个句子，曾經是从这許多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并且使之有了这許多不同的意义。有些人以为平等权利的意义，只不过是应該实行普选，投票选举，議会自由入席。另有些人，确是較近眞理，以为必須完全推翻君主政体而且成立共和政体。有些被公認为主持公理的人，以为合众国的政治制度乃是我們的完美模范；他們还告訴我們，只是在这种政府形式之下，我們才能够享受到眞正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个問題，一經研究，就会使我們相信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仍将留存于像現在一样貧穷，愚昧，和困苦的情形中，即使他們是得到上面所述的任何一部或全部的政治变革。一点也不会错，一切的历史，根据十分可靠的經驗的考驗，就可証明这一事实。讓我們考查前代的記录——讓我們看一看古代和近代的共和国——包括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試問在各种政府形式和各种信仰制度的任何一种之下，我們曾否享有过平等权利和平等法律呢！我們永未有过，因为在所有不平等和阶級分成等次——这种社会情形老是存在的——的情况之下，就沒有什么平等之可言了。平等与不平

等按照二者的不同性質，是無法調和的。

虽然依照一切善良的人所希望成立和享受的那种平等的原則去做，政治权力就是由人民掌握，亦不能因此使权利平等；因为平等权利的享有，必須有普选作件，而普选則既不一定有平等的权利作伴，亦不一定能产生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平等的权利并不是意义相同的。二者之間所有的差别，正像某一样东西与代表某一样东西的那个字一样。

要研究政府制度，我們必須从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来判断制度的效用，正像我們是从制度所由以成立的原則来判断制度的性質是否公正一样。倘使根据人类認为是平等的原則而成立的制度，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且予社会以弊害与苦难，那么我們就可以肯定这一平等原則是不好的，不然我們也应拆散这种狼狽关系。合众国的政治制度是根据权利平等的大原則而来的，而这一原則，按着事理来說，一定是很好的。但是这一原則，却未必是仅仅因为人們都認为是公正的緣故，就發生实际效果。我們以为合众国人民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只不过是在想像中有之而已。在他們之中，也和在我們之中一样，权利是不平等的，因为他們都是像我們自己一样，也分成为富人和穷人，分成为資本家与生产者，并且也是像我們一样，生产者都供資本家逞凶肆虐。人类所不可缺少的阶級——劳动阶級——的情况是到处皆同的；因为在一切国家之中，社会是建立在同一原則之上的；并且仅仅是从有了現在的制度——即是从社会分成雇主者与被雇者，亦就是不劳动者与劳动者——以后，才产生了一切对劳动的迫害。美国的工人正像英国的工人一样，成了整个社会建筑所賴以成立的基础：他們都是同为貴族和商人——掠夺者和利潤追求者——的重重叠叠的重担所压，致使陷入泥土之中；并且因为政府的变革并不能阻止社会阶級的

分化，也不能改变阶級間相互的关系，所以这一类的变革，一定不能改正那些自自然然地由于阶級的划分和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禍灾和迫害。不管他的称号是保皇党人或共和党人——这一位的喉管正像别一位的喉管一样寬和一样长——都是貪得無饜的捞錢者。

合众国的公民，的确是由于他們的共和政体，已經豁免了联合王国的君主政体仍旧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难以忍受的重担和限制；但是这一点小恩小惠，倘使与世界各国劳动阶級在这許多时代里一直就駄着的那个重大的社会負担相比，眞是太渺小了——虽然这些好处渺小得很，但却不是美国人民所能常常享有的。况且他們現在所以能够免除一些担負，也不是由于他們的政府形式之故，而是由于他們在空間和时間上处于特殊情况之下的緣故。君主政体的幼芽是在美国社会組織里存在着的——它的黑色的和带血的莖現已从社会泥土里长出来了——而且我們可以从通常的世事轉变里，很有把握地就能預料到合众国的将来，除非能够及时改变社会組織来扭轉趋势，就将走上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的道路。一切共和政体的最后命运，不管是古是今，都是这个样子；并且他們的命运也一定是如此，如果他們之間，老是一个是貧一个是富，或者老是一个工作而另一个却不工作。

世界各处的暴政都是一样的；并且都是来自同一根源——社会分成几个阶級。这个滔天大禍挫折了無論是文明人或野蛮人的幸福，因为在一切国家里边，都是有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前者是發号施令的，后者是服从命令的。在一个时候，这一权利不平等的原則，憑着“神权”的名义，恬不知耻地以暴政的形态表現出来，并且公开地取走了被統治者的生命和財产；在另一个时候，它是偷偷地躲着，正像現在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样，它能使一两个社会阶級，不知不覺地，永不停止地，并且毫不留情地，吸取了劳

动阶級辛苦艰难所創造的財富，使之成为己有。

这是一大迫害，需要一个救治方案；并且我們就将看到的普选，甚至君主政体的推翻以及共和政体的成立等，都不是有效的救治方案。凡是事实上的頑固性，要想用理論去克服，恐将是劳而無功的；并且西方的偉大的共和国所依为立国基础的自由原則的公正和优越，固然是極为人所羡慕的，可是日常所遇到的实际經驗，却是無可置辯地証实了这些原則，完全是不为美国人所留意的。美国的有錢的共和主义者就是現在美国的最大恶霸。他們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等名詞，尚不知其意义何在；因为，美国現在的社会組織可使一个白种人任意处置另一个人的这一种的霸道，現在姑且不去說它，这些共和主义者現在是毫無掩飾地老着臉皮，操縱着二百多万的有色同胞，把他們当作牛馬，任意买卖，鞭打和屠杀——他們对于他們的独立宣言及其所說"人类生来就在一切的权利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并且应該常常如此継續下去"的話，完全置之不顧——他們甚至連是否能与他們的宪法的精神符合的一点表面形式，也都置之度外。这种昭昭在目的原則与实踐的矛盾，無疑地是財富分配不均的結果；并且在任何国家里边，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样，只要是財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成雇用者与被雇用者，那么这种霸道与奴隶問題，在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間，总是存在着的，虽然有的是公开存在的，有的是掩飾着的。

倘使美国人的自由制度是能見諸实踐，那么不管是黑种人的或白种人的奴隶問題，根本就不能在美国存在了。但是这些制度所依以建立的平等精神，还有什么美国人尙記在心里而未曾忘掉呢——而且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推其原因，就是因为两个阶級的存在——一个阶級是要劳动的，一个阶級是管制劳动的——前者是穷苦的，后者是富有的。凡是在那里所見得到的猖狂的破坏原

則和昭昭在目的不講公理，都是由二个阶級的相对地位所产生出来的；并且这种地位不同的現象的最初产生及其能够繼續維持下去的原因，就是由于現在的社会設施，而此种社会設施不管人的身力和心力怎样不同，終必产生不平等的情形，将社会分成劳动者与劳动的主管者，且使后者統治前者。同样的不公平的制度，不但盛行于英国，就是在法国以及欧洲的那些共和国里，甚至遍及整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霸道与人类受奴役的情形，就是在美国的自由制度之下，还是这样明显的存在着，恐怕将来要更为深刻地迫令我們接受这一無可置辯的而且是势不可遏的事实——無論是这些自由制度或其他任何政治制度，虽其目的均为予人类以平等权利，但在我們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都是不能付諸实踐的，亦是不能使其利益为大众所普遍享有的。倘使只从本質上而不从名义上論事，奴隶的生活乃是劳动阶級所注定了的命运，不管是在过去，現在，和将来，一定都是如此；不管是在那一国里，只要財产的分配，由于阶級的差别而不均等，也一定是如此。

讓联合王国的人民清醒一下，不要枉費力气，只在他們一直是被迷住了的曇花泡影之后追逐；因为他們为着他們所要求的所謂政治权利而正在斗爭的一切，即使是完全都得到了，亦不过是一个黑影——他們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上蒼所早已就命定了的权利平等的偉大定律的一套官样文章，而不能享有这一定律的精神。他們已有失败了的前車可鑒，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明和强大的共和国——它的政府形式是一切政治家們所願有的，亦是不列顛的受压迫人民所視为好得超过他們所希望的——那里曉得那样的堂堂大国，竟会如此無情凶狠，并置人权于不顧，甚至还要沉淪到英国本身之下，旣無国君又無祭司，这样已經有几世紀了！

旣然我們有了这些論据足以証明，無論在过去或現在的时候，

沒有一种政府的形式能够保証一国的人民可以享有一切的平等权利——就是沒有一种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共和的或君主的，能够保护生产阶級不受毫無用处的阶級的苛索和虐待的，或者保証生产阶級能够享有他們自己的勤劳成果的——那么我們必須采取什么計划来推翻和毁灭那个吞沒我們的暗敌呢？

人类本应是生活在只有一种情况的社会里边的，亦即是与人共有共享的，这是上蒼的旨意，用不着什么辯論来証明的。倘使社会在現状之下給我們带来的弊害与利益是相等的，我們也不能因此就作了推論，以为共有共享的原則，必須是有弊害与苦痛作伴的。要是說得更合理些，倘使手段变了，則其所达到的目的亦不同了，盖不同的手段当然要完全适应不同的目的，那么我們就可作出結論，說明我們并沒有循着共有共享的道路进行，因为人是較易跟从錯了的，上蒼是不易領导錯了的。

权利平等是社会的眞正灵魂；但是权利平等必須与义务平等并存。这就是平等的总体和实質。不錯，倘使我們安置三个人在一个荒島上面，并且每人为得公共的利益，各出了相等的劳动，同时也各得一等份的报酬，这样的共有共享是平等的，是有利于三人的。但是其中若有一人，或者是用强力，或者是用欺騙的方法，仍以一份的工作取得二份的产物，这一結合就不复是三人同享平等的利益的了。再使那一个人强迫同伴們給他二份的产物而却不拿出任何一点的劳动，那么就連平等与公正的影踪都立时消灭了；而且法律与規章也不能恢复权利的均衡了，除非它們能强迫命令那一个不劳而获的人，也要拿出劳动来换取他的股份，因为不平等的錯誤的癥結所在，就是各人所尽的义务与所得的报酬的不平衡。沒有一个主張权利平等的人是不主張义务平等的。倘使义务是不平等，或者同样的义务有了不同的报酬，那么这一公正原則就立时受

到侵犯了，同时权利平等的原则也是被毁灭了。

在一切所謂文明国家里，社会就这样地分成懶惰者与生产者，分成为什么事不做而得到双份的人和那些工作加倍而只获得一半份额的人。只要是这种地位不同和不平等情形准其存在的时候，当然权利，法律，和享受的不平等也将存在。我們姑且不管我們的社会何以会有了現在这样的状态。我們只管它在被發覚时就已如此，并且是可以改造和修正的就好了。为何有些人只做一份工作而应得二份报酬，甚至于不做什么而得四份报酬呢？一切国家的劳动阶級的过分辛劳，穷困，和苦痛，都是从这种最不公正和最狠毒的对于工作和报酬的分配方法而来的；而且我們一天不改变这种不公平由以产生和維持的社会設施，我們就一天不能得到拯救。無須任何論証的一般常識不是就告訴我們了么，倘使10个人要維持20个人，就比10个人只是維持他們自己要做費力更多或时間更长的工作？在看管者与被看管者之間，还能有什么权利平等之可言呢？現在無論所做的或所得的，都是不平等的，因为一方只是都給出去，一方只是都拿进来，一切不平等的实質和精神也在于此。

这幷不像政治經济学家們所說一样，以为只是因为社会現在是分成生产者与不生产者的緣故，所以这样的阶級划分是自然的或必然不可避免的。只要稍一考查怎样使有些人富有和某些人貧穷的种种原因，而且是怎样的使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在产生以后仍复繼續維持下去，我們就会看清这一种的不平等，幷不是因为个人的智力和体力的不平等，而相反的，是因为否定了这种能力的不平等，同时可見这种的不平等与人的能力是不相干的——这种的不平等所以發生的原因，不是个人所能掌握或控制的，不管他的脑力和体力是优越的或低劣的。

倘使我們以为这种制度是优越的并合宜的，而且还要反抗一切的改善和变革，那样就是正符合了現在社会制度所扶植的愚昧無知和妄信一切。但是在那一塊現在的厚厚蒙面紗布拿开以后，那些能够看到将来光明和繁荣远景的人們，無論他們是在那里，决不会将現仍存在于世的蛮横邪恶，視为是这一位聖潔和完善的上蒼所要它永远存在的。

倘使面对現在制度的种种罪恶和过失的黑目录而仍要为現在的制度辯护的人們——倘使那些富有的并自命为世界上有地位和有势力的人們——都想不出別的制度，并且也不知道人的本性不是只供人奴役与侮辱的話，那么他們只知道他的才力的一半，而且是最坏的一半。对于这些人們，可怕的将是即将来到的暴風雨的爆發，它要使最强者低头，最高者在它前面倒下！

第 二 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們要获得一切知識，目的在于要知道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則，而且这些原則的适当应用，乃是一切智慧的目的。在一切原則中，其最重要者，莫过于那些要影响社会和約束社会的原則了；可惜我們对于原則在探討上或了解上的疏忽，亦莫过于此了。現在社会的制度及其与此不能分开的偏狹教育，促使世人怀抱种种謬見——無論是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的地位的和关于他与一切事物的关系的——使他既不能認識了自己的眞面目，又不去想想还有什么崇高的命运在他所居留的地球上等待着他。

好像其他一切物体一样，人是受他所必須服从的某些原則或势力所管轄的；而且無論个人是生存在那一种情况之下，这种势力就会从那种情况里产生出来的。各色各样包圍着我們的制度，就标志着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动向的軌道；并且它是一世紀又一世紀地一再重复着罪恶和愚昧的复轍。社会的体系，好像太陽系一样，本来自身并沒有多少扰乱的因素；而且这些同样制度的情况，不管是好是坏，都具有一种性質，就是对于要受其影响的人們，在行动和見解上，将予以一种一般的一致性。制度要影响人，而且人也更要影响制度。所以今天的貴族所想所做，几乎全像过去的貴族們所想所做一样；并且現在的工人阶級，仍旧还俯伏在他們的压迫者面

前，吻着鞭打他們的手，正像工人阶級三千年来所做的一色一样。

整个世界的本身，所以已經选擇了現在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幷存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幷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是好的；同时也不是因为另一种制度是不好的，所以是被拋弃了的。人們对于好的或坏的一向都是盲目接受的，那里能分得清呢，凡是旣来之的，就是都取之的。今天的我們，也是一色一样，对于一切原則和制度，只知唯命是听，推其原因，就是因为我們的祖先对于它們也曾唯命是听的。虽然現在有了一个运动正在稳步迈进，但是大体上社会还沒有一种內在的固有力量，立即就能改变一切行动和見解的方向，正像太陽系的行星一样，沒有一种力量来改变它們的軌道。凡是人們的言論和追求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这一动向的促成，一定是由于許多扰动因素的累积，或者是由于一个已經是与日常情况断絕关系了的荒冢鬼怪的不受欢迎的巨掌的力量——他的行程专是循着一种特殊位置和情况的，所以是截然横跨一切幷且与它屬其中一部的全部是相冲突的。到了世事的潮流开始泛滥起来的时候，它就不管是好是坏，只好流到那里就算到那里了；幷且这一行程总是照样不变，一直等到有了新势力和新扰动时才能改变方向。

在一切国家里边和一切的政府形式之下，总是有一些人的思想是走在大众之前的，而且明明是与之对立的。他們是思想行进的先鋒队員——是对成見作战的最前綫战士，亦是首先的牺牲者——而且他們虽然修好了一支通到知識，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完全是靠他們自己的骸骨来鋪好这条道路的。这些向着愚昧和专制的黑暗帝国进行的侵略者的事業，就使他們成为暴君和一切其他要維护盗窃来的势力和榨取来的横財的人們所特别害怕的对象；因此他們常常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狠毒迫害，到了除人以外就沒有其他任何动物能够想

得出来和做得出来的程度。

当我們考虑到各种阻碍人类上进的情况时，我們就不会感到惊奇，何以人被人束縛而尙未得到解放。在专制政治之下，大多数的政府差不多都是专制的——眞理和自由的知識进步得很慢；因为絞架与土牢，在統治者的眼里，好像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在一条命的犧牲并不为一般習俗所重視的地方。倘使那区区的几个統治者要想对他們自己所犯的血案加以一番洗刷的話，他們就制造墨黑的和可恨的謊話，蓄意迷惑大众，并且激动他們的情感和成見；同时那些不幸的和受奴役的人民，只能两眼对着苦痛，滿口都是毁謗那一位几已使他們得到光明与幸福的战士所指出的原則。他們还要受到教訓，要将这位最前綫的战士視同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一样；并且由于誤信他是这样的人，他們还因他的失敗而自鳴得意和因他的毁灭而狂欢極乐。这班統治者阶級的人还要高声大喊，“将他釘在十字架上！”而且这班已經受到迷惑了的被統治阶級的人們也都高声附和，“将他釘在十字架上！”即使这位無所畏惧的眞理战士偶免于难，也是無济于事。一切都是与他敌对的。大部份受压迫的人們，也就是最需要拯救的人們，大概都是文盲；而且用言語傳播政治知識，就是在自命为享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国家里边，也是一种又慢又不安全的方法，正像用書本来傳播一样。凡是身体已經受奴役了的，精神更是如此；因为宣教师所下的詛咒令，也是唯暴君之命是听的。一般無知無識的人，对于教士所执掌的来世命运，比暴君的現世暴虐，覺得更为可怕（因受教士“詛咒”以后，灵魂就不能上天堂了）。無論受压迫者或压迫者的心，从襁褓起一直到了成人的时候，都是扭曲入迷并且是受拘束了的；并且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陷入黑暗与奴役；并且那些簡单眞理，倘使在某一种情形之下，老早可以在一代的过程中就普遍知道和付諸实踐

了，可是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就是到了几个世紀以后，恐怕还是沒沒無聞而且并未为人所注意。

現在就是人类已經注意到基本原則的时候了——現在他已冲破这些罗网，原来都是由他自己的愚昧所織成的，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手将他束縛起来的，可是那些罗网，已經有了許多年代，将他的身体和灵魂紧紧的束縛起来，差不多是像最坚固的鉄鏈一样，并且以为这就是上蒼要加于他的不可更改的旨意。無論往事和时事对我們所給的指示，已是綽綽有余地說明，在我們的社会設施里边，确有一种其所固有的弊病，必将产生苦痛与罪恶，而且要打击才德，贊美卑鄙下流。我們对于公正二字，只是徒知其名罢了。我們整个社会結构，正像一个有关各方利益的極大的空中樓閣可是里边并沒有眞的慈善，道德，和友爱。每一个人的手或多或少地总是指向别人的，每一阶級的利益总是与别的阶級对立的，并且一切其他阶級的利益都是与工人阶級的利益反抗和敌对的。这种不自然的現象所以能够产生出来和維持下去，都是由于我們对于基本原則缺乏知識和不去注意之故；并且这些原則，在这部大自然的巨著里边，是可以解析如下的：——

1. 一切的人是一样的，無論是在本質方面，来源方面，和生存方面；所以一切人的本性是相同的，而且一切人的絕对需要也是相同的。

2. 保存生命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食，衣，住——在我們的周圍是到处皆有的，但是它們在自然状态之下，对人是沒有价值的，并且必須通过劳动的媒介，才能为人所用；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劳动，因为人类的生命全靠衣、食、住三者有了适当的供应，而且这些东西一定是要用劳动去取得的。

3. 因为一切人的本性和需要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的权利必須

是平等的；并且因为人类的生存，以后将根据同样的情况了，所以人类努力工作的大广場和一切財富的原料——土地——也必須是一切居民的公有財产了。

这些簡单原則，就在它們自身里边，包含着人們久已企圖成立的基本的权利平等的精华了。倘使人类想避免他們現在所受灾害的任何一部或全部，那么一切社会和政府制度，就必須依照这些原則的指揮才可。这些原則就是永远建立人类幸福的基础；并且它們自自然然会提醒我們，要有一种行动方式，来对付社会制度，令其能使人类享受一切幸福，并且避免一切他生来就能感觉到的一切苦痛。这是很不合理的想法，倘使我們以为社会里边种种現在的不平等，只是因为它們現在就存在了，所以必須永远存在下去。这也是不能与經驗符合的，倘使我們以为因为某一种行动方式在某种影响和情况之下是不变的，那么它在一切影响和情况之下也将是不变的。在赤道上面的人，正像在两極上面的人一样，都是同样的人，但是他們的食物和衣服，决不能相互通用的。自私自利的原則，倘使在人人权利和义务都平等的社会的形态之下，就不能像在現在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工作和报酬都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之下一样，可以这样地竭尽其卑鄙恶毒之能事了。

我們并不是要說，一切的人在他們的脑力和体力上，都是平等到絲毫無差的程度了，也不是要說他們各人生活所需之品必須是一样多，因为絕对的平等并不存在在任何二人之間。但是現在人与人間力量的不平等之所以能够存在，大半都是因为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好坏不同的緣故，亦即在社会地位方面与發展机会方面不同的緣故；并且在大多数的事件上，倘使情况与影响已經是相反了的話，那么不平等的情况亦将适得其反了。

这班自尊自大和吃魚吃肉的貴族們，都有了一切的利益，使得

他們能有机会可以發展他們的微弱头脑，因此或許有了一点知識和一些技能，却是一个劳动者的兒子所不能办得到的；但是他們非但忘記了他們所处地位的情况，对他們有了怎么大的帮助，忘記了工人的劳役与苦楚，就是他們的安閑和資財的来源，而且还带着冷笑和侮辱的态度对我們說，他們的才智和地位，是高于用两只正义的手去替他們获取面包的人們的。但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就将到了它的末日了，并且就将为世人所忽視与否認了。这种不自然的分界綫——原来就是在愚昧和欺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将人类分成阶級和等級，正像公共市場里的牲畜一样——将要被冲破而且是被踐踏了。

因为造物早已就命定了，凡是生命的持續，将有賴于同样条件的履行，并且它也已授人以充分力量，使能維持他們的生存，所以严格的說，平等的意义，就不仅要使这些力量得到应有的發揮，而且一切的努力也是应該得到它的成果；而且我們并沒有这样去做的錯誤，責任不在于天而在于人。上天永不会犯錯，亦永不会做得不公正。虽然它使人成为环境的奴隶而且为其所遭遇的事情所支配，但是它也給他充分的能力，可以管制这一件事和指揮那一件事。因为要使这种做法更为有效，并且能够掌握有关他的生存的种种事物，他就学会了怎样建立社会，使他能够，倘使管理得好，利用正确的力量結合和方向，完成了人力孤立地努力所决办不到的成就。社会的成立就是为得这个用意和这个目的；并且要达到我們所希冀的力量的第一步驟，就是要建立制度，将那些自然就有的小小的不平等都毁灭掉或中和起来，同时还要将有关人类将来福利的一切不确定性都消除干淨，并且还要对人类保証一切能使生活愉快的东西，能够供应裕如，直到死亡的时候为止。这样成立的和管理的社会，将使四海一家，共同相处。因为社会的基本原則，

对我們就指明了，一切的人是要互相倚賴的，所以这样就可以对他們証明，并沒有什么人比他的同伴优越，就是最聪明和最有力的人，在他与社会脫离并且与他的同伴断絕交往和合作之后，就不过是像草芥一样了。

因此，我們由于研究了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目的結果而推得的一条原則，虽然还沒有付諸实踐，也沒有肯定了它的性質是否公正，但是归根結底，它总会将一根有了裂口的而且分得远远的鏈条的两端联合在一塊，成了一个圓圈，并且在人类及其制度上，加添一層最后的粉飾，就是：——

4. 因为自存是一切劳动的目的，并且因为在一切人类之間一种極为自然的力量和需要的平等，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一切的人若已实行了工作的平等，就应得到报酬的平等。

虽然这些原則可以是像良葯一样苦口，然而它們不但是严格依据公正的原則，而且也只有这些原則才能消除一切因为脫离它們而在現在的社会組織里必然要产生的毛病和苦痛。

在那些专靠工人努力的成果而活着并且对工人沒有拿出什么服务来报答的人們之中，还有一些人們，甚至大胆武断，以为平等情形是永不能存在的。他們都可以竭尽心力，想法証明社会是像人的身体一样——必須有头，有腹，和其他肢体——有的部分是专司管理的，有的部分只是服从的，有的是生产的，有的是消費的。但是这种比喻，对于借用它的一番苦心，必将毫無补益，因为一切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他們在力量，或数量，或質量上都是一样的——并且因为如此所以在他們之間并沒有不同的屬性。我們必須看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并且一切的腹也是一样的，并且一切的肢体也是一样的。但是我們不能拿一只手臂同一腹一头去比，因为它們所司的职責是不相同的，并且不管我們将它們放在任何情

况之下，这一个的功用不能替代那一个的功用。但是这一个人能做的，另一个人也能做——不管是像国王样去治理，或者是像国民样去服从，都不过是發揮本是相同的力量——所以并沒有一个自然的，或公正的方法，将社会划分为腹部和肢体，或划分为只是消費的人或只是生产的人。一切的人只不过是一种物質和一种本性，他們都有种种同样的屬性，并且因此他們在一切的权利上都是平等的。

我們在找到任何事物的基本原則时，我們几乎就像看到了我們的旅程的終点一样，并且我們就可一直在一条笔直的大道上前进了。我們無須再徬徨于可疑的和难以捉摸的迷途里边，老是一方受到威胁，一方又在想法找出路，而却又旁途乏术。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正在何处和我們所应赶上去的前程。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是依靠粮食来的，而且我們的粮食是依靠劳动来的。量情度理，我們一眼就可看清这种互相联系是絕对必需的；所以無論何人若要避开劳动，那么凡是个人所以能够这样避免掉的劳动，只能在加重人民群众的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办到。倘若我們能用一分鐘的功夫来看一看貧穷的苦力和富有的白相朋友，那就不言而喻地証明了后者之所以能够避免劳动，乃是因为在他們之間仍旧还存在的財富所有的不平等的緣故。同时这也是一样明显的事情，凡是財富所有的不均，不管是察其根源，或者是观其現状，都是因为某一些人和某些阶級，霸占了本应無分彼此地和均等地屬于每一个旣已生存于世的人的土地。这样我們就自自然然地不得不相信土地的私有，乃是財富不均的一个原因——財富不均必使劳动不均——并且財富和劳动的不均要构成全部的社会弊害。这种情况正像与此不可分开的政治权力被剝夺了的情况一样，确是必須改正的。倘使要去掉这种弊害，就必須这样的做，就是先将最初产生

和以后继續維持这种弊害的不平等条件都要去掉。权利的平等，永不能与劳动的不平等和財富的不平等並存的。只是憑着人們一向就常常被不自然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是以人为的权利不平等为根据的，不平等的思想导源于財产的不平等，只憑这种簡单的事实，就可使我們相信，凡是一种社会制度，如果允許这种現存的社会差別的話，那就無法使它改进；因为只要存在着富和貧，貴和賤，主和僕的时候，总是沒有权利的平等，沒有公平正直，沒有消除了不知足与犯法。

从人的本性和地位以及有关他的生存的原則来看，我們就不能否認人类的自然权利是平等的。所以，这些权利是决不能放弃或被剝夺的，因为它們是人类的屬性，亦即人类生存的条件；並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說，这些权利，只不过是受任何一个别的人的同样权利所限制。因此我們就可以說，每一个人有一种他愛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只要是他所做的並不妨碍他的同人的同样权利。这一定义，虽然似乎是太广泛一些，实际上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並且它既不准許濫用职权，也不准許暴虐专制。人类生活在上蒼将它安置好了的地球上面，乃是人类的無可置辯的权利；並且这种生存权利，从它的性質来說，是必須同时使得每一个人，能够有权利取得各种的生活必需品，凡是由于他的劳动使他能从大地上面收获到的都可。这些权利的运用，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社会里边，既不会产生冲突，也不至于对誰有了損害；因为一个人将这些原則付諸实踐时，並不一定会妨碍到别人的同样行动。人类的权利就必須要用这一个是否有碍他人的原則来測驗一下；並且無論何时，任何一人，或一个集团的人，或政府，有了一种行动，或有了一种要求，倘使是妨碍了别人的平等权利的，那就是对于一切被妨碍的人犯了一种錯誤。

我們所处的时代，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先輩們离开我們之前，后輩們就已到了生存的边緣了；而且因为一切人的生命是有一定期限的，并且是有賴于同样的未来的情况的，所以一切的人对于生命和生活所需之物的絕对权利，亦必須是平等的。但是根据我們所处的特殊地位，受到一来一往自相混合的年代的摆布，我們就不能維持这种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自然权利的平等了，除非是土地成为公共財产才可；但是土地不能是公共財产，同时在任何准許土地私有的制度之下，凡是土地所賜的东西，旣不能普遍地，也不能平等地，供人使用。

仅仅只有劳动能产生价値，因为正像有人曾經說过一样，劳动就是購买的貨幣，多用在購买我們所吃，所喝，或所穿的各种物品上。每一个人，对于一切由于他的誠实的劳动所能带給他的东西，都有一种無可置疑的权利。当他这样地取得他的劳动成果时，他并沒有对于任何其他的人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因为他并沒有妨碍别人所有的权利，可以同样处理他的劳动成果。但是任何一个人，倘使将别人已投下了一切劳动的耕地划为己有——倘使他要提出要求以为某一特殊部分的土地是他个人所有的話——那么他就明明白白地做了不公正的事了，而且是違反权利一概平等的原則了，因为他干涉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来占有那同样的特殊地段了。凡是先行占有土地的，并不能因此就有了土地的产权；至于享有土地的时間，無論是怎样长久，也不能因此成立一种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原来就不存在。我們可以就从这件事的性質来說，也可以从一个人所站着的位置与别人的关系来說，他个人以前决沒有，并且也决不能拥有，一寸土地的唯我独有的权利。無論在任何地方，倘使这一种擅行規定的权利是成立了并且也付諸实踐了，那么罪恶，专横，貧困和权利的不平等都必将存在，不管人

民是在君主或共和政体的統治下都是如此；因为人类所犯和所受的一切罪恶与苦痛，都可以追踪到某一些人和阶級在土地上擅取了一种权利而不許别的人或阶級染指的緣故。我們总要等到一切有关地产的私人权利毁灭之后，而且还要与整个国民的权利融合为一之后，才能享受到一切权利的平等。

在获得对土地的財产权后，过去的人还曾采取第二步驟，就是要获得对人的財产权；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一个人是有地的，另一个人是無地的，那么后一个人必定是前一个人的奴隶。从这一罪恶的繁殖来源——土地的独占——就产生了半开化的专制政体以及种种政府权力，因为一次侵犯了别人的一种权利，就会得寸进尺再侵犯到他的其他权利。但是从一般的事理来說，我們覚得沒有任何一人，能够有一种叫别人服从他或将别的人当作自己財产的权利。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有了这种要求，那就必須予以申斥与抵抗，因为这是大自然的平等大宪章的明文和精神所不許可的。只有人类的創造者才是人的主人。一个人或一个阶級，倘使只是因为获得土地的产权之故，就擅权挾势来压迫别的人或别的阶級，那就是不公正的，正像財产分配不均是不公正的一样，因为独占权的要求，就是依此而成立的。

人，倘使是单独的說，是又弱又穷的，并且在孤立和单干时他将常常如此。但他一經投入社会之后，就像許多細弱的綫条結合而成一根坚强的繩索一样，亦将由許多的个人集合而成一个国家。倘使一个人在孤独乏助的时候是又弱又貧的，那么他，作为个別的人来說，無論在任何一种的社会状态之下，也必定是仍旧又弱又貧的，因为社会并不改变他身体的組織或他的屬性——他仍旧是像这根繩索里的一根綫条一样。这样看来，無論何人，根据什么原则，可以要求他有超过别人的势力和权力呢？倘使軟弱和渺小是

某一个人所固有的属性，那么它們亦将是一切人的属性——所不同的，只有程度的区别，并無种类的区别。一样东西总是等于它的本身，而且全部总是大于其中一部。沒有任何东西，無論在性質上或文字上，能够令人想像到一个同样的人，竟会比另一个同样的人較为优越，甚至千百万的生灵也不如他。所以一切这种妄自尊大——这种目空一切的大吹大打——只能令人笑掉大牙和鄙視。当然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下，总是会有一种政府的形式和某一种法律；但是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从来就沒有过，而且也永不可能会有，一种管轄别人的权利，同时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大公無私地替别人訂定法律而且还要他来服从。人类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且人类的权利，就是人类法律的基础，同时也就是一个人的权力不得超过别人的管制者。

正确的說，法律之所以存在，無非是要提高社会的福利；所以法律的編訂一定要做到能够予整个国家以最大的安全，而且能够予个人的行动以最小的約束。既然法律的性質和用意是这样，所以一切只知約束个人的权利，而不知加强对于社会的保护的人，都是遺患非淺而且心术不正和具有偏見的分子。至于法律的制定，当然不許少数的人老是有权利将法律加之于大多数的人。所以無論在任何地方将法律硬加諸人，那就成了对于大多数的人犯了暴虐百姓的罪証。就是大多数的人們，也是不能老有权利将法律加諸少数的人，除非这种法律的目的是为得同样地保护一般的社会权利的；因为人們制訂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得保护生命和財产——而且每一个尊重别人权利的人，应該将他自己的权利視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一切的法律，或者是由多数人制定、或者是由少数人制定，只要目的在于这样的保护平等的权利，乃是一切的人都要遵守的。但是由于不知道权利的性質或其他原因，倘使多

数的人們或少数的人們，自以为是的頒布了干涉到一切人的权利的法律，而沒有予一切人以平等的保护，那么他們是明明的做了不公正的事了。現仍存在于英国与其他各国的法律，在罰款或监禁的刑罰之下，迫令一切的人要在指定的日子謹守宗教礼仪，那就可以說明这种法律的性質，是無理可說和专横無道的。这些法律在英国，原是由国內極少数人所頒布下来的；但是即使是由大多数人予以承認而通过的，这些法律在原則上仍是一样的不公正和专横無道的，而且是同样地为人所憎恶和反抗的，因为它們侵犯了国內一部分人在这一桩事上行使自由意志的权利，同时也沒有加强对别的一部分人的保护。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不但是保护了他們自己要做一些事情的权利——别人当然不能与之爭論——但是他們同时还要侵夺别人的平等权利，自己却不遵守这些法律。在大不列顛里边，現在就沒有一种法律，是不受任意干涉公私权利的专横原則所沾染的，而且还是在保护这种权利的幌子下进行的。

人的一切权利，依照这些权利的眞正性質来看，与人数的多少是各自独立的，而且是沒有联带关系的，因为人数的多寡，既不能产生这些权利，也不能去掉这些权利。依照一切权利賴以节制的平等原則出發，結論就是任何一个由許多个人所集合起来的集团，就是对于仅仅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不能予以抹煞的。虽然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集团都有無可置疑的权利，来制定任何他們所喜爱的有关他們自己的法律，可是这种法律按着公正的原則来說，仍是不能对任何未曾予以認可的人施行的，除非这个人是侵犯了权利平等的原則。

一切現在存在的政府形式，都是专横和不負責的，不过程度的深淺，多少有点不同。从各种政府形式所产生出来的弊害大概都是間接地通过法律的媒介，而影响到人民身上的；并且这种法律，

常常必須沾染着一种不平等的精神，滲透了法律由以發生的政府。从統治者的眼光来看，强权与公理的意义是一样的。公理，智慧，和品德，似乎是社会里某些人，或某些阶級，所固有的，与别的人和别的阶級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这一切的观念，或者是优劣之分，或者是主僕之别，都是由于忽視基本原則以及因此而起的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的緣故；而且只要这种不平等还是存在不变的話，那么这种观念亦将永难去净，同时那些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亦将难以消除。人类已經是一直盲目地希望改善現在一切事情的不自然情况，而且希望制定权利的平等及其法律，惜其所用的方法，只是去掉一个富有的暴君而代之以另一暴君——毁坏了存在的不平等而置此不平等的原因于不顧。我們就将看到一个永久的治本方法，并不在于任何性質的政局改变——就是腐敗政治罢，这也不是个因，而只是个果——这也不是个創造者，而只是个被創造出来的結果——这是所有制不平等的子孙；其实財产所有的不平等，是与現在的社会制度分不开的。这样看来，現在的一切情况是不能改善的，除非我們立即改变我們的整个社会制度；因为任憑我們怎样改变我們的政府形式，总是不能改变制度也不能防止財产所有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分成雇主与雇佣者。所以必然的后果，就是这种制度与这种社会划分所产生的罪恶，不能因为政府形式的改变而除去干净。

我們并沒有，而且也永沒有，将上蒼为人类的指导和幸福而命定的这些基本原則，付諸实踐；同时我們也沒有将明显的平等原則放在視綫的范圍里边，不管是在我們的权利与义务方面，或者是在我們的劳动与报酬方面。几乎每一样事情对我們都是不平等，不自然，和不公正的。为什么一切事情都是如此呢？怎样有些人做了双份的工作只得半份的报酬，而别的一些人只是袖手旁观，却得到双份或四份呢？在算学的原理上，并無一人能算五十个人或一

百个人的道理——在生产原理上，也沒有一个力量与其他任何一人相等的人，单靠他自己一人之力，能够做了一百个人的集体劳动的工作——并且也沒有一种合理的或公平的原則，将会允許一个人攫取一百个人的劳动的成果。但是这种不公正的攫取，自从有人类起以至于今，竟能任其違反算学和公正的原則，一直毫絲不改地照样做下去，并存在下去。只要这种制度还沒有被推翻和不变的眞理原則还沒有确立，这种制度的功用——一切权力、財富和光荣就会建立在合法的欺騙和掠夺的基础上，任何人也就談不到和平，看不到公平，想不到幸福！

第 三 章

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倘使我們暫不考慮一切由于風俗習慣和敎育促使我們所形成的感想和成見，而对于整个的人类先作一番考察，我們就可以将他們比作一条遇險的船上的人們，置身于荒島之上似的。島上的空地当然是綽有余裕，任憑他們居住在哪里和迁移到哪里都可，并且一切生存所需的要素，也是綽綽有余的；但是假使沒有劳动，那就什么也办不到了。就是从树上采取野果或从海边拾取介类，也是必須有劳动才可。倘使沒有劳动，我們只好坐以待斃了。

的确如此，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时，其最合理的行动方式，就是团結起来，大家同样地工作和同样地均分一切，并且互相帮助和保护；因为这样做，可使每一个人的劳动大大减輕，而且他的安全大大增进。凡是强有力者，就可以保护弱者，而且机警的人，就可以为强有力者筹謀划策。这样个个人都是有用处的。

但是我們一直到了現在，并沒有做过这种事情。全体人类中的每一个人的座右銘，几乎都曾經是并且仍旧是——“各人自扫門前雪”。我們一直是在不同的途徑上追求，并且一直是各奔各的单独进行，虽然我們一直都是寻求同样的目的——亦即个人力量所得不到的而且必須靠着他的同伴們的帮助才能达得到的目的。我們一直是軟弱的，虽然我們可以是强有力的——我們一直是飢寒

交迫的，虽然我們可以是丰衣足食的——我們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虽然我們可以是相亲相爱的畢生知己。

我們一直是如此受苦和犯罪，一切都是因为我們对于一些基本原則的無知和不注意的緣故。在我們之間，因为一直就沒有利害相共的关系，所以我們一直就沒有同情和友爱的共同保結，将我們的心都联結起来。我們对于目的和手段，一直都是听天由命——一任無政府的情况所支配——因此我們一直只有接受那种与我們的才能，努力，和应得的报酬完全都不相称的劳动，报酬，和刑罰。我們一直只見蠔壳，别人一直只知蠔肉；我們一直是在飢餓着，别人一直是吃得过飽。

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方法，对于牲畜的本性来說，或者是很相宜的，但是对于有理智的人类，那就一定是不可照样硬搬了。虽然我們总以为人是万物之灵——而且这样說的理由，就是因为人有理智——可是一直到了現在，我們在社会制度方面，尙未将这一特殊的品性稍加發揮，也可以說是一点也沒有去發揮。人有天賦的理智和本能——二者都能成为他的一种手段，用来达到某一个目的——而且二者之中，凡是其中一个所不能做到的，其他一个一定是能做到的。凡是一任本能指揮的人，他与野兽并無区别——在他还不能运用理智而且服从理智的指揮时，实在他还不能算是一个人。

現在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人的天賦的本能来的，并不是根据人的天賦的理智来的。这种制度只能使我們的野蛮的感覺和癖性，得到了發展和加强。它在种种社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要使我們的自爱心，受到本能的指揮，而不受理智的指揮；并且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像别的动物那样完善，所以在这种本性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的形态，一定是不如大自然所教导出来的蜜蜂和海獺所建立的社

会那样完善。人一直是停留在不自然的地位上的；所以必然地他是会常常不快乐与不满足的——常常要想改变的。这种不安——这种我們不知其到底为点什么的永不止息的企求——并不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內在原則或天賦性能而必須在一切情况和影响之下起作用的；因为这种普遍的不滿的情况，倘使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并且予以分析，我們就能發現这种不安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人的天賦本性，也不是由于人世間的一切事物，不能使他快乐，而是由于他与其他的人相处的不自然的地位，以及他的較高才能，沒有予以利用，甚至是都被濫用的緣故。

一切有生之物，是不会不快乐的，倘使他們总是存留在大自然所命定的位置上的。但若令其轉变位置，不快乐的現象就会同样地表現出来了。上蒼原来就要一切生物都是快乐的，所以将他們都放在一定的位置上面，同时还賜給他們各种品性和才能，使他們能够世世相嗣并且能够获得享乐。經驗教訓我們，倘使我們将任何动物，从他的一定地位，轉移到一个与他的本性不相适合的地方去，他也会立时显露出人类久已特具的种种不安与不滿状态。人現在是生存于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之下——他是个感性的并不是个理性的人——所以他是不安和不滿的；而且在他的地位尙未改变的时候，他是仍須如此的。那么，我們要不要憑着我們所有的偉大力量，为我們創造适合于我們天性的条件，而且因此成为心滿意足和快乐的人呢？不然，难道我們对于一切偏差和霸道，还将固执不通地仍旧归咎于那位生命的偉大的賜予者——那位無所不能的大主宰——么？讓我們不要再痛哭流泪和大声疾呼，以为在这个合适的和完善的宇宙里边，只有我們是失迷了和無所依归了的可怜虫啊。讓我們再来一次，运用我們所常自夸而亦常疏忽了的理智，并且要站稳我們的立足点——就是創造条件——来达到我們的目

的，亦即我們所以生存的目的。

一切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劳困与苦痛，已經是世世代代昭然若揭的了。在人心尙未豁然領会到这种劳困和苦痛的原因时，那是很易使受压迫的人，相信他們在社会里边，被别人当作奴隶和低劣分子来看待的情形，乃是他們生存于世的必然后果，并且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救治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的知識也普及起来了。一班劳动人民的孩子們，对于有关他們的低劣品質的說法，不但是开始不相信了，而且还要抛弃已經这样长久地使他們过着奴隶生活的無情敌人的羈絆了。与此敌对的队伍，在十八世紀的后半期，就已經注意到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而經常活躍的一切努力了，而且他們也已有了比語言更有力的証据，要坚决支持劳动人民所要求的主权与財富。为得要达到此目的，早已就有人研究了現存制度的基础和趋势，并且他們的一番努力，也是已經有了結果，就是已經建立了我們所称的政治經济学。这門科学的鼻祖們，已經是找到了一些基本原理了。他們从無可置辯的事实推敲，并且他們已經淸淸楚楚而且毫無疑义的証明了，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劳动人民是沒有一点希望的——他們是有錢的人的奴僕——他們是受了那些客观条件的束縛，旣非他們的敌人，亦非他們自己，所能直接控制的。

我們不可讓横暴的榨取者，無論在什么地方，沉醉于無比的財富与無上的势力之中；同时也不可讓疲劳不堪和一貧如洗的人，無論在什么地方，以为他們是命該如此而且是永無救星了。某一些原則，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对的，但是这一些同样的原則，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之下亦是对的；同时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工人們所注定了的淪落与劳困，亦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必須与工人們的生存并存的。这一桩事是要用政治經济学家們所采用过的同

样原则和同样論証的方式来証明的，虽然他們是，因为尙欠深入，只能得到相反的結論。我們就这样在他們自己的陣地上并且用他們自己的武器与之作战，同时却要避免有关一切"幻想家"与"理論家"的毫無意义的叫嚣，因为他們是惯用这种空論，对于一切的人，有敢一步离开已"由权威"人士認为是唯一修好了的道路的，即将予以打击。凡是由于这样进行而得到的結論还能存在的时候，一班經济学家們仍是必須推翻或否定他們自己的論証所根据的已經形成起来了的眞理和原則。

某一位經济学家曾經說过："社会不管它的形式是最簡陋的，或者它的关系是最优雅的和复杂的，只不过是一种交換制度罢了。交換就是对于参加交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一桩事，所以社会就是給它的一切成員带来繼續不断利益的一种形态罢了。"

历代以来，眞正偉大和善良的人們的努力，一直就是向着这个目的进行，要使社会成为上文所說的"給它的一切成員带来繼續不断的利益"的社会。可是現在的社会，并不是如此普遍地有利于其中一切的成員，当然社会一向也未尝有过这种情形。請你去問問財富的生产者們罢——那班無論在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家都是为人所輕視的，劳疲不堪的，受压迫的工人們——社会对于他們，何曾是"繼續不断的利益"呢。倘使他們能从坟墓里發出声音，倘使他們能告訴我們有关他們如何受迫害和如何受苦难的可恨可恶的往事，他們的哭声将是怎样的狂烈！他們的咒駡将是怎样的可怕！历史对于他們的命运，虽是默默無言，經驗却是現在的人們的永生的提醒者。劳动人民总是不能改善他們的情况，他們亦将沒有机会来掌管社会，除非他們能有一天，将这些基本原則普遍地付諸实踐——除非他們能有一天，都注意到政治經济学家們所認为是"效用的生产所必需的条件，亦即人生的生活，安逸，和快乐所不可缺

少的东西。"这些条件就是：——

"1 必須要有劳动。

"2 必須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資本。

"3 必須要有交換。"

这三个条件乃是經济学家們所奠定的，万万不可忘掉。关于这三个条件，是沒有任何保留的——这些条件对于任何人或任何阶級的关系是無分彼此的。它們都是要应用在整个社会里边的，同时，按其性質来說，也沒有任何个人或阶級，可以不受到它們的影响的。我們必須按其本来面目接受它們，并且無論利与不利，我們必須一視同仁地，拿它們来应用。

倘使我們都已依照这些条件去做，其实是应当这样去做的，現在就不会再有理由，要成立种种会社，来爭取政治权利，或成立各种行業的工会，来保护雇佣的工人，以免雇主們極其殘酷的剝削。但是这些条件，早已就置之度外了，最多也不过是只能顧到一部，所以工人和整个社会的現在情形，乃是当然的后果。由于我們的种种習慣和成見的緣故，我們是不易發現眞理或基本原則的了，但是更困难的，就是要正确地应用这些原則，或者想法将这些原則都付諸实踐。凡屬基本原則，在应用上都是一般性的——不是片面的。"你必須劳动"的号令，乃是一切有生之物所必須同样地遵守的。对于这条偉大定律，我們就找不到任何自然的和人为的例外，就是从一点水里最細小的微生物起，一直到潛在大洋的浪潮之下的最碩大的鯨魚止，一概都是如此。只有人类能够逃避这一定律，而且按照这一定律的性質来說，只有用牺牲别人的代价，才能逃避得了。至于定律的本身，那是永不能毁灭或廢除的——它自然地且永不停止地，均平地压在一切人的身上——压在資本家身上，正像压在工人身上一样——而且倘使有一人或一阶級逃避了它的压

力，那么全部的重担将由别的人或别的阶級来挑了。可見生存的絕对条件，就是“劳动是必需的”。

“劳动”这两个字，对于大多数的人們，总以为是很不雅的。有許多人总覚得劳动二字，是意味着衣衫襤褸，無知無識，卑鄙下流——甚至是賤骨头，無論在身体或精神方面，都是勿死勿活似的，对于一切与之接触的事情，都是咬牙切齿地表示不滿，并且对于自己这条苦命，也是有些厭倦了。倘使要消灭这种由于过度劳碌所造成而难以一时根除的感想，那么这样劳作过度的工人，就要有，而且也必須有，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补品，来恢复他所浪費掉的精力。但是現在社会的制度，对他絲毫也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在他的四周，現在沒有什么，可以将他的淪落的灵魂再提起来，而且也沒有什么，可以将埋在他里边的高貴的胚种發揚光大起来；因为現在他所听到，看到，想到的一切，都是会迫使他發生了一种自卑和消極的感覚。当然他的人格就墮落下去，甚至漸漸消失——那么，他就不管，借着縱欲放肆来取得一时的快乐——甚至在不久之后，他就連怎样好好利用几个休息的鐘头的願望都沒有了，并且是自甘終身苦步艰行，好像牛馬一样，而不像人一样——只知吃，喝，做三样，一直到死为止。人心的万能本質，倘使是不去用且不去改进，就会致病，墮落，和死亡的。

劳动是像别的东西一样，倘使用得合理，那就結果良好，倘使只是濫用，那就遺害非淺。它一直是被視作一个禍源——并且对于許多的人，的确也是如此——只是因为我們对它一直沒有合理使用的緣故，人民大众一直是劳动过度；并且劳动正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倘使做得过度，就要發生嫌忌和憎恶的心情。

劳动本是不应該引起这种不愉快的情緒的，它也不会如此的，倘使是有节制的話。倘使我們能有正确的了解，我們应将劳动視

作一种幸福，而不是一种禍源，因为它是維护智力和体力的一服良剂。但是因为我們对于事物的性質和用处太不留意，整个的世界到处都替劳动——一切享受的父母——打上烙印，視为是可憎恶的而且是卑賤的。工人是不得与懶汉或資本家同坐的，他也不能与他們同食或共事的。酒肆和草舍注定是属于这一班人的——舞厅和宫室是为那一班人所霸占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那班身居社会最高地位的人，以为規規矩矩賺来的一个先令，几乎就是一个人在德行上沾了一个污点，而只能由一代又一代的賦閑生活来洗刷干淨的。現在最受尊重的人，就爱对我們指出长长的一連串祖宗，都是沒有做过一点有用的事情，并且世世代代憑着社会所許可的搶盜方法，专靠生产阶級的劳动过着他們的生活。但是一切的劳动，都是要别人去担負的。所以提倡公平正直和平等权利的人，就不能不这样喊出口号——"只有讓不吃不喝而能活着的人，来喊反对劳动的口号，因为除了他們以外，别無他人是可以这样不劳动的。"

劳动只有一种。凡是一种的工作，并不比另一种較尊貴或下賤，虽然各色各样的劳动，对于整个的社会，似乎是价值不相等的。价值这样的不相等，并不能作为报酬不相等的理由。在我們研究了这个題目的一切意义和关系之后，我們就会知道各种等量的劳动，应該得到相等的报酬，那是公平且合理的，正像人人应該劳动是公平且合理的一样。立身端正的人并不需要这种低級刺激物——較优厚的貨幣报酬——来鼓励他为人民服务。

現在一切的劳动，都是这样地混合起来并且是这样地互相联系起来，致使报酬不平等的制度所产生的实际待遇不公平的程度，可能超过在另一种制度之下——就是在一切的人和一切的行業都一視同仁，一律同工同酬的制度之下。至于經驗已經証明了的，与

現在的不平等制度不能分离的精神的和肉体的損害——凶暴不慈，貪得無厭，杀人流血等3,000年来所記不尽記的种种迫害——也就能在同工同酬的原則下消失掉了的。

平等的制度不但是最有利的，并且是極公正的。我們都必須承認，就是最重要的發現或發明，倘使不用劳动将它的結果供献出来，那就像一件廢物毫無一点用处。所以虽然我們以为發明蒸汽机的人，对于社会所供献的利益，一定是大于制造蒸汽机的人；而且制造蒸汽机的人的供献，一定是大于在蒸汽机上管水和管火的人；但是最后一个人的劳动，在产生我們所要求的效果上来看，也是与第一个人的劳动一样重要。發明家的圖样或模型，倘使不再加机器匠的劳动，那是沒有什么用的；并且造好了的蒸汽机，倘使不用水与火的力量去推动，也是毫無用处的模型罢了。可見靠着蒸汽机所产生出来的結果，是依靠——同样地依靠——全体有关的人的劳动的。每一个人是一系列成效的一个环节，并且是不可少的环节——最初的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最后的或者可以說是生产了一幅布。这样看来，虽然我們对于有关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并不能因此就以为，某一个人的因劳动而得的报酬，应該比另一个人較多一些。我們知道一个發明家在他所得的金錢报酬之外，还要从我們中得到只有天才才能得到的报酬——我們对他所供献的敬仰。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仍旧还存在着各人自顧自的和相对抗的利害关系以及高低不同的各种行業，所以同工同酬的实施，还是办不到的而且是不公平的。有些高級职業与有些行業，倘使同别的行業相比，就需要4倍的时間和費用，才能学習成功。現在这一笔費用和时間，是由各个人自行担負的，所以报酬若都拉平，那就很不公平的了，因为获得某某行業所費掉的时間和劳动是不相

等的。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共有共享和合作的制度之下，在整个的社会将負起一切社会成員的教育和职業的責任以后——担負一切关于获得科学成就和普通手艺的費用，并且总結起来說，还要从暂时固然是不生产的科学研究中發掘各种特殊的利益——同工同酬对于蒸汽机的發明者，正像对于蒸汽机的制造者或司机者一样，当然是公正的了。在这种制度之下，旣然各种机关，对于考查和研究的設备，都是应有尽有的了，那么許許多多的人，就不难获得現在需要一笔巨款方能获得的科学知識，而且进行范圍广大的实驗研究；同时同工同酬的办法，亦将成为眞正的而且是公正的一切服务的报酬标准了。

第二个条件是，“必須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亦即資本”。

我們都知道积累就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而尙未消費掉的——無論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凡是能够帮助我們产生更多財富的都是。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資本。倘使人类的第一代以及繼起的各代的人們将他們所生产的完全都消費掉，倘使他們对于他們的子孙不留下房屋，工具，或其他任何財富，那么我們現在一定还是与过去的饑寒交迫的野蛮人一样。每一代的力量，那怕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也能在积累方面，增加一些財富，超过其所原有的数額，而且这是他們所应尽的义务。积累或儲蓄的原則，似乎是人类所固有的，因为我們对于这个原則，从未完全忽視，虽然我們在实际行动中是不知不覚的依它去做，同时也不知这样的做到底能有什么重要的后果。我們現在所有积累的大部分，都是由前代所遺留下来的，并且我們也好像是受了信托，专門是为得我們自己的利益和我們的子孙的利益，来保管这些財富；因为将来的人，对于这些財富，也是与我們一样，有了同样的权利。每一代都是这样的从前代接受了累积的財富，不过数量的多少总是有点

出入罢了。所以按照公平的原則来說，每一代所必須留給后代的，应照前一代所遺留給它的同样比例才是；因为人口常常是在增多的，所以积累也应常常增加。

凡是可以全部在某一代实行的，当然也可以如此对待这一代的每一个人的；那么，既然有了全国的积累，当然也应有个人的积累，因为前者是有賴于后者的。那些政治經济学家們，既然都沾染着由于現在的制度使然的一种無情的和算盘打尽的貪婪心理，居然也来告訴生产阶級必須从事积累——他們还必須靠着他們自己的努力去做。这种忠告倒是很好，但是对于已經被現在的習俗打到十八層地獄里边了的工人来說，乃是在迫害上再加侮辱。他們是不能积累的，并且理由是極簡单——并不是因为他們偷懶，并不是因为他們不能克己，并不是因为他們都是無知無識——只因那些积累，凡是已經遺留下来专为現在这一代全体利益的，都是被霸夺了，并且由以产生的一切利益，完全是被那些特殊人物和阶級所独享了。

第三个条件，亦即最后一个由經济学家們所提出的条件，就是，“必須要有交換”。

交換的定义，就是两方之間的一桩事，一方拿他所需要較为不切的东西，来向对方換取一种他所需要的較切的东西。这样每一个雇佣的人，是将他的劳动去換某一个数目的貨幣，因为与其不做什么坐以待毙，还不如替人工作得到一点的錢。至于資本家呢，也是这样，与其专吃老本至完了为止，还不如拿他的錢来換取一定数量的劳动；因为他可将这种劳动的产品或者拿出去卖，或者通过交換而获得較大于他原先在劳动上所化掉的錢数，而且由是他就能够过着懶汉的生活，同时还能够增加他所积蓄的財富。这些資本家們，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样，都叫这一种的交換为，“一桩事情对于参加交換的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社会是一种形态，連續不断地

表現着全体成員的利益。”

生产阶級对于交換这一个題目，無論給予怎样多的注意，总是不会过分的；因为財产不平等情形的产生和継續保持，以及劳动人民被縛住手脚当作祭品供献到脉蒙①的祭台上去的主要原因，就是資本家对于这第三个条件的破坏，至于其他一切原因，即使都加在一起，还沒有这样重要。

从劳动和交換的性質来說，严格的公正，不但要使一切的交換者互相有利，还要使他們的利益平等。一切的人都只有二样东西可以互相交換，就是劳动和劳动的产品；所以讓他們無論怎样的去交換，他們好像是只能以劳动去換劳动。倘使我們都依照一种公正的交換制度来做，那么一切商品的价值，将由全部生产成本来决定，而且应該常常是等值与等值交換。例如，倘使一个制帽的工人一天能做好一頂帽，并且一个鞋匠一天能做好一双鞋——假使各人所用材料的价值是相同的——并且他們要将这二种物品互相交換，他們是平等互利的：任何一方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是由于对方的損失来的，因为各方所給出去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而且双方所用的材料也是价值相等的。但是制帽的人如果要二双鞋来換一頂帽——劳动时間与材料的价值倘仍照旧不变——这个交換就明明是不公平的一个了。这个制帽的人就将詐取了这个鞋匠的一天劳动；并且他如果是在一切的交換上都这样做，他就将以半年的劳动換得别人的一全年的劳动成果了。可見他的利益，必須是建筑在别人的損失上面了。

这种不公正的交換制度，就是我們一直至今所实行的——工人們一直都是拿一整年的劳动去向資本家換取仅仅半年劳动的价值——并且現在存在于我們之間的財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就是从

① Mammon是貪財的魔王。——譯者

这一原因而来的，而不是从硬說的个人体力和脑力的不平等而来的。資本家总不会放弃資本家的地位，工人永远只不过是工人——一个是統治阶級，一个是奴隶阶級——这一事实就是一切交換不平等的必然条件——买进是一个价格，卖出是另一个价格。倘使交換是平等的，那么一切身体健全的人，就不能像現在許多的人一样，任其自由存在，除非他們是奉行經济学家所指出的条件，就是“必須要有劳动”；同时也不准一个阶級来剝夺另一阶級的劳动成果，好像現在的資本家們，任意剝夺由于工人們的力量逐日产生出来的財富，来供自己享受一样。可見交換的不平等，就能使一个阶級过着奢侈和懶惰的生活，而却使另一阶級老是过着終身劳碌的生活。

在現在的不公正和奸恶的制度之下，交換不但是不像經济学家所說一样，以为双方是互利的，而且从交換的性質来看，这一事实是很明显的：在資本家与生产者之間，在大多数的交易事件上，經过第一步驟之后，就沒有什么交換之可言了。凡是一次交換，必須拿出一物来換取另一物。但是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一个資本家，不管他是制造商或地主，到底拿出什么来換取工人的劳动呢？資本家并沒有拿出任何劳动，因为他是不从事工作的。他沒有拿出任何資本，因为他所积蓄的財富是不断增多的。这也是事实，一个資本家只能用他的劳动或資本来換取工人的劳动；而且正像我們日常所見到的一样，倘使資本家旣不拿出劳动，又不願減少他所有的資本积蓄，按諸情理，他就不可能拿出他所有的任何东西来与人交換了。这样一来，可見这种交易很明显地說明了，資本家和業主們对于工人的一星期的劳动，只付出了資本家从工人身上在一星期中所获得的財富的一部分！这样的交換，实际上就是以無換有。这种經营商業的方法，虽然是与現在制度的經常慣例相协調

的，可是与劳动人民所要求的公正原則，就决不能相容了。表面上似乎是由資本家拿出来与工人的劳动来交換的財富，实在并不是資本家自己的劳动或錢財，而是原先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来的；并且現在仍旧憑着騙人的不平等交換制度，天天在工人身上榨取。所以在生产者与資本家間的全部交易，明明是一种欺騙——是一幕滑稽戏剧。在事实上和在千千万万的实例上，这一赤裸裸的盗窃，已成为資本家与業主所賴以設法使他們自己寄生在生产阶級身上，并且从他們身上吸吸全部精华的合法勾当了。

那些沒有参与生产的人，根本就不应該是交換者，因为他們沒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交換，所以也不能換得什么。無論何人，都沒有带来任何自然的和固有的財富在他自己身上的。——他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种劳动的能力。所以一个人若有了任何已經产生好了的財富，亦即任何資本，并且永未使用过这一种的能力，又是永沒有劳动过，那么他所有的財富，就不应屬于他的。这是应該屬于那些用劳动将它創造出来的人的，因为資本不是自生自存的。所以現在在大不列顛的大量积累，因为都不是現在这一类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祖先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并且也不是用这样的劳动去換来的，所以这些大量的积累，無論从創造的原則或交易的原則来看，都不是屬于資本家的。我們也不能認为这些积累是継承权所授与的，因为这些积累是由一国的人民所創造的，所以只能由整个国家来繼承的。这样看来，我們对于这一件事，無論是怎样的看，应該承認一切堆积如山的財富，一直都是由于貪得無厭的搶夺而来的；而且在劳动的人与有錢的人之間，一切的交易，都是打着欺騙与不公正的烙印的。

事实在这里就很明白的指出了，經济学家們所公認的"为人类生命的生存，舒服，和快乐所必需的"三大条件，几乎是一点也沒有

顧到，而且資本家們自己，連其中的二个条件，也完全沒有去做。“必須要有劳动”这一定律，老是被他們置之度外。“必須要有积累”的定律，亦只做了一半，并且是使之为某一特殊阶級服务，而危害社会上其他一切的人的。至于“必須要有交換”的定律，在資本家們一直是不遵守必須劳动的定律的情形之下，也是他們所不能遵守的；因为他們并沒有什么东西，可与人交換，除非他們自己也拿出自己的劳动来参加生产。因此由于任何一个阶級对于这三种条件的破坏，我們的社会就不可能在它的道德和自然的形态上具有了它所应有的形态了——“全体成員利益的不断連續”。在我們尙未能使这些定律在社会的每一角落里都發生了一律必然的作用的时候，社会仍必須是像現在的和过去的一样——就是一連串的迫害，劫夺，和压迫——就是人与人間在雇主与雇佣者的名义之下的一种永不停止的战爭体系，其中只是后者必須忍受一切的艰苦，并且还要补偿一切的損失。政治經济学家們所認定的这几条原則，在我們考虑到資本家与工人怎样将它們付諸实踐时，确能証明双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正好那些搶劫工人的人們也願工人有这样的信心一样。在双方交換尙未平等的时候，双方的利益永是不能一致的——雇主的利益永将是雇佣者的損失。交換永远是不能平等的，倘使社会是分成資本家与生产者——后者是靠着他們的劳动过活的，前者是靠从那种劳动来的利潤發財的。

我們既已总結了产生一切事情的現状的种种原因了，我們自然就会明白，倘使社会制度与習俗，是准許一个人的利益都建筑在别一个人的損失上的；并且，因为地位的关系，将一个阶級看作是另一个阶級的牛馬似的，那么任憑我們成立了什么样的政府，而且只是靠着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我們决不能在我們之中做到权利与法律的平等，同时也不能在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之中得到这种平

等。我們可以高談道德和友爱以及己之所欲应施于人的大道理；但是人們确是不能团結共处，并且互相爱护如兄如弟，除非他們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摆在眼前，并且在他們之間存在着完全利益均沾的关系。这也是一定之理：倘使不平等的交换和同工而不同酬的情况是存在的，这种利益均沾的关系也是不能存在的。

生产阶級的大众人民，都期待普选或成立一个共和国，来救治他們所受的迫害；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这些迫害的根源，比政府的形式着实还要深的多哩，况且并非仅仅政府形式的改变所能去除得了的。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全体劳动阶級的劳动資料是依靠資本家或雇主来供給的；并且一个阶級，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緣故，既然是这样地依靠另一个阶級来供給劳动資料，实际上也就是依靠另一阶級供給生活資料。因为这一种情形，与成立社会的本意，正是适得其反——这样的不合理性，不合正义，和不合权利自然平等的原則——所以它就不容一刻掩飾或辯护了。这是将不应授与任何人的权力授与人了。財富分配的不均，就可以使人能統治人；所以造成这一大禍的，并不是政府的各种特殊形式，而是財富分配的不均。当然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乃是交换的不平等，亦即吞灭我們的暗敌。只是政府的改变，就决不能改变現在的社会制度，也不能改变雇主与雇佣者的相对地位，也不能对于不平等的情形有任何影响。所以一切这类的变革，不管是搞得怎样大，都是带着欺騙性質的，并且从这些改革的性質来看，都是毫無价值之可言的，除非它們是涉及被統治者的切身自由問題的。在好像現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情况之下，劳动阶級的人們，不管他們的智力，道德，勤勉，或政治力量是怎样的，总是因为社会組織和他們在社会中的地位关系，就注定了并判定了只能是絕望的和無可挽救的奴隶，直到世界的末日为止。

第 四 章

忽略基本原則的后果

經济学家們已經指出这三个条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絕对必需的：就是必須要有劳动，必須要有劳动的产品的积累或資本，并且必須要有交換。我們已經說明这些条件，根据它們自己的性質以及人在社会上共同相处的关系，只是在别人或别的阶級的牺牲之下，才能够被某一人或某一阶級所避免的；所以每一个人倘使对社会不做出貢献相等于他所得到的利益，他就是对社会的某一部分的人犯了錯誤。根据社会成立的本意和目的来看，我們也就可以推知，不但一切的人应該先行劳动，然后才能成为交換者，而且同等的价值，还应該常常換得同等的价值——并且因为一个人的利益决不应該是另一个人的損失，所以价值应該老是由生产成本决定。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現在的社会摆布之下，一切的人并不是都在劳动着的；所以一切的交換者并不是利益均沾的：資本家与財主的利益常常就是工人的損失。这种結果将永难避免，而且無論在任何一种或每一种政府形式之下，在不平等的交換仍旧存在时，穷人总是完全被財主魚肉的；并且只能在那样的社会設施之下，人人必須劳动而且报酬是等于他的劳动，然后才能有交換平等的保証。我們不妨再举几个有关現在制度的作用的例子，就会更清楚地对我們指出，如果我們企圖治疗这种社会本身組織所固

有的一切毛病，除了完全改变社会制度之外，別無任何有效方法了。

在联合王国里边，在現在的时候就有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劳碌一生，可是他們所有的財产，还不及一年的劳动的价值；而且又有許許多多的人，連一个月的劳动都沒有干过，可是他們現在所有財富的价值都是許許多多的几百金鎊。这些財主們怎样能有了这样多的資本呢？他們是从未劳动过，可是他們非但不必工作能够生活，而且他們的財富还能年年增多。他們之中有些人会告訴我們，并且会得意洋洋直言無愧地对我們說，他們的財产是在过去的时候得来的战利品；甚至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会說，他們的錢財是他們自己勤劳所积的成果，意思就是指他們在資本使用时憑着不平等的交換所得来的利息或利潤；并且还有人会肯定地說，他們所有的財富是他們的祖先所遺留下来的。

靠征服别人来获取財富，乃是極不公正的事，所以根据征服别人所得到的一切权利，就是替自己当場判罪的憑証；而且任何个人替自己取得或授与别人仅仅一呎土地的权利都是已經被我們所否定和指責过了，因为土地是它的一切居民的公共財产，并且每一个人都無权去割据一部分，而只有权获取他的劳动使土地替他产生的財富。

至于那些資本家們，自認他們所得的財富是，通过不平等的交換，由資本所产生的利潤来的，而不是由战利品来的，似乎是比較公正一些，但其公正程度，也只不过是毫厘之差罢了。日常的經驗教訓我們，倘使我們从一个面包切了一片，这一片就不能失而复生了。这整个的面包只不过是許多片面包的积累，并且我們若多吃了几片，同时就只能少留几片以后再吃了。劳动人民的那塊面包就是如此；但是資本家的那一份却不是如此的。他的一份总是一

点一点的增大而不縮小的；而且对于他呢，总是切了又生，永是这样不停的。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倘使他能积蓄了几个金鎊，一旦忽而有病或失業，那么他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內，可以靠着这一点錢生活。这是他自己的資本——他自己的勤劳所积累起来的产品——并且是要一点一点消失，一直到完全消費掉为止。就是因为这样，倘使交换是平等的，現在的資本家們的財富亦将同样地要一点一点从他們那里轉移到劳动人民的手里去的。財主花了一个先令，就将少了一个先令的財富；因为这是自然的道理，倘使在全体中取出了一部，其所留下来的全体一定是比未去掉一部时的全体較小了。

至于由遺产而来的財富，我們只要稍加思索，就能相信过去的一切情况已經使生产阶級，虽然經常不歇地节貯他自己的勤劳所获，亦难累积到許許多多的个别資本家与業主們現在所拥有大量积累的五十分之一。如果我們面面都考虑到我們就会覚得即使是1,000金鎊的数目，就需要一个工人的一家，經过几代的时間，将所有的貯蓄都留傳下来才能办到；而且这样一桩事，只能在万事順利，而且僥幸于万一的条件之下才能办到。我們都知道一切过去的时代，都充滿了流血与毁灭的战爭——許多国家，大不列顛亦在其內，时常被武装强盗的队伍所扫蕩和搶劫，因此一切財富的生产遭受停頓——只有生产阶級，通过不平等交换的媒介，常常必須做貴族的鋪張浪費和他們的傀儡政府的支柱——所以任何一个資本家要从劳动阶級的祖先們实际貯存的劳动中再挤出1,000金鎊，也是不可能了。

依照政治經济学家們所奠定的条件——必須要有劳动，积累和交换——当然沒有积累就沒有交换——沒有劳动就沒有积累。单是最后这一条件，就可立即将資本家的訟案判决为有罪的了，并

且也可指明他所憑以保留的財富保有权是不公正的和可耻的。只要是有积累，那就表示已經有了某些人或阶級的劳动了。倘使資本家們所拥有的积累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当然这些积累，就可憑着創造的权利，应該是屬于他們的。倘使他們是用同等价値的別样东西去交換来的，当然这些积累也就可憑着交換的权利，亦是应該屬于他們的。但是一切資本家和業主并沒有在生产的行業上有过任何一点劳动。即使他們是做过工人的，他們也不能生产他們所有的这样大的財富，因为他們的体力和智力以及因此而来的生产能力，并不比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优越到那里去。懶汉反成財主，勤劳之人反而要同終身的穷困掙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劳动人民的財富怎样老是不能增加的或者只能是減少的，而資本家的財富却是年年增多的呢？这是怎么一回事——發財的人是騎馬的而劳动的人是步行的——还要用輕便馬車来代替馬——还要用四輪的豪华馬車来代替輕便馬車——并且因为富者愈富，結果成为懶汉，同时所做的工作更少了？这种奇形怪状的社会现象及其与之不能分开的弊害，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样，都是从不平等的交換来的；因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每一个工人至少要給一个雇主 6 天的劳动，来換取等于 4 天或 5 天劳动的等値，所以資本家的利益必須是工人的損失。可見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一份財产都是从貿易里边得来的，一切資本家或雇主的积累完全是从劳动阶級或雇佣者所应得的款項中扣除下来的；并且無論那里有人是这样致富的話，他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才能办到，就是許多人一定是仍旧貧困。依照一般的意見，一切的人不能都是富有的；但是要使人人貧困，亦不是必要的事。

这样看来，無論从那一角度去观察——或者算是礼物，或者算是个人的积累，或者算是一种交換，或者算是一种遺产——种种的

証据滿可以确定財主的产权憑据的不合理，因之这种权利就失去合乎公理的幌子了，而且也是沒有价值了。現在我們国家的財富，并不是在几世紀以前就屬于这些財主的祖宗了，因为在那时候，事实上还沒有这一笔財富的存在。即使他們的祖宗是有这一笔財富，它也就早已就消費掉了。它也不是从这些財主的劳动成果逐漸积累起来的，因为作为一个阶級来說，他們并沒有做过工人。即使他們是做过工的，并且是努力做过工的，他們也不能搜集到这样多的財富。它也不是憑着平等的交換得到的，因为离开了人的劳动，平等的交換并不能使人致富。它也不是由財产的遺留——从一代的工人的貯蓄遺贈給下一代——而来的，因为一切的情况都是不利于財富的轉移与积累的。要知道这笔財富的唯一来源，就是历代以来的工人骸骨和血汗，并且它是为欺詐的和促成奴化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从他們身上所夺取去了的。

現在社会制度的生命与灵魂，就是不平等交換这一原則，并且其他的一切不平等都是与此分不开的。这一原則無論在什么地方付諸实踐，那里的人的錢財或者他的一生成就，就将不是依靠他的品德了，亦不是依靠他的心身才力了。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無可置讓的权利，来保有和享受一切由于他的勤劳或节儉而累积起来的財富；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讓劳动人民無論怎样的勤劳和节儉，他也不能由劳动的所得而致富，也不能不必做工而可以生活一个相当长的时間。倘使他要發財，他必須在社会里改变他的地位，而且并不是拿他自己的劳动出去交換，而是他必須变成一个資本家，亦就是对于别人的劳动的交換者；并且就是这样地通过交換的媒介，来劫夺别人，正像他自己曾被别人劫夺过一样，于是他就将能够从許多别的人的小小損失里边，获得大量的利益。

現在的制度無論是在那里，其使人致富的方法就是如此：我們

假定他已积到或借到一百个金鎊，并有了資本家的地位，他就可以用这一笔錢来“投机”——就是他可做一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交換——他可按某一价格买进一种商品，而且并未用自己的一点劳动使之增加价值，但却按着較原价加倍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这样他就因为别人的牺牲而致富了。不然，他还可以用他的一百金鎊，購得某数量的劳动，并且将这种劳动的产品按二百鎊出售。那么，倘使这种劳动原来就值二百金鎊，但是这一位新兴的資本家，只付了一百金鎊的代价，他就明明的从他的工人那里騙取了他們所应得的半数了。倘使这种劳动是只值一百鎊的，而这位資本家却以之換得二百鎊的話，那么这也明明白白是他已欺騙了第二回与他交換的人們了，因为他只給他們一百鎊而取得他們的二百鎊。这个資本家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一切利益，不管是从头一回或从第二回的交換来的，都是完全从生产阶級身上榨取来的。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阶級——劳动者与不劳动者；由此可見全部的利益——全部积累起来的利潤或利息，或者任憑你叫作什么，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都是归資本家所有了的——是从全体的生产者那里来的，也就是从社会的劳动阶級那里来的，因为仅仅他們才有可以交換的东西，并且那些东西就是他們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的产品。憑着这样的繼續“交換”，这个資本家在很短的时間內，就会得到了几千金鎊，正像当初他得到了几百金鎊一样——并且这也是只費了他的一点劳动或不費任何劳动——这样一直等到最后退休为止，然后坐享他的“正当利益”。他的兒子們也就重走他所走过的道路——他們是在奢侈和無所事事中生活着，所以他們成为，并且無穷無尽地繁殖了，一个“資本家”的族类！

現在磨难劳动人民，使之墮入污泥的小資本家們，大多数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但是由于不平等交換所得来的巨額財富之中，明

明只有原来的一百金鎊或其他任何原来数額，乃是每一个資本家所应得的。这一百鎊确是屬于資本家的——我們不妨假定这是他自己勤劳的成果——所以这是他应有的財产。但是他所应有的权利就是到此为止了；因为一切由于利用这一百鎊而由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財富是屬于別人的，而并不屬于那一百鎊的主人的。这一笔錢并無什么固有的动力也沒有其他作用。它只能代表某一数量的产品，并且它本身是不能作什么的——它在帮助生产之后，既不会損耗，又不会破碎，也不会降低質量。資本家所取回去的資本就像他借出去时完全一样，他并未因为別人曾利用过他的錢的緣故而受了絲毫損失；所以他既然沒有損失，按理就不应得到任何补偿——只是他的劳动也能得到一份与任何人的同等劳动支出所得的报酬一样。

政治經济学家們与資本家們已經写了并且刊行了許多的書，都是要使劳动人民相信"資本家的所得不是生产者的所失"的謬論。他們告訴我們說：劳动假使沒有資本是寸步难移的了——資本和掘土工人手中的鉄鍬一样——資本对于生产是像劳动一样重要。工人日益知道这种情况，因为他对于这一道理是司空見慣了的；但是資本和劳动的相互依存性跟資本家和工人的相对地位是不相干的，并且也不能說明資本家应該由工人来养活。資本是未消費掉的产品，在这一时期已有的資本，将不依靠任何个人或阶級而独立存在，而且也决不能和他們混为一談。一方面，劳动是它的父，另一方面土地是它的母；而且联合王国的每一資本家和每一財主，倘使在一分鐘內都消灭了，就是毫厘的財富或資本，也不会随之一同消灭，国家本身也不会因而損失毫厘的財富。生产者在工作上所必需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这二者之間的区別正像貨物本身与提单一样。

从資本与劳动二者之間的关系来說，在一个国家里边，資本或已經积累的产品愈多，則生产愈形便利，而且对于产生一定效果的劳动亦愈減少。当然这是很明确的。这样大不列顚的人民現在旣然有了極大的資本积累——他們的房屋，机器，船舶，运河，和鉄路——能够在一星期之內生产出来的物品，比起他們的一千年前的远祖，在半世紀內所生产的还要多得多。能使我們得以如此的，并不是我們的体力，而是我們的資本；因为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缺乏資本，生产的进展就将停滞和費力，倘使資本充裕那就完全不相同了。这样看来，这是很明显的，凡是有利于資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凡是資本的增加，势必減輕劳动的辛苦——因此凡是資本的損失，亦必成为劳动的損失。

这一眞理虽然是政治經济学家們久已就看到了的，但是他們一直总沒有好好的叙述过。他們甚至于将資本視作社会的一个阶級，并且将劳动視作另一阶級——虽然資本与劳动二者并沒有这种关系，無論是自然的或人为的。这些經济学家們常常企圖将劳动人民的繁荣——其实只不过是他們的生存——寄托在資本家的奢侈和無所事事的条件身上。他們只希望工人在生产两餐食物以后，才能吃到一餐——一餐是他自己的，还有一餐是他的主人的——后者是通过不平等的交換間接获得那一餐的。憑着这种方法，将社会分成二个阶級，并且将劳动与資本分开，这班經济学家和資本家們，就能够靠着不平等的交換，維持着他們的阶級的特权，駕凌于劳动阶級之上；并且他們还恬不知耻地并带着褻瀆語气地对劳动人民說，这一切的情况都是那位無所不能的主宰所命定的！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資本与劳动——鉄鏟与掘土者——是二种分离的和对抗的势力。在它們联系到某些人和某些阶級而

存在时，它們一向就是如此，并且常常必得如此。虽然資本与劳动是密切联系起来的，并且是互相依賴的，并且二者总是为得一个共同目的而合作的，那一个目的应該就是生产，不应該是将一个人提得高高的，将另一个人压得低低的。在联系到某一些人或阶級的时候，資本与劳动就不能利益一致了——他們永远是对立的——因为資本家的利益常常是劳动人民的損失；并且劳动人民的穷困与劳役的必然后果，就是資本家的富有和安閑。

現在联合王国所有的巨額財富，差不多是值几十亿金镑，而且都是生产阶級的劳动，在許多世紀里所生产出来的——在这巨額的財富之中，劳动人民所能有和享受的一份，与現在的社会制度已經使資本家占有的一份相比，眞像一吨中的一盎斯或大洋中的一滴水一样。只要不平等的交換任其一旦存在，即使大量的財富一年又一年地生产出来，劳动人民所得的一份，非但一直不会增大，并且也永远不会增大的；因为必須如此，方能繼續維持現在社会的阶級划分——資本家与生产者——并且能使一部分人的財富和特权，可以在其他一部分人的貧困和貶謫的基础上滋长起来。凡是工人生产了一样东西，它就不屬于他了——它就屬于資本家了，因为它已由那种視力所不能及的魔术——不平等的交換——从这个人的手里轉移到別人的手里去了。这一个工人，虽然竭力工作，但仍依然是个貧困的故我，就好像将生产了更大財富的劳动，尽已付諸流水似的；其实这种財富，又是依照同样的方法，轉移到資本家手里去了。这样看来，那个被压迫和被搶劫的劳动阶級，必須一直辛劳，直到現在社会制度的末日为止；因为那些資本家与雇主們，只顧自己利益，所以他們是与一切劳动人民利益敌对的人。劳动人民所关心的就是靠他自己的劳动去取得愈多愈好的財富：資本家所关心的，却是专靠别人的劳动或利潤去取得愈多愈好的財

富。因为利潤是由劳动而来的，并且資本家的財富只不过是利潤的积累，所以資本家的所得一定是劳动人民的所失。双方"交换"的性質必然要使一方永远富有和他方永远貧困，并且还要这样地破坏一切权利和法律的平等，不管已經成立的政府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不管落到劳动人民的手里的单純政治势力是怎么样的。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資本家与雇主不仅是与劳动阶級有所区别的，并且似乎是不依賴劳动阶級的。他們完全掌握貿易的每一环节——生产的进展，衰滞或全部停頓以及工人生活的比較改善或瀕于飢餓，都是要听命于他們的。在一切行業和高級职業里边，資本家或雇主总是以一份的工作，获得双份或四份的报酬，或者就無須任何一点工作。这就是对劳动的迫害的根源。一个有关組織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則——平等的交换——現在还是沒有人去注意，并且各种行業的工人都要遭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不平等的待遇，——都是由于其他一些人的貪婪使然的。一切社会的或政府的迫害，都是与忽視平等的交换或同工同酬这一大原則有关的。只要报酬的不平等一天存在，那就必然会有交换的不平等，那就会有財富和其他情况的不平等，那就会有些阶級，因将劳动的担子放在别的阶級身上，自己逃避了劳动，那就会有貧富之分，那就会有暴虐者和奴隶了。对于报酬和交换的整个問題，我們只能有这样的一个办法：还是这 50 人，为了一星期的工作，各得二金鎊呢，还是每人仅各得一鎊，而将剩下的 50 鎊交給資本家呢？当然一切的生产者对于这个問題只能有一个意見；并且他們决不会容忍如此昭昭在目的不公正办法，将付給 50 人的全部集体工作的工資总数那样大的錢数，去付給只是做了一人工作的那一个人。

"普及劳动"的意义就是指一切的人，在一生之中的某一时期

之內，其必須为社会所尽的义务，应相等于社会所給与他們的利益。这一公正的原則，还是永未付諸实踐，因为只有一个阶級专是将利益供献出来，而另一阶級只知独吞一切的利益。劳动人民永是創造財富，而資本家与業主們只会剝夺和享受財富，一直要等到交換平等的制度来迫令他們从事劳动而不再攫取別人的劳动成果。“劳动”这个名詞不仅指在直接生产事業上心身努力，同时还指任何一种的服务，凡是能够增进人类知識和幸福的都是。我們对于高級或低級的享受，各人都是有所爱好；但是財富的生产及其确当的分配，乃是各种享受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人类真正快乐的上層建筑。精神上的享受，也像肉体上的享受一样，必須同时都照顧到，否則只有做到人生在世的目的的一半，同时也仅享受到人生所能感受的幸福的一半罢了。要达到此目的，必須常常要有分工——总是要有智力超群的人，来做一切同人們的領导者——总是要有卓越的文学家，美术家，和科学家——但是以上一切的人，只不过是大大的整体的几部分，并且他們也是要靠着別人帮助，好像別人也靠着他們的帮助一样。所以大家旣然都是無分彼此而是互相依賴的，那么他們的劳动也应該是一律平等不分高低的了。总之不管劳动是平等的也罢，不平等的也罢，它的报酬应該常常与它的多少成比例，至于它的性質，或結果，或目的等，却是可以不必考虑进去的。但是分工問題，千万不可忽視，因为它能替人类減輕劳苦，而且是能使人类开步踏进文明和風雅的領域。

这些資本家和雇主們，在耳聞有不滿情緒的时候，就会为現在的社会制度辯护，以为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已經是沒有什么可以使他們不滿了——他們是生活在比較自由的社会制度之下——他們旣然可以工作又可置之不理——并且他們在衣，食，和教育方

面，甚至比古代的国王还好得多。为得要使生产者的現在情形与过去情形的对比更是惊人有力，他們还要搬出过去的一切記載，指出过去的劳动人民，就像牛馬一样，是要跟着他們所屬的地产被出卖掉或被購买去的——他們的房屋只不过是一些树枝和一些石头凑成的，連門窗的玻璃都是沒有的——他們就在潮湿的泥地上鋪起来的草堆上面睡覚，并用一塊木头当作枕头——他們所吃的是最粗的粮食，并且一年还吃不到十来次的肉——他們旣無書报，又無知識，并且还要依着主人或东家的意思替他們去工作或作战。即使他們所說都是眞的，并且劳动阶級現在的情形就算是比他們的前輩有所改善了，他們也不能因此就不再加改善，而且还要繼續改善，直到与那些人拉平为止——就是告訴他們不要再發牢騷的人，亦即希望他們对于他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应該心滿意足的人。一切的幸福是相对的；并且人的性情是不能安于現状的，倘使他知道前面还有更美好的远景。当然他也不会甘心情願，依着低級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倘使前面是有了更高的标准。为什么巨額的財富应該是放在懶汉和酒色之徒的手里，而勤劳正直的人却是两手空空的呢？为什么这班吃得好和穿得好的毫無意义的人們，却是乘着豪华無比的車輛，懶洋洋地滚来滚去，只是为得寻求新的快乐，来刺激刺激已經覚得任何东西都沒有滋味了的胃口，而劳疲極了的工匠們，却是天天像牛馬一样工作，甚至是穿不上和吃不飽呢？这种事情是沒有什么理由可以来解析的，因为我們尙未找到一个理由。这位与世界同在的聖潔的至公之灵，就对着我們大声疾呼地說出千古不灭的眞理了，就是他从未命定这种人間最不公正的区别。

联合王国的生产阶級是被各色各样并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的担負和弊害，深深的压到十八層地獄下面去了。凡是經过五官而来的一切，都是要使他們受到种种苦难的，因为他們的視、听、

嗅、味、感等机能都是不健全的，并且也都需要医治的。这些毛病都是交織在現在的制度之內——这样地分布开来和这样地勾結起来——这样地滲透进每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里面——所以生产阶級只有一刀割断一切，才能获得自由。凡是单純的政府改革，都已証明是虛伪的并且是沒有用的。現在还有一个救治方案，而且是只有一个，尙待試用——就是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行程，并且要一下子将数千年来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一扫而光。我們之中还有些人，对于我們所提的这样大的改革，恐怕是有些惊慌，但是我們只要这一变革能够去除那一毀灭我們的巨禍就够了。讓那些以为不必那样大的变革也能完成任务的人們去翻一翻历史罢——讓他們回視在各种政府形式之下和各种宗教体系之下的一切时代的劳动人民罢——他們就会知道我們現在所痛斥的种种弊害和罪恶一直是存在着的。我們一切的努力，無論是小的或大的，無論是精神的或肉体的，难道不是不能脫开那一个在这許多时代以来就压在财富生产者的身上而使之萎靡不振的重担么？难道劳动人民的每一斗争不是都沒有毀坏了那个眼所不見的势力——就是将他們的一切力量置之于資本的指揮之下的势力——么？难道他們不是只听别人摆布，甚至身体和灵魂都被别人束縛起来，只好乖乖地承受一切由于政府方面或宗教方面的阶級暴政而加在他們身上的任何苦痛么？倘使专制政体，或者只由某一些人或某一些阶級来行使一种不能代表人民的权力的政府，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話，那么我們已經有过了的专制政体，不能說是不够罢——倘使自由，不管是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了的自由，或者是服从民主民权的政权的自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話，我們已經有过了的自由，也不能說是不够罢——倘使祈禱和献祭以及焚香供奉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話，我們 4,000 年来一直向蒼天上升的呼求和香烟亦当發生效力

了！那么，一切沒有涉及成立基本原則的救治方案都給我滾开罢。这是从未有人試用过的唯一救治方案；并且从一切毛病的性質来看，这是唯一的有效良方。

第 五 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級对政府的負担

在一个万事都在前进而永無止境的狂流之中，一个人虽然仍可作种种坚持不动的企圖，但是这一种的努力，一定是枉然的。凡是他今天以为是完善的，到了明天，他就情願稍稍的修改一下了。这一無所不在的运动精神，老是如胶如漆的与人同在的；并且好像是在不知不覚之中，他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塊兒在运动着。人們虽然永不止息地在演变和改变着，可是他們在初尝变革風味的时候，总是不肯高高兴兴接受的。我們一生做人，眞像小脚女人赶路一样，凡是要加速我們的步伐或者要使我們的旅途更輕松愉快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我們所不乐意的。然而到了后来，在我們已經过慣了新秩序而又将前进的时候，我們对于最后这一变革，却又坚持不改，其頑固程度正像当初所表示的坚决反对一样。应知穿旧鞋虽然比穿新鞋来得舒适，可是我們仍須弃旧換新；因为任何事物——一种制度也像一种衣着一样——必須是先新而后能旧。

在各个时代里边，人們一直是高喊反对任何样兒的变革。倘使一切的变革，都被視为阻碍世事演进的不祥之兆的悲惨占卜的話，那么我們現在恐将与赤身露体而且半飢餓的野蛮人还是一样的了；因为野蛮的人，也像文明的人一样，亦可能有最好的社会制度，

最好的政府形式，和最合理性的宗教信仰，或者是由人制定的，或者是由上蒼命定的。現在因为我們已經获得这样大的进步了，为何我們不再向前多走一步，并使我們的世界正像詩人們所常梦想的一样，或者是像善人們所常希望的一样呢？为何我們不制定互相有关的一种行动制度，完全根据唯一能使人得到快乐和力量的那些千古不移的公正的和平等的原則呢？我們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蒼蒼众生，由于現在的社会結构的緣故，都是命运注定不能抬头了的阶級——由于他們与資本和資本家所处相对地位的緣故，他們的情况是不能改善了的，他們所受的迫害是無法伸雪了的——而且虽然他們是生产了 100 万金鎊价値的財富来替代他們現在所生产的每 1,000 金鎊，他們，作为一个阶級来說，仍将受到压迫并且仍将一貧如洗。这种不公正制度的破坏以及根据人的本性和其他屬性的新制度的成立，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且倘使眼看成功就在边緣了的时候，我們是义不容辞地要試圖实現这个改革的。

倘使生产阶級要有一种刺激，使他們能够为了他們的解放的崇高事業而努力，那么讓他們一同看看他們的政府的責任和他們的社会的責任罢——有的責任是屬于君主政体的，并且有的責任是屬于以君主政体为代表的不平等的制度的——并且誰都可以看見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每年为不平等的交换所劫夺去的劳动成果，几乎多到难以計算的程度；并且只要这一不平等的交换制度許其多存在一天，这些生产者就将多一天是这样的穷困，無知和工作沉重，几乎像他們在現在的时候一样，即使每一种对政府的担負都一扫而光，并且一切租税都全部撤消。

单是現在的社会制度，就这样地使許許多多身体健全的人，只是过着毫無所用的生活，并且对于所受的利益，也不必拿出任何等价的东西去交换。这一件事，就足以对生产者証明了現在这种制

度是不好的。有閑阶級的所得，就必須是劳动阶級之所失；虽然前者获得他們所有的財富的方法，可以称为合法的，但是这种交易，簡直就是对劳动人民的盜劫。只是这些懶汉，都不肯承認他們对生产者的搶劫。这班資本家与業主們，当然不敢說他們是無須吃喝而能生活的，但是他們却敢郑重申明，以为他們是有正当的权利，来向工人索取生活所需物品的——他們完全有权来作生活的享受而却不必工作。他們的权利就是根据他們自己所說：土地是屬于他們的，房子是屬于他們的，机器和貨幣是屬于他們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屬于他們的。他們还要告訴我們說，在資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間的关系，完全是根据互利原則的；并且前者是公公平平的应在后者的产品里得到一份，因为工人所用的資本，都是由現在的制度使之成为資本家所有的財产了。

我們已經看到这些資本家与業主，一直就沒有并且也决不能以个人資格享有任何权利，来独占土地和积累的資本；他們所占的土地并不是上蒼所特賜的，也不是上蒼所卖給他們的，也不是上蒼所賜与有权将土地出卖或轉贈的人的；但它是上蒼贈与全人类的共同礼物。况且現在所有的积累，一直都是由劳动所产生出来的，当然它們也只能屬于劳动的，因为資本家从未拿出等值的代价与之交換。即使一切的土地，机器，和房屋，都是屬于資本家的，而且劳动人民是不存在的話，那么这些資本家們也仍不能逃避这个大原則："必須要有劳动"。他們的財富就将使他們在工作或餓死的二条去路之間，必須选擇其一。他們不能拿土地和房屋来吃；并且，倘使沒有施用人力，土地就不能自己产生食物，机器也不能自己制造衣服。所以在資本家和業主們提到劳动人民必須供养他們的时候，他們也就毫不客气地說，这班生产者是同他的房屋和土地一样，都是屬于他們的——上蒼創造劳动人民，就是专門給財主使

用的！倘使某些特殊阶級是从無所不能的主宰的手里，已經得到一种特許的执照，可以将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拿来并据为己有，而且还可使劳动人民永远受其奴役的話，那么請他們拿出字据来讓我們看一看，然后我們对于劳动人民所受的种种迫害，就将閉口不言。

联合王国的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并覚得，他是被人劫夺和貶黜以及被輕視的阶級的一分子，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替别人肩着的一半担負。他看不見他的担負的一大半，并且就是因为这种情形他才一直不言不語地忍受着这条苦命。他們这一阶級的人，大多数只相信他們所担負的，不过是他們对政府的担負，亦即他們所納的苛捐杂税罢了。他們以为通过普选的途徑获得一份参政权之后就可去掉这些捐稅了；否則他們以为改变政府的形式，去掉不負責的国王或女王，換个他們自己所推选出来的首长就好了。然而在劳动阶級看清他們所受的社会迫害和政府迫害之后——在他們比較了这一个榨取和那一个榨取之后——在他們感覚到現在的制度使社会中的某一些阶級能从他們身上剝取巨額財富之后——他們就将动动脑筋，想起什么变革都是不能完全消灭現在的制度的，而且必須成立一种制度完全根据我們所考慮的公正和平等的广大原則才好。

人一直是別人的財产；并且，倘使仍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单靠政府的变革，对他是無济于事的。虽然我們早巳就丢弃掉奴隶的称号及其所穿的号服了，但是劳动人民，仍旧是同他們的祖宗在过去的时候一样，还是別人的財产。他們只是在劳作着，别人却是無所事事——他們只是在生产着，别人却只知消費——这一阶級只是在發号施令着，别一阶級只知唯命是听——所以事实上这班从事生产的人，仍旧还是像奴隶一样；并且蒼蒼众生，無論是在

君主政体的欧洲受奴役的，或者是在民主的美洲憑空追求理想的，現在他們所受的苦痛，并不下于他們的祖先，且其所担負的劳役也并不下于他們的祖先。别的事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有蓄奴一事，無論在原則上或在实踐上，在劳动尚未普及和交換尚未平等的时候，总是不能消除的，同时人就因此不能得到眞的自由了。

今年，耶穌紀元1838年，在大不列顛与爱尔兰的联合王国里边，就已有25,000,000个居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們。为得要維持国家的一般行政，要支付所謂“国家公債”的利息和無数的由統治我們的人所享有的撫恤金和薪金，每年就要有50,000,000金鎊的收入和支出。在这一笔巨款——恐怕是現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了——之中，約有28,000,000鎊是必須作国債付“息”之用的——7,000,000是用作一支100,000人的陆軍的維持費用的——海軍和炮队需要5,000,000鎊——其余的款項完全都是用于撫恤金，薪金，以及其他有关所謂君主政府的机构。除了中央政府这样濫用了的50,000,000以外，还要加上每年必須筹集的許許多多的数百万鎊的地方特捐，以为維持州郡，城市，和教区地方政府之用。

“国家公債”——其应付的利息在我們的支出中形成这样显著的一項——从前达到了100,000万金鎊以上，現在已經減到80,000万以下了。这一巨款的一部分是由一个不負責和专制的政府从我們自己国家里边的某一些人那里借来的，而且有一部分是名为借来的，都是为得对于世界上几乎每一国家，进行流血和毁灭的战爭用的。未来的后代将要徒劳無益地向过去了的前代發問，到底我們从这些战爭里得到了什么利益；但是为得这些战爭所举的債，虽然說是仍旧存在，实际上由于所謂“利息”和通貨改革的媒介，已經是由生产阶級付出二三倍的代价了。

在 1688 年公債总額为	664,263鎊
在 1702 年公債总額为	16,394,702鎊
在 1714 年公債总額为	54,145,363鎊
在 1775 年公債总額为	128,583,635鎊
在 1793 年公債总額为	239,350,148鎊
在 1815 年公債总額为	1,050,000,000鎊
(拿破侖战爭結束)	

我們常常听見有人說起过去时代的人是怎样無知和殘忍，而且眞正的宗教在近代是怎样傳播开来了。一个徒有其表的而且是自封的教会政权，每一星期就宣布我們的精神的革命，已由国內和国外教士和傳教师的壮大队伍，使之發生效力了，并且天天向人一再反复申說的，就是为得进行神聖的工作而应即献納的号召。但是单就国債如此迅速增加这一桩事来說，就可証明这些妄自夸揚的教会把戏，簡直就是欺騙；并且这一桩事，就像一种能使教士在講台上的說法失色的呼声一样，宣布一切的信条与教条虽然可以改变，使之适合时代的精神，但是眞正的宗教，在現在这一世紀里边，正像在用烈火干柴去燒死人的教庭迫害时代一样，尙未有所知聞。这一笔債以及与此有关的大屠杀总是与現代的艺术，科学，和宗教稳步齐进未尝落后的；并且凡是天才所能創造出来的毁灭性工具已經被近代相信基督教的教会領袖和教会的拥护者，在他們，像古代君王一样，以杀人为消遣娛乐的时候，一一都用上了。全部历史所告訴我們的，只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王者的权术和教士的权术。既然有了这两种权术和現在的社会制度，所以眞正的宗教就無法展开了。

已經減到 800,000,000 鎊的公債，按全国的范圍而論，据說是大約由社会各阶層中的 279,751 个人所担負的，并且这些人們每

年就得到無須支出任何劳动的利息 28,000,000 鎊。

近年以来，公債数字所以这样大大增加，并不是因为要从凶暴的侵略者的巨掌里解脱出来，俾得免受打击——也并不是因为要促进文化和消除粗俗——也不是因为要駕御大自然的力量使之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但是因为一个专制愚昧的不列顛政府的种种瘋狂企圖，要使人的思想不得前进，灵魂不得上升，以及自由的精神不得發揚光大。这个政府固然是邪恶極了，并且腐敗極了，可是它是自發地从我們的現在社会制度——我們的利害冲突的阶級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政府的种种暴行是由它的固有性質所产生出来的，就是从組成社会的人們的習慣，見解，和地位来的。并且这种令人憎恨的罪恶和这种放蕩不羈的浪費金錢，一直都是而且一直还将由每一个这样組成的政府照样产生出来，就是从每一个只由一部分人組成而非由全体人民組成的政府产生出来，或从每一个只由有錢的人形成和組成的政府产生出来。

合众国的人民的政府，迄今尙未对全世界各国作了那样的罪恶——他們也尙沒有公債，而且他們还自命为共和主义者——可是他的現状，却不能否定上面这句話的真实性。他們的地位和他們的缺人和缺錢的情形，一直到現在都是拯救了他們的因素。但是事实已經指示出来，按着事物的本質来說，他們决不能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因为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他們决不可能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这种制度的本身——不管在任何一定的时候所制定的政府形式是怎么样的——总有一种不可更改和不可避免的趋势，要使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孳生孳长，并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其他种种形式的不平等。况且一切的共和政体，迟早都必与君主政体合流，否則就像全部人类历史所証实了的一样，就必演变为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政体。这一力量龐大的害人原則——財

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阶級等别——几乎渗透到已經成立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形式的政府了；并且，無論在共和政体或在君主政体之下，同样的迫害与苦痛畢竟要落到劳动人民身上的。合众国的政府，不管是怎样的称呼，亦像不列顛的政府一样，同是一个阶級的政府，就是有錢的人的政府；而且那个政府，对于国內尚未完全形成的貴族們，任其公开地妄作妄为，对于共和国里受奴役的二百万生灵，做尽了一切目無法紀違背公理和横行無道侵犯个人权利的罪行。甚至欧洲人的任何侵略战争，亦即头戴皇冠的暴君要騎在人头上的任何企圖所表演出来的一切無理横暴的精彩节目，完全亦都在合众国对于美洲土人的侵夺和毁灭战争中看到了。

除了大量的金錢已經是从联合王国的人民那里榨取出来，并且是为得这样毁灭人类的生命和奴役其身心的可憎恶目的而浪費掉的之外，我們还要考虑到当这长长可怕的悲剧，一直在进行着的时候所濺的血，所流的泪，和所碎的心。这些就是君主暴政的賬本上最为惨酷的項目。在前一世紀或两世紀的期間，就已有了24次的英法战争，12次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战争，8次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和7次的英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的战争——一共是51次战争！在最后的6次战争之中，不列顛所化的錢数，确如下表所示：——

1. 1697 年終止的战争化去 21,500,000镑
2. 1712 年終止的战争化去 43,000,000镑
3. 1737 年終止的战争化去 46,000,000镑
4. 1756 年終止的战争化去 111,000,000镑
5. 1775 年終止的美国战争化去 139,000,000镑
6. 1793—1815 年的战争化去 850,000,000镑

这些数目，無疑地是比实在所化掉的总数少得多，因为实在的战争費用是难以知道和估計的。除了这样牺牲掉的金錢以外，还

有死于其中4次战争的人数，約計如下：——

1697年終止的战争 { 100,000 杀死人数; 80,000 餓死人数 }

1756年終止的战争 250,000 杀死人数

1775年終止的战争 200,000 杀死人数

1793—1815年的战争 2,000,000 杀死人数！

但是这些战爭，使其他各国，也像联合王国的人民一样，耗費了許多金錢。只就最后一个从1793年起，到1815年止的长长的战爭来說，除了不列顛所担負的850,000,000鎊以外，还耗費了：——

法国	690,000,000鎊
奥国	220,000,000鎊
其他欧洲国家	1,012,000,000鎊
美国	27,000,000鎊

总計共2,699,000,000金鎊——一切都是浪費——甚至比浪費更坏——都是由自命为基督徒們，为得搶劫和毁灭其他的基督徒們所干出来的！这些大数目的被杀死的人和这一大数額的損失了的金錢，仅仅包括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数和实际参加的几个政府所化掉的錢数。还有更多的無辜良民牺牲于不平等的恶魔势力之下的——父亲，母亲，和小孩子們，在这些国的人民中，死于与战爭分不开的暴戾，苦难，和貧乏的——尚未計算在內。一个专制政权，在估計它的損失的时候，那里能够将他們的被毁掉的家，他們的被劫掉的財，和他們所失掉的幸福，也計算在內呢！

虽然大多数的战爭，罪恶，和損失，都可以归罪于不負責的和建立于"神权"学說上的君主政体的存在，可是我們在枚举我們所受的迫害而且寻求救治的方法时，切不可忘掉君主政体，乃是現在的

社会制度所当然的和自發的結果；所以除非我們能够去掉致病之母和致病之因，亦即社会制度的本身，这一种政体是永不能改的，并且由它产生出来的人类灾难和迫害，簡直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整个欧洲明天都起了革命，并且都建立了共和政体，同时也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中单是建立了政权的絕对平等，恐怕不到20年的功夫，这种平等就将完全消灭了啊。社会的每一角落是徹头徹尾的沾染着猖獗于世的不平等和排斥异己的風气——無論在世态上，在教育上，和在等級上的不平等和排斥异己——并且这种不平等和排斥异己，很快就会产生投其所好的制度，并且破坏已經成立了的任何政治平等。关于不平等制度畢竟要破坏一切公正的政治制度的內在腐敗性，历史就給我們以上万的罪証了。

資本家与經济学家們說，为得要維持我們的政府所需的大得惊人的賦稅，乃是一律分攤在社会所有一切阶級身上的——分攤到富有的白相人身上，也分攤到勤劳的生产者身上——并且富有的資本家所付出的款，实在比劳动人民多得多。倘使我們只能看到各个阶級直接所付的稅款——并未考虑到这些稅款是从那里来的，并且是那些人产生出来的——那就的确好像大部分的担負，是落在富人的肩上似的；但是劳动人民一定不可依照这种方法，来估計他的担負的。我們就只能考虑生产的首要条件——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和一切賦稅的維持者——"必須要有劳动"。这样我們就能立即看清这些資本家和業主們，不但沒有付出最大的稅額，而且事实上是沒有付出任何一点东西！我們發現生产阶級并且只有生产阶級来担負全部稅款。倘使一个人并未在生产上有过一点帮助，他就不能拿出什么屬于他自己的东西，来交納稅款；所以这班别無所为而仅能充当資本家与財主的人們，虽然可以对收稅人付出某些数目的稅款，其实他們只不过在名义上付出了一些款。这样的

款項，只不过是經过他們的手付出去的罢了；因为他們旣不是生产者，这一笔款就不应屬于他們的了。他們旣然沒有生产什么，而且也沒有給了任何等价物作为代价，但却要說他們是交納赋税的人，这眞是完完全全顚倒是非的說法，也是荒唐之極的謬見。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資本家所处的地位剛剛是任何一种的赋税，不管是大的或小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都是与他不相干的。他是处在赋税网以外的人，并且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处在生产圈以外的人。只要他是繼續維持着不生产者的地位，一切的財产税与所得税他就可以完全豁免。現在这种征税方式，只能使資本家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憑着不平等交换得来的財富，不得不吐出一部就是了。由于这样吐出来的一点东西和用这种方法所征得的税收，到底能够替劳动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恐怕只是表面文章罢了；因为資本家的实在地位，不管是土地的独占者，或是全国积累的唯一所有者，或是人民劳动的壟断者，都能使他憑着提高利潤或减低工資的方法，收回他在納税方面所受到的損失。無論是所得税或財产税，实际上都不会使資本家損失分文，也不会使劳动人民得到分文，二者都是依然故我，毫無一点改变。有錢的人們仍将保持着他們的財富，并且仍要騎在别人的头上，同时还像他們現在所作所为一样，在迫害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日益昌盛起来。我們对于如何对付資本家和如何鏟除他的暴戾毒根的可能方法，从来就未找到而且永难找到，除非我們能够将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换的偉大原則都树立起来。这是唯一的烙鉄，能使九头蛇的头永远不能再长出来！①

可見我們如找到資本家的財富根源，并且揭露他与劳动人民

① 按希腊神話，該蛇在斬去一头之后，如不立即在伤处用火烤烙，則每斬一头即生二头。——譯者

之間的交易眞相，大家就会淸淸楚楚看到联合王国的全部巨額稅收——中央政府所化的5,000万鎊以及为得各个地方政府所需而征收的許許多多的几百万鎊的捐稅——完全都压在生产阶級的身上！——压在以工人为基础和靠山的人們的身上！一向就是不列顚政府所特著的一切濫支濫用及其超过世界任何其他一国的荒淫無耻的浪費，都是从生产阶級的口袋里来的——都是通过他們的头脑，骨头，和筋肉来的。可是还有人告訴他們說，他們幷未受人搶劫——賦稅的負担也幷未压在他們的身上！生产者曾經相信这一荒謬的欺騙是眞的——他曾經对于他的阶級創造一切財富一事，完全是不知道——幷且他曾是这样愚昧，以为資本家在表面上所出的稅款眞是他所付的。但是这一層愚昧的黑幕現在已經从劳动者面前拉开了——他已經發覚怎样会使有些人成为富翁和有些人成为貧民，有些人成为雇主和有些人成为雇佣者——他已發現不平等的交換，怎样使前者之所得就是后者之所失。他現在，在理性的陽光照耀之下，看到了一切的財富，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一切的賦稅都是由他付的——一切压迫他，侮辱他，和輕視他的种种行状——懶惰，炫耀，和自尊自大——都是要建筑在他的犧牲的基础上面，然后才能保持其势力和效力！

所以对于說过他們自己沒有劫夺生产阶級的人們，这里就有一个答复。这里也有5,000万鎊的总数，就是劳动阶級的敌人們自己亲口承認，他們每年收进来維持他們所称的“政府”的。可是根据無可置議的原則来說，实在沒有分文的錢是从不事生产的資本家和業主那里来的。这里就約有一个大国的每年劳动总值的六分之一，完全为政府所独呑！在保护勤劳人民免受盜劫的借口之下，每年这一个政府就拿走五千万金鎊！——在为得人民可以平安無事而且和睦相处的借口之下，他們之中就要有成千成万的人被

杀！——在信教和道德的借口之下，每一自然的和正义的法则就都被蹂躪！

在联合王国的生产阶級之中，有着成千成万的人，仰望他們的救星在于政府形式的改革——他們固然可以羡慕合众国的經济制度，而且对于一个共和政体在望洋兴嘆着。倘使我們沒有另一个更好的目标在我們眼前，那么劳动阶級所忍受已久了的压迫和逐步增高的苦难，势必很快就引起革命，并且一个同样的共和国亦将在联合王国里边成立起来。不列顚政府在形式上的这样改变——从世襲的和不負責的皇朝改为选举的和代議形式的所謂共和政体——当然会使劳动阶級每年节省几百万鎊。但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的，还有一个比完成单純的政府改革更偉大的目的；因为經驗已經教訓他們，在現有的社会制度之下，沒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一直不变地对人民利益發生效力的。

現在并不是被統治者与統治者之間的問題了——已經不单是多少金鎊，多少先令，和多少辨士的小事了。現在是人与人間的严重事情了——这是公理与强权，平等与不平等，上升与下降的問題了——这是劳动人民的生死問題！在联合王国的大众人民之中，势必發生一个运动——这一运动的結果，将要决定它在手段方面的成功和在目的方面的价值。在一国的人民已經下了决心之后，我們就可看到一个社会制度的破坏，就像一个政府的傾复一样，并不是一件难事。生产阶級的人，旣然看見了眞的弊害和眞的救治方法，一定不会半途中止，将从他們身上脫下的鏈条再套在自已身上，同时也不願永远忍受他們的阶級，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一直就忍受下来一切累积累增的虐待和迫害。倘使不是一个徹底的社会改革，这班劳累已極的人們的血泪，就将被黃金色的“資本”祭壇上飄来的燋火烈焰烤得一点不留了。这样可見資方将是毫不顧惜

的——劳方的苦痛，那就無藥可救了。

历代以来一切自命为聪明能干的人，总是一味反对他們的淺見所不能及的，或者超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阶級的小圈子以外的任何改革。这些人似乎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以后还能發生任何变更而有所异于正是他們生存时候的那种情形的。对于他們来説，过去好像是一張白紙，所以将来也好像是一本不許开卷的禁書。对于这一班人，凡是离开他們的眼睛远到他們自己的鼻尖以外的，就都是“幻影”了——凡是他們自己不去做的，别人一定是做不成的。在現在的时候，这种心目糊塗的人，着实还是不少哩。現在这样的人——胆敢希望劳动人民的兒子决不永受压迫和奴役的人——胆敢希望人們不会永受客观情况所迫而必須自相憎恶与殘害的人——胆敢希望战爭必須消灭而且人类要和睦共处的人——凡是胆敢这样的希望更光明和更好的日子就将降临的人，恐怕要算是幻想者中的最幻想者了！凡是爱，慈，德等字——倘使按着这些嘴巴又大和肋骨又狹的反革新的叫喊者的行为来解析——都是指那些不能感覚，实施和享受的东西，而且是虛無和莫明其妙的东西，只是为得啓廸貧困和受压迫者时，才能搬上宣教师的講台和对众演講的台上去宣揚。

我們看到这些专門藐視善人和良工的坏蛋，旣然是由現在的制度产生的，并且还要在制度腐敗的温床上滋长的，从来就不知貧困为何物——从来就沒有規規矩矩和孜孜兀兀地从事財富的生产——但是好像开水鍋上的沸泡一样，他們在社会的上層飞舞——他們在世上老是万事順利——經常着眼在“利潤”身上。这些人的唯一职業就是賤买貴卖——憑着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交换来积聚財富——专靠工人劳动成果将他們养肥。这些假仁假义的人，只知高唱积德行善；但他們虽然亲眼看見整个的世界，是被罪

恶与苦难所籠罩，并且任何道德戒律，都已置之度外無人奉行了，他們却是像自称正直的法利賽人一样，自己总不肯动一动手来完成他們嘴巴所常說的事情。相反的，他們常常从他們的嘴巴里噴出带着涎沫的胡說八道对抗一切革新人物和一切改革。世界必須听他們的吩咐才能向前移动，否則他們就嘫嘫作声，以至大声狂号，像受惊的鵝一样。

宗教和道德的戒令和教訓，原来是指导世人的規則，但也不是尽然的。倘使原来的用意并不是如此的，而只不过是一些狂热的幻想家的騷动狂言，我們就可随时置之不理。但是倘使原来的用意是要我們去实行和遵守的，并且我們覺得現在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許我們这样去实行的了，那么我們就必須改革現在的制度，并且建立一种能使我們最充分地發揮这些原則的种种社会設施。讓那些主張維持現在的社会制度的人指出理由罢，倘使他們是能够的話，为何人类不能比現在更和睦地共处——倘使我們能够建立一种制度，将以义务平等的实施来保証权利的平等，那么将来怎样会有同样的引誘，好像現在所有的一样，使人为非作歹并且想入非非。我們对于不願听到社会改革的人，却是能够指出——历史就将对他們証明——人类的社会制度，一直就是与平等权利，慈善，道德，或眞誠团結等美德都不能相容的。倘使这些美德是幸福所必需的，那么我們有理智的人类，为得要有人类幸福所必需的这些东西，就必須摒弃一切要破坏这些东西的制度和行动方式。

第 六 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級对社会的負担

我們对于財富的性質和財富生产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作了一番考虑之后，我們就明白这个帝国的全部累积如山的賦稅，都是压在生产阶級身上，其所以压在他們身上的原因，就是由于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而来的。我們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考虑，就将明白我們已經說过了的这一句話——稅款的数目，說起来虽然也够大了，可是比起其他的种种銀錢負担，由于現在的社会制度迫令生产阶級来担負的，不过是滄海一粟似的——眞是一点不錯。

我們現在对于通过那种可憎恶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亦即間接使劳动阶級替政府肩着一切担負的制度，一个鐘头也不停地在将一切的財富，从劳动阶級手里間接地和几乎是無人見到地轉移到資本家手里这一事实，必須要看清楚，并且将他們的損失記在賬上。我們对于劳动的这一部分支出就沒有正确的报告。这一笔賬实在是太可惊可怕了，而且对于現存的每一民事制度都破坏得太厉害了，所以根据現在的社会制度而来的并且是与之有狼狽关系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算这一笔賬的。虽然这一笔从劳动阶級那里剝夺来的巨款，是不可能很正确地估計出来，我們总还是可以作出接近事实的估計，从而对于加于他們身上的迫害的程度，也可以有了正确的認識；同时我們也会更清楚地看到，倘使不是从制度

的全部改革着手，根本就不能希望从任何一种改革里边得到一劳永逸的救治。

作为估計的第一步来說，我們不妨假定大不列顛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人口总数，大約是25,000,000人。他們都需要衣、食、住，不管这三样东西是怎样来的——他們总是永不間断地需要維持生命的物資，不管他們是劳动的或不劳动的，也不管在劳动者之中誰是生产得多的或生产得少的。其中有些人們或者每年要消費掉并浪費掉他們的几千鎊，同时还有别人每年只靠几千分錢过着飢餓的日子。但是倘使我們将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富人和貧民的人数比較，食物和衣服的价格，以及子女人数等——我們因为缺乏統計資料，不妨作一相当可靠的估計，将2,500万人的全部維持費用，定为每人每年至少15鎊的平均数。这样計算起来，联合王国全体人民每年的維持费用为375,000,000鎊。当然我們并不是仅仅从事于生产生活資料的，因为我們的劳动还要創造許多不是消費的物品。我們每年所要增多的积累或資本，都是体現在房屋，船舶，器械，机器，道路，以及其他有助于提高生产的东西的增加数字之中，当然同时应当打上折旧的数額。这样看来，虽然我們的生活維持費用或者只是37,500万鎊一年，但是联合王国人民每年所生产的財富总值，并不在五亿鎊以下。有許多人各在各个时候也曾作了大致相同的估計；并且按着現在的統計情况来說，这个数目或者是与事实尙能相符的。

我們应該知道这个龐大数額的財富的生产，并不是2,500万居民之中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包括在內。其中半数是女的；并且在所余的半数之中，有的是年老不能工作的，有的是年紀太輕的，有的是太懶的，有的是找不到工作的。这样我們不能将实在的生产者，估計到我們人口总数的1/4以上，最多約在600万人左右——就

是年龄在14—50岁的人。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在这个数目之中，难得会有500万人，能够算是从事生产的，因为成千成万的身体壮健的人，在大不列顛是被迫閑着的，同时应該是他們来做的工作，却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①还有無数在爱尔兰的人找不到任何工作。这样不到500万人再加上几千女人和小孩子的帮助，不但要为得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屬的消費而生产，并且还要照顧到一切自願的和非自願的閑人以及各种不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总共約2,500万人。

倘使沒有这样龐大累积的各种机器都屬于我們的話，我們的社会就不会像現在存在的这个样子了。当然也不会有这許多人是富有的，同时也沒有这許多人是貧穷的；因为倘使只有現在这許多人而沒有机器的帮助，他們就不能够养活他們自己，何况还要再加上現在的一切懶汉和不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亦像現在一样，都是要他們供养呢。我們現在用在帮助生产方面的各种农業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人曾經計算过它們所做的工作，約等于一亿名工作效力極大的人的劳动。就是这一个碩大助手，一直在帮助着我們，将我們在所受到的損失，不管是浪費掉的或者是因为我們从事于几乎沒有間断的战爭上所化掉的，一一都补償好了。就是这一强大的力量，使不列顛的生产阶級創造了这样的一个財富数目，足可补償永不止息地取之于他們的巨大漏卮。这就是善或恶的絕大工具——这种机器以及它在現在的制度下的应用，已經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懶汉和专靠利潤生活的恶棍，将劳动阶級的人，打入十八層地獄里边。

这样看来，机器本身就包藏着毒根和消毒剂；因为它虽然一直就是替現在的社会带来危机的一种手段，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能

① 指工業革命时以女工和童工来替代壮年人的現象。——譯者

比得上的，但是它又同时开了一条道路，能使我們从这条路上避免一切所受的和所怕的禍害。現在社会的組織，一直都是在机器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同时它也会被机器毁掉的。蒸汽机固然能創造財富，可是它幷不能使用財富或支配財富。不管怎样的不平等情形和痛苦可以是由这一偉大的机器动力的作用而来的，但是机器力量的本身，幷不是这些禍害的根本原因；幷且就是毁掉机器的力量，也是不能去掉这一病根的。机器本身是好的——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就是机器是归个人所有，而非归国家所有的情形——却是很不好的。在机器一直专为某些人和某些阶級所占有的时候，它的利益将由某一些人来享受——对于社会里边那班不是它的所有者的人們，却将带来一种禍灾而不是一种幸福，因为他們終身要做他們的同伴的奴隶和魚肉的命运就是由它所注定的。

無論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下，一切的人都有一大目的，就是要以对他是小到無可再小的苦痛与劳动，来获得最大数量的享受；幷且一切能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的东西的本身，也一定是好的。但是在一切人类天才所能想出来对他們是有帮助的东西之中，其最重要者，莫过于那几种設計，使火和水以及木和鉄能够替人的骨头和筋肉担任工作。現在劳动人民的貧困，幷不是因为他們的劳动是由机器所替代，而是因为机器所創造的財富，几乎是全部被广厦的厅堂里或厂坊的賬房里的貪婪貴族所吞沒了。

上面所計算的五百万从事生产的人，就包括着一切劳动得多的或劳动得少的人了——实在的分配者和实在的生产者同样都計算在內——亦即一切能予以社会同等的利益而換取其所得的利益的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只工作 5 小时一天的，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却要辛辛苦苦的搞到 15 小时一天。同时在商業蕭条的时候，

还有許多人因为失業的緣故而受損失的时間，若也考慮在內，那么我們的每年产品，就只能是由全国 1/5 以下从事于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人每天平均 10 小时的工作而来的了。

这样看来，大約有 100 万身体健壯的人，是不从事于財富的生产或正規的分配工作的——其中包括地主，大資本家，軍人等等。但是我們倘使假定一切富裕的不生产者及其家屬和依賴者的总共人数为 200 万，并且他們的生活費用，姑且按工人的生活費用計算，每人每年平均为 15 鎊，那么这一班人每年就要使劳动人民損失 3,000 万鎊。但是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大队的不生产者是屬于所謂“自立”派系的——他們浪費掉或消費掉劳动人民所生产的一大部分的舒适品和几乎是全部的奢侈品。所以，根据最适中的計算来看，他們的生活費用每年每人将在 50 鎊左右。单是花在社会上这班飯桶(直譯：雄蜂)身上的——無論是从实用方面来看，或当作花瓶来看，都是不生产的而且是沒有一点价值的——每年就需要一亿鎊了！

劳动阶級所負的重担，就是要照着这个样子并且要根据这个原則来估計的。这里我們一眼就可看到的，就是社会里边这班懶汉每年所要吞进的財富，竟超过了帝国政府全年賦稅收入的一倍以上！每一个人的常識，就可以告訴他，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任何一种政府的改革——倘使劳动人民不取得政权——都是不能将这笔巨款节省下来的。这一笔款反正总是要从他們身上取出来的，不管是在一个节省的共和国里或者是在一个任意濫用的君主国里也都是一样的。

同工同酬的办法，乃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基本原則。必須依照这一原則去做，然后才能革除現在的社会秩序，并且建立和享有一切权利的平等。但是在現在的設施之下，凡是报酬拿得最大的

人，一定是劳动花得最小的人；并且在联合王国里边，这500万从事生产和分配的人所得的报酬，其不平不公的程度，都是無以复加了的。所以当估計他們在現在的制度下的損失时，劳动阶級的人們所必須考虑的——不但是每年为数达6,000万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全部开支——不但是每年为数达10,000万鎊的开支，专供那班飯桶，懶汉，和不生产的劳动者去化費的——而且还有为数达一倍或一倍又加一倍的款項，将由各阶層的小業主，制造商，和商人們以利潤和利息的形式取了去的。根据最折中的計算，这一部分的財富，由社会上这样大的一部分人所享有的，每年不在14,000万鎊以下，約可超过同样人数的最高工資工人的总收入。这样可見他們的政府以及这些懶汉与靠利潤生活的这二类人——約占全国人口的¼——每年就吸取去了30,000万鎊，亦即每年所生产的全部財富的一半！这是一大弊害——这是劳动阶級所要革除的禍害——这是吞沒他們的暗敌。

上面所提到的各个錢数与人数，都不能視为一点也不錯的，因为我們缺乏实际資料，只能根据一些从普通观察和經驗而来的事实，作出可能的估計。整个的說，它們可以是較大一点或較小一点的；但是分开来說，它們間的相互关系大致是能与我們所分派的一样。它們不过是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的成績的示例，并且指破单純的政府改革，对于減輕与社会制度不可分的負担，一定是完全沒有效力的。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現在的社会設施，要使劳动阶級，在交給政府的賦稅上以及在交給業主和資本家的地租和利潤上，每年必須花掉龐大的总数30,000万鎊，亦即这一帝国里边的每一工人平均每年須受50鎊以上的損失！这样一来，大約就只留下平均每人每年約仅11鎊的余数，可由国內其他¾的人民来分配了。从1815年的計算来看，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全年收

入，为数約 430,000,000 鎊，其中 99,742,547 鎊是劳动人民的收入，其余的 330,778,825 鎊都归收地租，收恤金，①和收利潤的阶級所有了！国家的全部财产按照那时的計算約值 300,000 万鎊。

在联合王国里边，几乎是沒有一个人不知道国內有几百个人，每年在所謂地租或利潤上获得 1 万鎊至 2 万鎊。这些数目的錢财，都是对于整个社会沒有拿出任何等价物而来的，只是因为有些人所居住的房子和有些人所种植粮食的土地，据这班不生产者所說，都是屬于他們的。从有关这种财产的情形的探討上来說，我們就已明白資本家和業主，并不可以憑着这种名义来占有它們——但是这些财产，的确是并且应該是屬于整个国家的。可是对于生产阶級所加的一切迫害以及資本家和業主所拿去的金錢，我們差不多一直是一点也不去追問。但是他們也看到了現在这种欺騙制度是不能一直下去而不加追究的——劳动阶級所受的这样难受的重担，迟早必要激起他們去追問每年从他們身上拿走的巨額财富，到底是那里去了——并且他們就将計拟如何改革。所以資本家和专靠地租和利潤生活的人——老是替自己卸去貪婪的責任，并且老是在劳动阶級的牺牲的基础上过着富裕和懶惰的生活——都已設法以管理人的資格向劳动人民报賬，欲使这班被劫夺的人們不至不惜一时麻煩来追問这个题目。为得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告訴我們說，任何一个人是不可能每年消費掉 1、2 万鎊的；并且任何一个懶汉得到这一笔款以后，只有拿出極小的一部分供他自己和家屬来作消費之用——至于剩余的款項，完全都用在推动劳动和促进生产的。所以这班富而且懶的資本家与業主，事实上是替社会带来極大的利益，因为他們是尽了分配人的义务！这样看来，这

① Pension 恤金或恩俸并不是給貧民的，是由国家賞賜給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的，如文学家、政治家等。——譯者

些替个人巨富和不平等情况粉飾辯护的人，是要使人相信社会在(資本的)实际运用上，由于这班富裕的懶汉們所造成的損失，只不过是与一般的人所消費掉的一样——并不是将每年所得的2万鎊都化掉的。即使这种說法是对的，劳动阶級的損失，每年也要多到上面所述的一亿鎊的；因为由于这些懶汉所促成的对劳动的浪費和沒有利益的使用以及他們自己的維持开支，就要造成这一笔損失。每年收入2万鎊的人，当然要有許多僕从，犬馬，以及其他担負，其中沒有一項——虽然項項都有工作——是能替整个社会带来眞眞的服务：他們都不是从事于生产事業的，也不是在任何事情上替社会謀利益的；他們也沒有拿出了有利的劳动来交換他們所得到的生活資料。所以他們的消費正是像他們的雇主的，亦即那些懶汉的消費一样，完全都是生产的社会的損失。

就是在劳动阶級之中，还有許多的人，仍旧怀抱着資本家們所教訓他們的想法，以为这些“自立”的懶汉，乃是社会的一大救星。“看罢”，这些愚昧無知的人会喊起来，“某某爵士是怎样化掉他的錢喲！請看一看他所养的僕从和犬馬是多么多喲，并且这是怎样的有利于貿易喲！倘使不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我們这班穷苦的人就都要餓死了喲！”我們听見这样的呼号，就是从那些被輕視，被压迫的人們，亦即是原来被盜窃去金錢的人們，所喊出来的。那眞是可痛又可怜的一桩事！这一班大傻瓜，坐观这一个不分皂白的大盜，将他們的錢——由他們的辛辛苦苦而来的錢！——拿去濫化濫用，却还不胜愉快欣羡似的！

現在我們都該明白劳动是財富的創造者了罢，或者我們再可以想一想資本家与地主每年所得的巨款，都是工人和佃戶所付的，因为錢是直接从他們那里交出来的。但是佃戶們并不是眞正的交租者，因为他們要将全部的租錢都打到生产品里边去的。那么生

产品的消費者似乎是眞正的交租者了；但是从事貿易的消費者为得要使自己不受損失，也就会在他們所經营的貨物上加上一層利潤。这样看来，这一担負是老是不停地从上一層轉嫁到下一層，一直等到所有的一切重量，完全都压在劳动阶級身上为止。倘使沒有劳动那就沒有生产——沒有地租——而且任何業主与資本家所得的地租与利潤，亦不过是代表这許多产品或这許多劳动罢了。

正像我們在上面所說过的一样，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不但是阶級的等級——社会的两个阶級：一个是交付地租的，一个是收租来享受的——所由起的根源，而且是它所借以維持的依据。当然在我們如此不平等地互相交換时，一定会有一个工人阶級和一个懶汉阶級，而且后者之所得就是前者之所失。从事物的本質来說，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就决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存在的；因为一切制度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精神非但还仍存在，而且这种精神，在一切的事情上，还仍居統治地位。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一切东西都是从財富的生产者——劳动人民——一步一步的而且一个阶級又一个阶級的向上献納，一直到了形成2万鎊一年的数額，落到某某資本家或業主的手里为止——他只知拿进这一笔款，而却不拿出他的劳动来交換，也沒有拿出任何一点东西来交換——但是完全都白送給他的，因社会習俗早已命定必須是这样的，所以实在是沒有一点理由或公理可說的！

除了現在的社会制度以外，就沒有其他一种制度能够产生而且永远保持着現在这种加于大部分的交換者——劳动阶級——身上的横行霸道了。他們是处处都受到刧夺，并且是为其他一切阶級所魚肉。他們是像大地一样，成了一片牧場，讓一切爬伏其上的动物，都可吃飽长肥。

除了制度的全部改革——亦即拉平劳动与交换——之外，就别無其他方法，能够改善現状，并保証人类能有眞正的权利平等了。这些有关現在制度的效果的示例，亦可以解析現在的制度，应該起着怎样的作用。例如——任何業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地租或利息2万鎊，乃是生产超过消費的剩余——这許多的利潤，要是作为辛劳的报酬，当然要由辛劳者去享用。拿地主来說，还有較他自己更直接地从事于生产这2万鎊地租的人們——虽然还有各色各样的工人都間接地帮助生产——第一就是每日工作10小时或12小时，每年可得20鎊或30鎊的由农戶雇用的工人；其次就是每日工作6小时每年約得200鎊的农戶本人；并且还有不必做什么的地主每年就要拿2万鎊。至于到底是多少人帮助生产这一笔款的問题，倒是沒有关系的，而且也不是他們所能染指的。但是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換二大規律如果是有效的，那么这2万鎊的地租或利潤，就将而且也应該公平分配給参与生产的人們去享受了。倘使是这样平分的話，一份是分給工作12小时的人，其他一份是分給6小时的人，最后一份是留給完全無所事事的人，那么一切有关的人，就可以大大的減輕劳动了；同时20鎊，200鎊，和2万鎊等錢数，倘使是平等的分配了——好像是在平等交換制度之下一样——那么劳动的人立即就可以根据他的劳动和他的用处，得到了他所应有的地位和种种应享的利益了。

农業方面的工人，由于現在的制度所受到的侵害，同时也是一切行業的工人所受到的。一切的劳动是这样的不平等。資本家和雇主阶級的所得永是劳动阶級之所失。

讓每一等級和每一行業的工人，都化一点时間来仔細想想他們現在所处的地位以及他們可以而且应該处的地位罢。他們并不是沒有力量立即将現在的腐敗的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改变过来，

并且在去除掉这种病源以后，各色各样現在所看到的恶果，也就不知不覚地会自行消失的。他們能够将过度的劳役，貧困，和不滿情緒变成相对的休息，財富，和快乐。这个运动将不会有危險的——将要得到的利益并不是昏乱的脑筋所瞎造出来的。生产者們只不过是要努力就好了——一切为得要拯救他們的努力必須是要他們担負起来的——这样他們的鏈条就将一劳永逸地被粉碎了。他們知道在机器的帮助之下，他們的劳动每年要产生 50,000 万鎊的价值，并且他們也知道将近这一巨款的 $^2/_3$ 是由富有的懶汉以及半做事和专門做坏事的商人所吸取去了。为什么我們不組織这样的社会，使这一个生产总数增加一倍，而且工人的劳役同时减少一半呢？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只需要二样东西——資本与劳动。講到第一样东西，就是財富所賴以生产的一切資本积累——机器和器械——它們在我們之間几乎是到处皆有的了。只要我們在明年能同样用上劳动，自然就可生产同样的結果，好像已往的一年所完成的一样。現在机器和器械的积累可以靠着劳动一直不停地增加；并且在它們增加之后，非但我們的享受亦将增加而且我們的劳动亦将减輕。至于劳动，它是长在生产者的骨头和筋肉里边的。可見一切成功的要素，都是在我們眼前，并且就只須将生产阶級所有的力量，好好地結合和組織起来，使我們內心所希望的一切理想都能实現。劳动人民4,000年来在一切的宗教制度和政府形式之下所受的种种苦痛和迫害，恐怕已經会給他指敎：单是政府的改变，决不能給他带来那样的权利平等和享受平等，好像釋去了縲紲的公理才能授予他的（那种平等）一样。这样的一些变革，总不能将生产者从他們現在的卑賤地位提升起来的，因为它們对于他們的地位与其他阶級的关系是沒有什么影响的。他們仍将做别人的踏脚凳——仍旧是社会的糟粕——被人置之不理，而且到了他們已經

是沒有什么用处了的时候，就会任其腐蝕。工人阶級的命运永远就是如此，倘使社会是分成雇主与雇佣者的——并且，因为地位的緣故，后者对于前者总是唯命是听的。

倘使我們要消除一切的暴虐，一切的貧困，和一切的迫害，那么只有走这一条道路，就是将我們所考虑的那些公正原則和平等原則，一一付諸实踐。此外就沒有其他原則，能够使一切家族和一切国家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因为这些原則由于本質使然的緣故，就是要一下子打破一切使人一直不能团結的障碍——劳动的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一方面是政府的弊害，一方面是社会的弊害：我們也已在不同的天秤上面，放上君主政体在生产阶級身上所加的种种重担以及起源于現在社会制度——君主政体和貴族政体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分枝——的种种重担。倘使进一步的考虑一下，我們就可以相信我們能够医治重大的疾病，正像医治一点小病那么容易；至于收获的大小，那就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凡是徹底考査过病根的人，誰还能以牛馬似的蒼蒼生灵的苦痛为意外的事呢？誰将覚得奇怪：为何他們要痛声疾呼咒詛每年从他們身上劫夺价值30,000万鎊財富的制度——一种迫使他們替那些譏笑他們和看輕他們的人生产大量財富供其享受的制度呢？难道劳动人民必須是永远辛苦且流出血汗并且永远是被人劫夺，貶斥，和蹂躪么？难道为得要尽量滿足虐待劳动人民者的汚瀆不潔的驕傲自大，就要使劳动人民的子女們的襁褓和青春时代，都在紗厂和工厂中的污烟蒸汽中丧失生机并且雕殘下去么？——难道也要使他自己的壮年，因为过分劳役的緣故，而未老先衰么？难道他的申訴，就必須經常用絡繹不絕的槍炮声音去答复么？难道他的气憤的心，就必須用刺刀去鎮定么？难道他的几声呵叱，就必須

要禁他在土牢里将他的口塞住么？倘使他是乐意如此的話，那么就讓他重蹈已往复轍，只知垂涎和梦想从立法者和政府那里得到救济——从那些靠着他的劳役和貶抑而發財高升，但却只認他是奴隶或賤人的阶級和等級的人(那里得到救济)。

倘使劳动人民乐意社会情况有所改变，他决不可能仅仅在結果上再打算盘，而必須立即消灭他的苦难之所由起的原因。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根本就不能同时与不平等的义务，不平等的財富，和不平等的交换一塊兒存在。劳动阶級所必須譴責問罪的，并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这种形式之所由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他們所咒駡的压迫者和暗杀者，因为是这种制度使他們成为压迫者和暗杀者的——并不是他們因为貧困之故而对之大駡大鬧的有錢的和貪婪的資本家，而是他們所要改变的那种使一个人有錢而另一个人貧困的制度。

这样地分别考查了我們对政府的負担和我們对社会的負担以后，我們就可以看到由于我們的政府形式变革所能节省下来的区区錢数，倘使与我們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所能产生的效果相比，那眞是微乎其微了。即使政府的費用可以大大减少，倘使劳动人民不能享有这种节省，那么不管政府的开支节省多少，試問对于劳动人民将有什么关系呢？根据無可置議的原則来說，我們就可証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使他不能由于賦稅的减低而得到多少——倘使能有一点的話——救助。劳动阶級所生产的財富以及他們能够享有的部分，并不会因政府的改变而亦改变——它仍将取决于它的种种原因和阶級关系，而非政治力量所能使它的生产者来控制的。

讓联合王国的人民慢慢地①，倘使他們能够如此的話，来决定这二种救治的方法罢——一种是社会的改革，另一种是政府的改

革——一种是能够替劳动阶級每年节省 30,000 万金鎊的方法，并且能使他們每天工作 6 小时或 8 小时就可生产一切他們所需要的东西了；同时其他的一个方法，倘使是做到極端的話，亦就是要破坏君主政体而代之以共和制度，也是不能替他們节省区区 2,000万鎊一年的数目，并且仍将逼迫他們，在絕望和赤貧的情况之下，一直劳作下去，直到人类灭种之日为止。这是因为社会組織的本質使然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将带来一个美好远景，同时也带来目前的利益。它将影响这一代以后的一切人以及我們自身；而且我們将要从这一变革中所获得的利益，非但不会因此减少而且还要因此增加我們的子子孙孙們的享受。只有根据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换二大規律的制度，才能够以公正的道理对待一切的人，且能使社会眞正成为“对于一切成員均予以永不間断的利益的国家”。

“有妻有子命运福”，② 那么，命运那可不同样地对他賜福呢？过去和現在辛苦劳动，就应該常常替劳动人民及其家屬带来未来的享受。但是現在的制度，并沒有給疲劳过度的工人带来一点享受——并且也沒有减輕他們所不应有的苦痛和貧困，却反每况愈下并且艰苦愈增。再看整个社会，現在对于不能繼續工作的工人——在永不止息的工作中为别人耗尽了精力的工人——的妻子兒女，予以什么样的欢迎和栖身之所呢？一点也沒有。他們在大地上到处流浪，或者成为穷得身無一文的乞丐，或者像罪犯一样，幽禁在乞丐的监獄里边。母亲和子女分开了，并且子女也都离散了——紧紧地系着青年的心的情丝竟被永远撕断——并且他們旣沒有

① 原文用 hesitate，直譯为犹豫不决，但照文章的語气来說，似应用 not hesitate，所以似应这样的譯：讓联合王国的人民不要犹豫不决。……——譯者

② 原文直譯如下：一个有了妻子和小孩子的人，他已經对命运作出了保証。——譯者

家，也沒有朋友，只是在大地之上，过着到处流浪的日子，旣为人所輕視，又为人所奴役，因为他們是愚昧；并且还受人欺侮和虐待，因为他們是貧困。我們要覚得惊奇的，就是这些不好的情況，居然还要产生出这种結果——女的命运只是痛苦和卖笑，男的命运只是流放或絞架！就是苛刻的資本家允許疲劳的工人及其無人照顧的孩子們所仍享受的一点可怜的施舍，也就将因所謂“貧民律令”的緣故就撤消了。用这些可怜的施舍来作公理的代替，原来就沒有效力，而且几乎是毫無用处，何况以后将存在的就只是一个名义罢了；因为那些吸尽了劳动阶級的生命的血而且还正在試驗人类对于压迫的容忍，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人們，已經認为“貧民律令”是一个很大的并且是日益增长的禍害，一定要想法去除掉才好。

無論在那一方面并且無論在那一观点上請看一看現在的社会制度罢，我們就只能看到一个恶形恶状和心术敗坏的坚强集团。倘使暴政是以某一些人的發財和另一些人的流血为乐事的，那么这豈不是恰恰助长暴政的制度么！倘使宗教是不但要使人心被奴化和被愚弄，而且还要使人痲木不仁，成为专制制度的工具的話，那么这豈不是恰恰助长宗教的制度么！倘使犯罪作恶以及浪費劳动就是人类在社会里边結合起来的目的，那么这是适当的社会制度么！

世界一切国家里边的一切的人們必須宣布，凡是暴政和巫术，盗劫和愚昧，善恶不分的大屠杀和心术敗坏等等，是否还可以任其橫行無阻地压倒眞理和正义。将来这一个問題，并不是由专制政体以及与它有狼狽关系的制度所能解决的。劳动人民因为現在的制度而受到30,000万鎊一年的損失，虽然数目很大，但不过是他們全部損失中的最小一部，因为他們同时还被劫夺了唯一能轉移生

活——像畜牲或像人类——的那些高級的享受。

这样看来，倘使我們以为改变政府和建立政治平等就可視作手段或目的了——或者是作为获得我們所寻求的东西的一个步驟，或者它本身就是实在的好东西——理性和經驗却对我們指出，一切这种变革，不管是作为手段或作为目的来看，都是毫無价值的。理性告訴我們，倘使只在結果上医治，而不求其原因，那是徒劳無益的事。經驗指出了合众国的共和政体——就政治方面来說，它是我們一直所仰慕的，亦是我們所望塵莫及的——可是我們却在那里看到专横的恶霸和用鎖鏈鎖起来的奴隶——有錢的大王和餓死的乞丐——破产的資本家和失業的工人。老实的說，我們在这里所熟悉的一切弊害和一切苦痛以及一切罪恶，在那里也都能看到。可見政治平等作为目的一事，在那里就是一个失敗了——一个冷酷無欢的黑影，并且是像微弱無光北方的流星样的，对于冻冷的旅客是不能有所补益的。作为一个手段，它在那里亦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失敗并且可以肯定得像2加3不是6那样正确；因为合众国的劳动阶級的政治力量自身就軟弱乏力，不能将他們从他們与我們所同受的社会迫害中拯救出来，正像一把木头鋸刀不能从他們的依西欧匹亚同伴奴隶身上鋸断他們的鉄鏈一样①。一切国家的劳动阶級都受到共同的迫害，而且他們必須有一种共同的救藥。那种救藥并不只是夺取那种政治权力，好像現在的政治权力一样——那种救藥并不是道德，好像現在的道德一样——那种救藥并不是宗教，好像現在的宗教一样——但是那种救藥只能从基本原則的树立而跟着来的。

① 指从非洲依西欧匹亚販卖到美国的“黑奴”說的。——譯者

第七章

現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無效

前几章所討論的，几乎全是关于联合王国生产阶級所受的种种迫害及其原因何在，但是对于具体救治方法尙未加以研究，甚至还沒有指出，只不过一般地提出将基本原則建立起来。我們已經考慮过这些原則，并且也已从这些原則得到这一教訓：一切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一切的人都应該劳动——土地是一切居民的共同財产。我們也已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建立，其眞正目的就是要調和(中和)人类由于天賦的体力或智力的一点無足輕重的差別，并且要使一切由于善于合理利用各种人力而来的利益得以人人均沾。我們也已談到政治經济学家們所奠定的三大条件——“必須要有劳动——必須要有积累——必須要有交换”。这些条件的成立必須先行承認人类是平等的，并且它們不过指出，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下，如果将基本原則付諸实踐以及如何維持权利的平等。倘使我們对于这个問題加以一番考慮，我們就知道人类自有生以来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禍灾，都是因为这些条件被某些人或阶級所破坏了的緣故。我們已經知道若是沒有劳动，那就不能有資本或积果——若是沒有积果，也就沒有交换。从这种关系来看，当然在过去沒有去劳动和在将来也不准备去劳动的人，就不能成为交换者了，因为他就沒有什么可以交换，盖自劳动或劳动的产品以外，就

沒有什么是可以交換的了。要使这一交換原則为建立社会的目的和增进人类的幸福服务，交換必須常常是平等的，否則一个人的所得，将是另一个人的所失。我們对于交換的題目，作了一番考虑之后，就已知道使社会情况不平等的，使阶級分成高下等次的，并且将社会分成富和貧的，并不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是交換的不平等；并且只要在我們之間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換，那就一定有賦閑者和劳动者——一定有富和貧——因为后者之貧乃是前者之富的后果。我們也知道不平等的情形以及社会分成資本家与生产者或雇主与雇佣者的情形，逼使生产阶級对于資本家們只好俯首待命；并且我們知道，这种关系一定要使劳动阶級，不管他們的智力或道德是怎样的，終身只能过着为別的阶級所使喚的絕望的奴隶生活，同时又使他們只能在永远的貧困或貧困的恐惧中过日；并且我們因此就知道，無論所建立起来的政府形式是怎么样的，無論人民所能有的单純政治权力是怎么样的，这一不平等条件，就它的本質而論，就能够破坏一切权利和法律的平等。我們对于这一結論的眞实性已經是搞得很清楚了，因为我們对于劳动阶級的情形，無論是在古代或近代，無論是在共和或君主政体之下，已經是有过一番探討了；就像我們所看到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他們現在所受到的迫害，也和他們的弟兄們在共和的美国所受到的迫害一样，并且他們全部的人，从他們有了历史以来，一直就忍受到現在了。我們久已就看到了，同时也感覚到了，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所受的禍害，并不是無根無据的，可是他們的敌人就不願他們相信这一句話；但是这些迫害是实实在在有凭有据的，正像每年大約30,000万鎊的錢数能証明这些禍害是实在的一样，——并且这一桩事，亦是与那些由于他們的政府的特殊形式而来的种种禍害是不相干的，并且是自己独立存在的。

各种的事实和各方的考虑，就清清楚楚地証明，此后我們要决定的問題，当然就必須如此：还是我們要改革制度呢，还是不要什么改革呢？——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还是要努力争取一种社会改革呢，还是只要争取一种毫無所用的政府呢？——他們还是老在結果上摸索呢，还是一下子就打中原因呢？——还是他們要完全破坏現在的制度，并且立即去掉一切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不良的政府呢，还是他們要用連續不止的政府改革，却是仅能改变政府的外观和更換这一絕大禍害的形式，而对于禍害的实質却仍原封不动地听其存在，甚至对于这种禍害的实質所能产生的各种苦痛和罪恶，亦不去减輕其严重性呢？不平等的条件乃是一切社会病症与政府罪恶的产生者；并且只有交換的平等，才能将不平等的条件消除，才能将权利的平等带給一切的人，同时还替他們将它保存起来。

这一个問題，就这样地剝掉一切被一种詭計和助长这种詭計的愚昧無知所籠罩着的各种迷人的外衣，而暴露出来了。我們就在这里看清了是非問題的全部和各部；并且我們好像能够置身局外，不至落入無尽的苦海，只是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似的小病小治，以致旧病未愈而新病又起。我們能够从每一个角度来观察，并且因为知道了錯誤的原因何在，就不会再被那些（自命为）百發百中的人及其百發百中的方略引入歧途，以致大大失望，因为我們已經知道在許多世紀以来，他們曾用甜言蜜語替人类带来希望，但一經实施，就成曇花泡影。

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已經身受各种迫害与重担正像我們所討論的一样；并且为得要改善这种状况，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救治方案提出过了并且也实施过了。但是一切的結果，或者是完全失败，或者是只能局部地和暫时地有了一点成功。联合王国的人民

已經尝試过种种社会的救治和种种政治的救治了——地方的种种救治和中央的种种救治：他們曾加入了各种互助会，各种行業的工会，和各种政治会社——他們曾在他們自己之間組織了各种社团，其成員人数与財产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一个一个的計划，或者已被放弃，或者又重新换上在前一代所抛弃了的計划。

論到这些救治方法，它們都是犯了一个毛病——都是盲目地和不加思索地企圖要去掉結果，同时对于原因却又任其存在，好像是神聖不可侵犯似的。这好比是一条大船里有了一个漏隙；并且一切的补救方法都不是根本的办法，都是只顧将流入的水弄出去，却沒有将漏进水来的孔隙塞住。世上也眞有头脑那样簡单的人，他們对于事物的关系和性質，知道得这样膚淺，甚至只是高談結果何在——不談漏隙要不要塞住，只談如何倒水出去，还是每次在一定时間內倒出一桶水好呢，还是在同一时間內倒出两个半桶的水好呢。

各种政治社团为得劳动阶級的利益，已經常常組織起来为他們爭取政府的改革，可是幷沒有做到什么可以替大众人民消除貧困或增加享受，使他們的情况得到改善。只为得单純政治变革的主要辯护人，其中大多数是抱着有关人的天性及其需要和能力的狹隘偏面的見解。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如此——只包含一个被压迫的劳动阶級和一个压迫別人的統治阶級。他們似乎是不会想到人类社会之所以組成，幷不像他們所能看到的一样；所以他們的一切救治方法，只不过是照顧到劳动阶級情况的局部改善，但是劳动阶級还只能作为一个劳动阶級而論——一个自認他們的命运是由無可更改的必然之理所注定了，只能做別的阶級的僕人或奴隶的阶級。因此，以往所寻求的和找到了的一切政治改革，必然是不能消除劳动阶級所痛声疾呼的所受的压迫与貶抑，因为这种

改革并沒有找到这一劳动阶級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以及要使这一阶級受压迫和受貶抑的原因。

倘使先前的政治家們，在他們为以富翁資格的富翁和以貧民資格的貧民立法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怎样有些人会成为富翁而有些人却成为貧民，怎样一个阶級是一代一代的苦干下去而不能多有一点財富，而別的阶級一代一代的只知吃，喝和作乐而不減少一点財富，那么今天的人民，恐怕是能生活得还要好得多了。劳动人民所受的眞正禍害，亦即他們所欲解脫的禍害，就是他們的永不止息的劳役以及他們的貧困和为得获取財富而加于他們身上的压迫；因为这种弊害是整体的，亦即不能分开的，政府部分的弊害不但是由社会部分的弊害而来的并且也是由它决定的。我們已經明明白白的指出这种劳役和貧困与政府的形式是不相干的——这是因为劳动的不平等和交換的不平等的緣故——所以不是任何政府的改革就能去掉病根的。

劳动阶級的人們所犯的錯誤，就是沒有好好地檢查他們所受的种种迫害，同时也沒有計划和采取正确的救治方針，而却将他們自己的任务，过于信任地交托給別人保衞和指导；可是那一些人，由于他們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他們的地位分不开的特种成見，一定是勇气不足的战士和盲目的向导。这些人們常常会教訓工人向政治改革和政府改善方面寻求救治方法；但是在这些导师之中，大半都不是屬于劳动阶級的人，所以他們旣不知道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苦痛，也不知道他們的感想是怎么样的，当然他們也很难知道到底应該要点什么样的救治。即使这些人民的領袖，已經确知眞正的迫害和眞正的救葯了——倘使他們已經看清一切貧民的穷困和劳苦乃是一切富人的財富和懶惰的必然結果——但是他們的社会地位，旣然是与富人分不开的而且他們也是靠地租与利潤生活的，恐

将使他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發生冲突。一个阶級的至尊至上的特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必然就是别的阶級的向下贬抑——一班搞政治的人們从来就沒有想要破坏这种至尊至上的特权——所以这样的人和他們的办法是同出一轍的，旣然都不能寻到迫害所在，而且也不能指出对症良方。

在劳动阶級之中，也有許許多多的人是早已就看到这一点了：只是用政治方略来改正社会上一切冤屈的事情是不够的——他們也有一种隐隐約約的观念，以为資本家的利益就是生产者的损失——所以他們就想在各种行業中建立各种的同業社团和各种行業的工会而得到补救。一切工会的組成虽然与政治社团的性質是不同的幷且手段也是不同的，但其最終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要局部改善劳动阶級的情形，但是只能作为劳动阶級而論。工会所要求的，乃是立即地幷且直接地完成他們所盼望的目的，亦即用一种方法迫使資本家和雇主，以增高工資的形式，退还他們每年从劳动阶級那里所吸取去的巨額财富中的一部；同时政治社团所要求的，乃是逐漸地和間接地取得利益，亦即用减低赋税或其他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事实上工会所努力进行的，也好像就是要依照交换平等的原則去做，使劳动人民得到他們的劳动的全部价值。

大部分劳动阶級的人，都相信晚近的工会，在拯救他們脫离資本家的統治的事業上，好像是有無所不能的力量似的，其所以这样想的緣故，就是因为生产者們从沒有利用过更有力的机器。因为有許多行業都联合在一塊兒，幷且互相帮助，每当一个行業对于（資方的）横暴压制作了一个打击的时候，这一打击是和全部累积的金錢力量一同打下去的。但是不管是胜是敗，工人是要受到同样的损失和困难的——凡是他的一切努力要想永久改善他的情况的，都是要失敗的——幷且这个龐大联盟最后是打破了①，幷且是

分成原始的同業会社。它們常常对資方繼續着散漫無定和力量不能对比的斗爭——有时是局部胜利，但是失敗和毁灭的时候比較来得多些。資本家与雇主畢竟总是势力胜过它們。一切工会在劳动阶級的敌人之中，已經成为警惕和輕視的口头禪了——一个有关劳方对資方的軟弱無能的証据——一种不能毁灭的紀念品，标志着現在的制度，在現在的二大社会組成阶級里边所起的恶劣作用。

一切工会的解散和毁灭，是有种种理由可作解析的。大众会員的極端貧困就是許許多多旧案的一个理由。在有些案件上，因为領导的人盜窃会款和出卖会員的緣故，自然要引起怀疑和不信任。許多横暴無理的事情双方都曾做过，致使个别工人和資本家身受其禍，并且各方都是徒然無益地浪費了許多宝貴的財富。但是不管較为直接的和較为明显的失敗原因是什么，我們却能从所有弊害的性質上認定这种对于工会的救治方法，就不可能比搞政治的人的救治方法更为有效。他們都是走得欠远一步。同样的原始理由就阻撓了他們的一切努力幷挫折了他們的勃勃生气。一切应該救治的禍害都是从社会的制度和不平等的交換原則那里产生出来的幷且是賴以存在的；所以既非政治社团亦非各种行業的工会，能够摸索到制度和原則的要点的，当然它們（政治社团和工会）也不可能会摸索到与它們（制度和原則）分不开的弊害了。

因为对于政治社团和工会所获得的結果都是不很滿意，所以在劳动阶級之中就有一部分的人，能够洋洋自得地想通过限制工作时間的政府法令的媒介而企圖获得补救。对于这种限制劳动时数的計划已經有过很多的探討了，有的是贊成的，也有是反对的；但是这类計划的任何一种，如果付諸实踐，也将等于白費力气，幷

① 在1871的工会法令（Trade Union Act）公布以后，工会才算是合法的組織，所以在作者写此書时，英国工会常被解散。

且对于劳动阶級的情况的长期改善也是像单純的政府改革一样不能發生效力。任何这样的救治方法，对于主人和僕从的相对地位所能做得到的改变，将是微乎其微，好像政治社团和工会的救治方法一样——任何这样的救治方法并不能減少富人或貧民的人数——所以就不可能靠这样的救治方法来救治这种相对地位和这种阶級划分所硬加于工人的一切禍害。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雇主——憑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成为劳动阶級的劳动（即劳动力）的購买者和統制者了，当然他就有权力从他們那里吞吸他們所生产的財富的絕大部分，不管他們是情願也罢或不情願也罢。在现在的社会摆布之下，劳方对于資方只能是唯命是听的。所以，倘使每天工作12或16小时的工人，每星期只能得到12先令或16先令，作为他們在他們所产生財富中能够分配到的数額，那么倘使他們的工作鐘点減少，当然他們所分配到的产品数額也要相应減少。但是全数的無所事事和毫無用处的資本家們与業主們，现在都是由劳动阶級維持的，却将过分的劳役硬压在他們身上，并且将他們中这許許多多的人所得的工資，減到可怜之極的一点施舍似的。所以眞正的救治方法，亦即唯一的救治方法，必須是要減少資本家和業主的人数，使劳动阶級可以享受到較多的財富。倘使現在的社会摆布——我們所非难的不平等交換制度——能使全国$^1/_5$的人攫取全部生产的半数，那么自然不是減少生产或減少劳动时間所能增加劳动阶級的股份的。劳动阶級無論在那一种情形之下，所能得到和享受的一份財富，完全是由他們被迫去維持的賦閑者的人数所决定的。所以劳动阶級所生产的財富愈少，他們的股份亦将減少。这样看来，他們如果減少工作时間，他們就将生产較少的財富——必然就減少了他們与資本家們所要分的財富。減少劳动时間的結果就将如此——并不是劳动阶

級将得到較大的股份，而是他們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都要減少。这一原則，一般地适用于作为一个阶級而論的劳动阶級。但是决定必須工作的时間以及决定在各个个别行業中必須支付的价格的情况，是由供求关系的原因产生的——这些原因，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并不是立法的措施所能有利地促成的。

劳动阶級在檢查他們所受的迫害并設法补救的时候，决不可忘掉他們的斗爭，并不是反对什么人而是反对制度——他們并不是对資本家个人斗爭，也不是与資本的本身斗爭，而是与現在使用資本的方式斗爭——与使那些不負責的人有了权力将大众的劳动置于大量的資本之間任其折磨的制度斗爭。对于这种情况，除了改变制度之外，别無其他补救办法了。倘使沒有这样的一种改革，拯救劳动人民的事業一定是一桩絕望的事情！

我們不必浪費光陰去重述那些用意在于医治，或者至少也可解析，社会現状的各种計划的全部。資本家与政治經济学家們，已經是不辞其劳地尽了解析的义务了。他們的供求謬論就是他們所提出来的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和自相矛盾的理論之一，目的在于解析，为什么工作要多与工資要少的事情能够一塊兒存在——为什么有些人穷而有些人富——为什么有些人要担負一切工作而另一些人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利益。經济学家們是最有条不紊地将資本与資本家放在一边，将劳动与劳动阶級又放在其他一边。在工人人数多于資本家所能雇用的时候，他就告訴他們說市場上的"劳动积滞过多"。因此工作是不易找的；并且倘使是找到了，那么工作是必須照样的做，工錢却要比以前少了。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几乎在每一行業和每一职業里边，常常会有所謂"劳动积滞过多"的現象——常常总有或多或少的半失業者或全失業者，只能在飢餓綫的边緣上苟延殘喘。經济学家們告訴我們說，① 这种情

况与政府的形式非但是不相干的，而且也沒有任何联带关系的；但是这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只能依照他們所指出的道路进行，才能避免得了。他們說：只有一定数量的資本或貨幣在一国之內可供生产之用；这一笔款既然是这样有限的，就只能雇用某一数目的工人，每人每星期20先令；倘使雇用的人数加倍，每人就只能有10先令了；倘使人数又再加倍，每人就只 5 先令了；所以这是必然之理，倘使劳动人数愈多，他們就将每況愈下；所以对于劳資的不平衡的唯一补救办法，就是要使一些劳动者"从市場里滚出去"——方可减少人数——移居异域，否則就讓他們病死餓死一直等到他們的人数不再超过資本所容許的限度，最好是比所需要的人数更少一点。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經济学家們才認为劳动与資本方可維持它們之間的自然均衡，并且資本家与資本家之間的竞爭会将那些仍旧活着的工人的工資提高到相当水平；因为照他們所說，工人們寻找工作的竞爭，会将劳动的价值压低，所以在工人的人数多于資本家有錢去雇用他們时，結果就使人力無法控制，無論是通过工会，临时法案，② 或任何样子的政府改革，一一都不能永久改善劳动阶級的情况。

只要我們稍加研究，我們就会覚得經济学家們的解析，倒是一种对于艰苦現状以及这許多劳动人民，由于被迫的無所事事，以至流落街头沒有工作的情况的極有理性的叙述；但是这种解析并沒有說明現在阶級高下的等次所形成的原因，同时这种解析，倘使完完全全照它实行起来，也不能将劳动阶級从那一个現在就将他們

① 指英国古典派經济学家所說工人的就業和工資的高低是由資本的多少决定的。这就是所謂工資基金学說，馬尔薩斯和穆勒（Mill）父子是其代表。这里是指馬尔薩斯。——譯者

② 原文为 short-time bills 倘可作短期票据解。——譯者

打入十八層地獄里去的重担上解放出来。这一种救治方法只能發現他們是奴隶，而且亦只能讓他們仍旧是奴隶罢了。当然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很清楚，倘使有一批工作要做，譬如是挖掘一条运河，并且也有了一笔指定了的款項只供开支之用，同时也备齐了一批鉄鏟正好与工人的人数相等，那么这一桩事情，将因各部門互相配合如此精确，一定是进行得非常順利的。当然这也是很明显的，倘使工人的数目是比鉄鏟和工資款項多出一倍，結果就是一半的工人就一定是無所事事了，否則就是每人只做半工而且工資也要减半。这一原則，無論在这一行業或那一行業，总是会發生作用的。即使这些最不願自己閑着的人，其失業的眞正理由就是缺乏貨幣，难道除了听其餓死或流放异域之外，就别無其他补救的办法了么？这样豈不是又合理又可实行的么——現在既然这里有这許多工人，我們又何尝不可以将鉄鏟增加到工人所需的数目，而不讓工人的数目去向鉄鏟的数目看齐？倘使經济学家們不能回答这一問題，那么我們必須替他們回答。

"劳动积滞过多"的理論，虽然表面上是与事实相符的，其实它是像最近情近理的虚构故事一样，非但都是假的并且是毫無根据的，但却能騙得人們妄从輕信。像"劳动积滞过多"样的事情乃是向所未有，并且現在也是沒有，并且就是在几千年內也是不能有的；况且在劳动积滞过多这样的一句話里边，就有了一个肯定的矛盾。一切人类劳动的使用目的，在于为人获得房子，食品，衣服以及其他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因为这些东西只能用劳动去取得的。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劳动过剩的条件一定是下面所举的二者之一：第一，就是倘使我們足足的有了一切消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了，那么，就会因为財富充足的緣故而产生劳动过多的情况；第二，就是因为在缺乏必需品和奢侈品并且其所由以构成的原料的数量又不

足以雇用我們的全部劳动。可見这样的劳动过剩，乃是由于沒有什么东西可讓我們去做而發生的。

联合王国里的每一个人，是否已經綽綽有余地都有了劳动所产生出来的各种必需品和奢侈品了呢，那是無須去問的。倘使人人都有余裕并且还可节省一些，那么眞是劳动积滞太多了；并且劳动阶級就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直到这样丰富的財物之中有些东西是已經消費掉就好了。倘使每一个人所能有的这些好东西还是不够，而可供人工作的原料却是很多，那么就不能是眞正的劳动过剩了。人类对于某些东西的欲望，是存在于我們的心中的——这些东西的原料是存在于我們的四周的——搞好原料所必需的劳动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的；并且在劳动阶級的需要尙未滿足或者大地里边的宝藏尙未用尽的时候，倘使就告訴他們說，"劳动积滞过多"，那就明明是騙人的話了；因为許許多多背脊冻伤和肚皮餓坏的不幸者，都是一再告人說，他們是需要劳动所能产生的任何一种东西。現在的制度必須改变，方可使他們的劳动能够活动起来，并且永不止息地一直活动下去；并且在那时候之后，也只能在那时候之后，我們才能消除这一个三合一的矛盾——劳动者太多，原料太多和可以享受的产品太少！

这种極其明显的矛盾，亦是一种罕見的畸形怪状，就是愚夫愚妇也能一見而知的：倘使我們是像經济学家們一样，在很多的土地尙未去利用的时候，就硬說农工过多以致許許多多的工人連面包都吃不到，或者換一句話来說，就是我們有这样多的工人和匠师，可是我們的社会为何不生产大众所缺的衣服，房屋，和其他必需品呢。倘使不是数也数不淸的事实一件一件的放在每一个人的眼前，我們甚至很难相信这种情况有存在的可能。現在就有各种不同的生产者阶級被迫無所事事和陷入窮困，同时人人所缺乏的恰

好就是他的失業邻居所能生产的东西！許多知道怎样种植五谷的人，必須坐以待毙，因为土地是資本家的。許多能够織布的人，必須是赤身露体，因为棉毛，工厂，和机器是資本家的。一切这些矛盾——一切的缺乏工作与貧困——都是因为那一种制度，将一切的資本积累都放在某一些人和某一些阶級的手里的緣故——因为那一种制度使一个阶級所需的劳动資料，而且也必然是所需的生活和幸福的資料，都要仰賴另一阶級的人的緣故。無論是在共和政体或君主政体之下，劳动阶級一直就是如此；并且在現在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之下，不管劳动人民是文盲或受过教育的，是沒有道德的或篤信宗教的，是克己的或放蕩的，他們的前途就老是如此罢了。

难道我們对于这些禍害——对于这样大量人数的工匠和农民的無所事事，悲慘情况，和过度劳役——就沒有一点救藥了么？难道我們不能使一个阶級生长五谷，而其他一些阶級生产他們各自所需的商品——对于在各行業里一切的人供給足够的工作和优厚的报酬——使每一社会成員，不但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和教育而且还可以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很好的照顧么？我們已經看到这班搞政治的人所爭取的政府改革——或者是关于扩大选举权，或者是关于减少劳动时間，或者是关于其他措施——都是不会有成效的，否則在合众国里早已就应当有成效了啊。我們已經看到各种行業的工会，不管怎样有力和領导得怎样好，也是不能做出什么，否則它們早就前进而且胜利了。我們已經看到政治經济学家們所提出来的救治方法是不能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他們所采取的手段，不但是不合实际，并且即使尽量照行，也是完全無济于事而不能达到所想望的目标的。这班政治經济学家們正像这班搞政治的人們一样，以为資本家就不过是資本家，工人就不过是工人罢了。他們的

一切救治方法只有略略涉及現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那一个制度，憑着不平等的交換，盗劫每一个工人应得报酬$^{2}/_{3}$去維持那些不屑做工人的人們的統治地位和財富——那一个制度，旣然是这样建立和維持起来的，将要自發地和必然地产生了沾染着它自己的精神和标志着它自己的卑鄙和腐敗的各种政府法制。所以因为我們所申訴的一切禍害都是从現在的制度本身所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这些样样色色的救治方法之中，竟沒有一个是抓到制度本身的，当然按着事理来說，就沒有一个是能有任何成果的，否則也不过是去一害而招一更大的害罢了。除了将弊害的本身毁掉以外，就并無其他的救藥了；所以現在的社会制度是必須予以破坏，否則来自这种制度的禍害，永是無法根除的。

第 八 章

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

我們对于現在社会制度的性質和趋势所作的回顧，已經供給我們丰富的資料，証明在这一制度里边存在着一条原則，注定了我国社会里4/5的人，不管在怎样的宗教改革或政府的形式之下，一定要永受政治和社会的迫害的。我們所作的探討，不但已經指出了由于我們要改善現状而带来的許多失敗之中的几个，而且同时也已使我們認識了一切失敗的原因，所以我們就已将我們的未来命运交托到我們自己的手里了。我們已經看到这种制度自發地产生了財富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平等，并且因此它不但現在是而且还常常必須是要破坏每一公正的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可以在任何时候成立起来的社会权利的平等。我們已同样地發現財富分配的不均和阶級分成等次，完全是由不平等的交換制度所产生的，且亦賴以維持的；而且不管交換的不平等原来是怎样發生的，但是我們的观察和經驗都一致指出，这一原則已由財富的不平等与其有关阶級等次的情况的存在——亦即社会分成資本家与生产者——使之永垂不朽了。財富分配之不均，倘使就它本身而論，而且也不与交換的不平等和阶級分成等次联系起来，倒并不是一大禍害。倘使某一个人已經以他的劳动获得二套衣服了，他就不会再管另外一个人有二套或四套了，只要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劳动与别人的劳动去

交換而得到那样多的。絕对的財产平等，正像絕对体力平等和身材平等一样，不会在人間存在的。在每一种的社会形态之下，常常将会有某种个别的和私人的財产；并且因为人的品性的差别，将使这种財产不但不会平等而且还会有多有少。

我們既已追踪到社会和政治禍害的根源了，并且已經發現它們所依靠的原則了，現在我們就要看一看与此相反的平等交換原則，是否在它自己身上包含着对症良藥，是否是能够憑着特殊的社会設施实行建立这一原則并且依着这一原則去做。

我們已經清清楚楚地指出，除了劳动或劳动的产品以外，就沒有什么可以拿来交換了，所以当人与人之間互相交換物品时，他們好像是只能拿劳动与劳动交換。因此严格的公平就要求原料的价值相等而且是投下等量劳动的二件物品，应該是可以平等交換。凡是价值如此相等的物品而交換起来却不相等的話，那么一方的交換者的所得，常常是另一方的所失，并且最后将有貧富之分，同时法律和制度亦将制訂出来，使得有錢的人成为比貧穷的人智慧較高，品質較好，和权利較大的一个阶級。但是凡是交換能够保持平等的，一个人的所得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所失了，因为每一次的交換，只不过是劳动和財富的一种轉移，并不是一种犧牲。这样看来，虽然在一种根据平等交換的社会制度之下，一个节儉的人是仍然可以致富的，他的財富就是他所累积起来的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他可以拿他的財富，或者他可以讓别人拿他的財富，去和其他的人交換同等价值的財富。但是一个富有的人，在他停止劳动以后，就不能仍旧富有到怎样长的时候了。在交換平等的制度之下，財富就不能像現在一样，会有一种生殖的并且明明是自己孳生的力量，自能补給在消費中的一切耗費，因为財富一經消費，倘使不由劳动重新生产出来，就是一去而永不复返了。現在所称的利潤和利息，

就不能在平等交换的制度下仍旧以利潤和利息的形态存在了；因为生产者和分配者都将同样得到报酬，并且他們的劳动总和就将决定他們所生产出来并且轉移到消費者手里的貨物的价值了。

所以平等交换的原則，从它的性質来説，必須追随普及劳动的原則——这一原則接着就将毁灭那一顆大大的社会的恶疮，亦即一个阶級要賴另一阶級的牺牲来支持：它将阻止社会的分等分層。因此它必須維持社会和政治的权利平等：它将扫除不能就業，过度劳役，以及現仍存在的赤貧情况。同时它将毁灭由于这种情况所誘致和維持的一切精神和肉体的禍害。

这就是一切要爭取的和一切所想望的——我們已經淸淸楚楚地指出，在建立于不平等交换的原則上面的任何制度之下，这样的結果是决不会有的。我們現在就应該决定必須要制定什么样的社会設施才能建立并且維持交换的平等，否則也須尽量接近平等原則，同时还可以容許近于人情的細微差别。人力所能做得到的一切，只能是接近眞理罢了；因为抽象的完善，决不是在人里边或人的制度里边所能找得到的。

在人里边就有一种天賦的能力，常常推动他去寻找同类的侶伴及其帮助。他有种种必須發泄出来的情感——就是种种情緒渴望能有一些东西可以依他的喜好与人共有共享——并且倘使他与他的伴侶的一切亲善的联系一旦都被切断，那么就是他要杀来吃的动物也会成为他的伙伴的。他的感情，因为已与同类的伙伴切断了，将会轉移到它的身上去——他会与它同乐其乐，同憂其憂——并且他的不能对他說話的伙伴的对他撫摩将会生动有力地，虽然是听不見的，对着他的心說起話来。这一条爱的原則，自有生以来，就存在着了，并且将一切有生之物与無生之物用一个一个的环节都連在一塊兒了。世界上就沒有像孤独，冷靜，或隔离等

这样的事情了。

在考虑一种社会制度时，我們就不須考虑到社会之所以成立的理由何在或利益何在的問題。只要知道社会是存在的，并且常常是将存在的，那就已經够了。倘使只有两个人是在互相来往着，那就可以算是一种社会形态了——倘使有20,000万的人集合在一塊，这也不过是一个社会罢了。

無論在社会以內或以外的人，凡是在或大或小的社团里結合起来的，一定是由这一个有不可毁灭性但亦有指导性的个人自爱原則所指使的。通过各种特殊的社会設施，这一原則可以用来直接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使他的同伴得不到一点利益——也可以用来直接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同时别人也能得到利益①——也可以用来使某一个人通过别人的媒介而間接得到利益。第一种运用方式是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所不能容許的——第二种方式就使慈善和博爱都沒有容身之地了——第三种方式就包含了安全，慈善，和秩序等因素在內了。一种社会制度的眞正优点，要看它如何發揮和掌握个人自爱的原則，使整个社会不但可以受到是愈少愈好的苦痛，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愈多愈好的利益。

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各人对自爱的原則都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一任毫無管制的情况如意指使，而且因此就發生一团乱麻似的利害的不协調和冲突——好的制度和措施与坏的混合在一塊——永不止息的斗爭一直在人与人間和阶級与阶級間存在着——久已使人的心到了忍無可忍的哀痛之極的地步了。現在的社会設施，居然容許不事生产的貴族的存在，并且还要使那一阶級

① 指亚当·斯密的公私利益一致学說，以为人类由于自私的动机所做的事，都是对于社会有利的。相反的，凡是由于慈善，博爱，損已利人的动机的行为，反而于已有害，于社会毫無益处的。——譯者

独得利益而使一切的生产者得不到任何利益。当然这是有禍患和弊害的。这种設施产生了并維持了一种商業的和貿易的貴族，并且这一阶級所得的利益較生产阶級要大十倍。当然这样是有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社会上侵害他人权利的因素在內的。一切这种使大众的生产者不能間接得到利益而直接受到劫夺和奴役的設施，必然地永远是安全，慈善，或博爱等一切好事的破坏力量。

但是对于个人自爱一节，应有合理的管束，并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种社会制度必須为着無限量的財富的生产和平均分配，为着生命和財产的安全，并且为着一切社会成員的德育，智育，和体育的培养，做好必需的一切設施。現在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些先决条件可以說是一条也还沒有。它对于財富的生产还要加上一种人为的限制，并且将所生产的东西分配得極不公平。人身和財产一任他人打击和剝削，甚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是这样的不安全，因为社会友爱的原則是被压縮和限制到它能存在的最小限度里去了。我們之中的最优秀分子的德、智、体三育已經是不堪言状了；同时社会一切部門的力量也都是完全置之度外，而且任憑無政府的状态将成年人的智力弄得好像只有从蠔到象那样的水平，而且还要对他們灌輸一种慈善和友爱好像虎狼的慈善和友爱一样。

一切这些要件正是我們現在的制度所沒有的；并且我們只要一动脑筋，就能够預料到經驗时时刻刻所指給我們看到的种种社会禍害。不过像現在这样的社会情况，虽然是非常难堪，并且对于人类的高尚志趣——好像鼓舞慈善家从事于沒人感謝的劳动——一定会起消極作用（但却不能因此失去信心），要知一个人的心术敗坏不是不可以提高和改善的，一个人的殘暴習性也不是不可以馴服和感化的。

凡是以为在一国人民之中，品德大致相同并且是有很高水平的，恐怕在現在的时候将要成为一种笑柄了。但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这种人所想望的东西，并不是落在可能的边緣以外的。就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虽然坏事是多得很，好事是少得很，可是大家还普遍承認，并不是一切的人都是同样無知，也不是一切的人都是同样地只知犯罪作恶。倘使現在世人的品性和行为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們就有了理由，去相信人性是不能改变的，而且，因为这个緣故，任何企圖要使之变好或变坏，一定都是沒有效果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完全一致是不会存在的——譬如有些人是愚昧而另一些人是聪明，有些人是邪恶而另一些人是忠貞，而且同一个人每每在他的一切感想，信仰，和行为上几乎全都能改变过来的——所以我們只可以作出結論，以为人的品性，無論是好是坏，不过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品質——好像是一种印象由他的环境在他的生存的基础上造成的——并且它与每一个人的特殊体格組織的关系，就是在我們的体格組織受到特殊遭遇和境况所包圍和影响的关系發生的。欧洲人和依西欧匹亚人的身体（直譯：物質化合物）本来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的顏色，信仰，以及知識和文風的高下，却是不相同的。虽然这两个种族在这些問題上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他們的品性和观念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使每一方所受到的特殊影响改为像另一方所曾受到过了的一样就好了。同样地，一切的人倘使置身于某种特殊情况和影响的作用之下，他們就可以成为野蛮的人或文明的人，愚昧的人或开明的人，沒有道德的人或热心信教的人。这一桩事情将是并且永是如此的，全部历史的口供以及人类的每天經驗，已經証明这一桩事实是無可置辯的了。

所以你看，旣然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并且环境对于他的影响也就是如此，当然他的命运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了；至于掌握在社

会手中的力量，总起来說，就是要建立特殊的社会制度，来决定每一个社会成員所必需的一般品格和習慣。这样看来，現在我們所受的每一种的禍害，不但是可以减輕的，而且是可以完全消除的。

每一事情，可以随便对人發生作用或影响的，就叫做一种情况。人們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有一个动机的；并且他們对于思想和动作方面的一切动机，無論是起于近因或远因的，都是由周圍的情况对于他們的作用所喚起来的。人們倘使沒有了食物就覚得飢餓——倘使沒有了喝的就会覚得口渴——倘使对于他們所希冀的是失望了，对于他們所要求的是挫折了，他們就会不滿意和不快活起来的。一切这些知覚或感覚，都是特殊情况在感官組織上發生作用的結果——它們是不能够只靠思考或意志之力量去毀灭掉的——并且它們就这样地成为动机的原因和行动的鼓舞者。所以从人的本性来說，他無論在什么时候，必須是环境的产物——他永将被动地接受从周圍的事物所来的印象——因为他不能用他的思想来改变肉体組織，或使之脫离外界的影响，或增高一肘长的身材。

但是虽然他只能被动地从一种特殊的情况里接受一种印象，他却可以求得一种力量，来决定他是否願意置身于这种情况的影响下而受其支配。对于現在来說，他固然是被动的，但是，对于将来来說，他却是主动的。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常常是要掌握那些使他快乐或苦痛的客观情况。譬如飲食，为得要达到这一个目的，他就得对于这一桩事运用理智，設法貯藏食品和飲料以备随时取用，而并不是設法叫他不飢不渴。飢餓約制了人，但是粮食又約制了飢餓。倘使是沒有了粮食，人也就要死了。所以虽然飢餓成为人的主宰，但人自己可以憑着他所有的粮食，来做飢餓的主宰，因此也就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人常常是这样地可以更代的动物——消

極的或积極的，被动的或主动的。但是他所感覚到的每一种欲望和他所做的每一种行为，都是从客观情况和人身組織所共有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而来的結果。

論到人的品性，他有一种性能，可以遵从环境的指使，成为任何一种东西，并且可以搖身一变成为每一种东西。他像水上的浮泡一样，可以讓我們看到它的各种顏色和杂样的花色。但是他的品性的各色各样的形态，虽然有淡有濃，却不外乎一切四周物体和事变的反射光輝。人类的单純品性本是像一張白紙一样，可以接受每一不同的印象：并且当他的本性和印象同时喚起他的或好或坏的行动时，这种行动是显露着發乎本性的色彩，同时也显露着来自光明的或黑暗的影响的色彩。所以平心而論，我們对于由于环境和生活的影响所育成的人——不管是狠毒嗜杀的暴君，或貪得無饜的資本家，或卑恭屈膝的奴才——都不应該抱怨怀恨。倘使我們要想四海一家，正像一幅光明又光荣的人类团聚的圖画一样，那么我們必須将一切的人都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用沒有一点黑暗以及任何不适当的环境和影响将他們包圍起来。倘使只是对人給以知識或教以道德訓誡而不去顧到他們所处的环境，那是枉費力气。不良的情况和影响既不能产生好人也不能使好人不至变坏。环境是善与恶的种子，而人不过是善恶之所以由之生长的泥土罢了。人的品性可以完全养成善的或恶的，或者也可以是像現在一样，是善恶相混合的。但是倘使在制度上包圍着的人的情况和影响不能与所欲达到的目的协調——其中善的成分并不大于恶的成分——那么本来是要成为一个美丽花园的，亦将遍地长滿莠草，或将变成雕殘和不毛的一片荒地了。

一切这些有关人类品性以及环境对于人类品性的影响的探討，就明明指出了現在社会各阶級的習惯与偏見以及他們之間互

相尊敬和輕視的感覚，都是由于一个阶級的社会地位与另一阶級相比以及圍着每一阶級的不同情况所产生的。所以这是必然之理，亦是普遍的經驗所已經証明了的——倘使各阶級的人的地位与处境都是顚倒过来，他們的品性也都要改变过来的；并且今天的匍匐屈膝的奴才就会变成明天的惟我独尊的暴君。一切的人都是由一种物質和一种性質所形成的。他們是由現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划分为貧富两个阶級——造成暴君与奴隶。这种貧富阶級的划分之所以能够保持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富有的阶級是有了較优美的心身品質，而是因为双方的交換是不平等的。

历史对我們指出人在掌握有关他的生存和幸福的各种情况上的功績，眞是微乎其微，他是已經这样可怜地犯了罪且受了苦。他一直是盲目地毁坏了財富并且使他的同伴流了血，推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同伴所感所想的也正会与他自己——倘使他的地位和他所受的影响是与他的同伴一样的——所将感到的与想到的一样。这种必須鏟除的对于任何人的横暴和迫害，并不是存在在人的身上，而是存在在制度之中的。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一个徒有其表的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而对于专制政体之所由起的社会制度，却是原封不动，那么这一种革命所做到的和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将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阶級轉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阶級罢了；因为后者仍旧是像前者一样，其所受的影响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們一定会使这一个表面上似乎是破坏了的暴虐政治又再复活起来。倘使要徹底毁坏每一种专制政体和暴虐政治，就必須先行毁掉这种暴虐政治的根本原因——这个友爱之邦的范圍是能从家族与朋友推广到国家与整个世界的。不过那些将人对人的友爱限制在一个阶級的小圈子里面的社会制度，是必須先行去除干淨的——并且只有将各种社会設施完全根据权利平等的广大原則，一一都

建立起来，才能完成以上的一切使命。

所以吾人所能达成的最高的和最有力量的貢献，就是要創造幷掌握那些要約束和影响他自身的社会情况。从人的本性来說，他是不能抗拒無政府状态之下的环境势力的——这是他要听命于环境的一个条件，幷且也是他的感想和行为的动机之所由生的条件。你看，人的力量是多么大啊，当他能够指使他所不得不服从的环境的时候——当他好像也能够将善恶二者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直譯：右手）中的时候！这种掌握他自己命运的力量，是可以用人力取得的，幷且将来总有一天，通过他的社会制度的媒介，是他将爭取到的。他以前的一切成功——他历次对自然的因素和力量的节节胜利——不过是通到尙未达到的目的的一步一步的許多阶梯罢了。現在的世界，正是在幼年时代，而不是在老年时代；幷且它的已往成就，远不如它的将来成就，因为幼年时的努力結果，倘使同成年人的事業相比，那就相形見拙，而不可以道里計了。

凡是各种可以控制的情况，其能与人类幸福有关的，均可分为肉体的与精神的二种：一种就是有关財富的生产的，目的在于滿足他的肉体需要的；一种就是有关他在智育和德育方面的修养以及他对于人类的应尽义务的。現在的社会制度，就替我們准备好了許多例子，指出了用来控制第一种的情况的各种有效的和有缺点的手段；况且旣然的确知道我們所要求的，就是以最小一点的劳动得到最大数量的財富，所以我們就能够沒有一点困难来选擇那些确是最有利于我們所希冀的目的行动方式了。至于德和智的力量的提高，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的社会制度和設施，对于这一方面的情况的控制，都是很不利的。現在一切的事物都是有缺点的幷且不能使人沾染到一点眞正幸福所需的品質和感想的。每一个人是拘束在一种社会地位里边，使他一点也不能照着己之所欲亦

施于人的道理去做。現在存在着的社会的划分，使一个阶級完全听另一阶級指使，并且使压迫者的所得都来自受压迫者之所失。所以这种划分是必然地要使人成为仇敌。这种阶級等次之分，对于社会大众，更要加深了他們对于获得生存資料的过度劳役和焦虑；并且那一点尙未为此种劳役和焦虑所毁灭了的要求深造的欲望，也在苦悶寡欢的貧困环境中逐漸消失和死亡了。所以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并沒有像广义的道德样的那种事情，也沒有像广义的智力培养样的那种事情，因此人类就沒有可能会团結在人类进步所必需的社会友爱的共同結合里边。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每一桩关于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案件，或多或少是受常常提心吊胆和你死我活的竞爭原則所支配的。它常常使个人和阶級都是互相敌对地冲突起来。它的职責并不是决定什么是对的，但是要决定什么是有利的。在它的指导下，一切的人都只管自己的利益了，并且是各管各的分开来了。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听其自由去增进他自己的个别利益，而不管他所交往的人的利益和福利了。

与竞爭有关并且与竞爭一同在財富的生产中起着作用的就是合作。每一种大自然的或艺术的作品，都能够証明合作的力量，亦就是力量的結合及其指导方向。森林中的巍巍大树和城市中的堂堂巨厦，都是合作力量的結果。沒有这一原則，当然文明和文風就談不到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全部时間都将各归各地消耗在謀生的努力上了。每一个人将是又穷又慘，并且一切的劳动結果将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且也沒有多大收获的。但是憑着对准方向的合作，就沒有任何人力所不能做的或者是做不成的事情了。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力量，常常会与存在于它的成員間的合作成比例的；但是合作的一切力量和利益仍不能得到完全發展并供人享受，

除非在人与人之間是能志同道合和利益均沾：这样的志同道合和利益均沾是不能办到的，除非劳动是普及的并且交換是平等的。

竞爭是由于四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人体組織的作用所引起的后果。它是靠着人的無所羈絆的自愛心来推动的；并且只有設法使人受到一种特别的有关道德訓練的功課之后，或者为了一切的人产生了他們所需要的和所竞爭的一切东西之后，竞爭才能根除得了。在这二种手段之中，任何一种都能消除竞爭；因为前者是用高尙的感想和行动将它推倒，同时在后者的情况之下，它就已不复有用武之地了。但是在現在的社会制度和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感想和行动方式之下，竞爭的精神乃是人类本性里面所不能鏟除和不能毁灭的成分；因为不論在任何地方，倘使双方或多方都同样地欲得某一些东西，同时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的唯一手段也就是竞爭的話，那么他們就将互相竞爭来爭取它們了。

竞爭不过是一种人类的感觉和行为，这些感觉和行为是由放肆的利己主义所引起的，并且常常会产生冲突、嫉妒、憎恨和殘酷行为。我們大家都应該想到，不管是文明社会或野蛮社会里的人，都是粗野無文地进入社会的，并且还带着一切近于兽性的本能和感觉。这些都是为了他的繼續生存而种在他里边的种子——它們是人类生命的自然組成部分——亦非人力所能轉移而必須要握紧的生存原則的节奏。但是这些毫無羈絆的本能和行动，本来是可以有助于个人的生存与享受的，倘使全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的話，但是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下，倘使它們仍旧不受管束，那就是对他是絕对不利的了。这些本能和才力，对于生存在一个社会里面的人来說，其所起的作用正像它們对于一个孤独存在的人是一样有力；但社会是一种人为的存在形态——即是用人类的思考，在只有大自然能埋好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上層建筑。所以，人类行为的自然

动力，必須靠着人力予以节制和指导，使它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助成偉大的社会設計。除非是先有这样的管制，否則全人类的幸福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幸福乃是任何眞正个人幸福的先决条件；因为个人的幸福，倘使用正确的观点去看，只不过是全人类幸福的反映罢了。

所以我們無須枉費力气，想要消除个人自爱的原則，而是必須建立种种管束和指揮这一原則的制度并且要使这一原則为整个社会服务，同时也要使个人——这一原則在他身上要發生作用的——能够得到利益。这事如想做成，只有靠着不知个性为何物的各种制度才有可能——在这些制度里面，个人在群众之中消失了——在这些制度里面，一切利害和利益都是完全一致了。

那么我們有了建立一种社会制度的眞正原則了。我們也有了适合于人的本性和才能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的知識了。我們也充分积累了事实，这些事实告訴我們，实行这些原則哪样的方法是有效的，哪样的方法是無效的，以及一切这样的事实对于我們人类产生哪样的影响。所以我們也能够很肯定地就断定个人与国家的性質和状況，当它們是受到这些制度——建立在这些原則的正确运用上的——的影响所約束时，到底将变成怎么样的。

对于建立一个适当的社会制度的想法和对于破坏現在的制度而成立一个我們所要求的新的制度的实际行动是大不相同的。人們受了風俗和習慣的影响之后，虽然他們也能看到一个大运动的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極大利益，可是他們就懶得走向所想望的目的，除非它是順手可及并且是毫不費力地就可得到的。只要是一种变革的观念，不管是前途怎样光明，倘使这种变革要引导他們离开習以为常地人人天天所走的生存道路的，就要使大多数的人們吓坏了。他們将田鼠的土丘視作大山，并且将不足以使他們跌跣

的極小困难，看作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在考虑要作怎样的一种社会改革的时候，就必先考察它的目的以及各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和那些要改革的人們所已有了的手段的实力，然后这一事業，既不致于一方面因为不充分和不审慎的策略而失敗，亦不致于一方面因为不成功而失望。

第 九 章

制度变革中所存在着的困难

我們無須怀疑，社会的存在时間和人类的互相交往，将要同人类的生存同时延长下去；并且我們以为，要計拟和建立一个具有我們所考虑过的必要特征而且还能产生我們所要求的良好結果的一种社会制度，不管是从人的本性和能力去看，或者是从現在的制度去看，明明是有可能的。

在每一个国家里边，社会現在是将它的成員分成無数小的各归各的宗派和集团，好像是与整个的世界，沒有什么关系似的；并且这些分支单位是称为家族。每一个人都屬于这种小单位中的一个；对他来說它就是一个世界的縮影，并且在它的狹隘的范圍里边，就集中和限定了他的最美好和亲热的感情了。在一个家庭里边，就有着不能及于整个社会的同情心和休戚相关之感。但是我們对于家庭的这些感情和留恋，經过一番分析之后，并且对于它們的生长以及它們的繼續和衰落的原因，也作了仔細的研究之后，我們就已下了結論，以为我們对于家庭的柔情軟意，都是由于它們的活动范圍过狹和运用过专的势力所促成的，并不是由于一种亲屬关系的特殊結合所促成的；所以，倘使我們能够制定特殊的社会設施，似可将每一个人的关系，从家庭推广到人类，那么我們就可以将同样的感想和同情心推广到社会的每一角落，而且一切人类就

可以“在同样地如兄如弟般的友爱中生活了”。这是無須置議的事实，整个的世界必将比現在的时候或过去的任何时候更富裕，更开明，而且因此而更有幸福，因为此时人类一切同情之感和利害的关系，都是合而为一了。但是这样的結合是做不到的，倘使劳动是不普及而且劳动的成果是不平等享受——倘使每一个人并沒有受到同样的并且只是好的影响，倘使沒有做到使每一个社会成員，都能看到并且感到他的眞正利益，只能在其他社会成員的利益中才能找到。

現在社会分裂成为冲突和敌对的几个部分，乃是現在社会制度之下的一桩不可救葯的事情，因为这种分裂和敌对情况的繼續存在，确是被人与人之間利害不同的那一种情况所肯定下来了；而这种不同的利害，因为是相敌对的，必然会使人与人之間互相冲突起来，盖凡使一方能有所得的，同时就必使他方会有所失。即使丢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来說，为人子者，总欢喜他的父能够致富，因为他总以为这样他将会有更好的照顧。为人父者，也总欢喜他的孩子們能置产立業，使他們能够在他的老年时代照顧到他。为亲屬者，也欢喜他們之間各人都能有所积蓄，使得遇到不測之灾的一个人，可以得到帮助。但是經驗証明，在極多的例上，就是血統的关系，也不能使那些利害不一致的人結合起来。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一种普遍的利害相共是办不到的，因为每一阶級的利益，与每一个别的阶級的利益，都是敌对的；并且資本家所得的，沒有一点不是生产者所失的。劳动人民并不欢喜資本家或雇主多得利潤，因为后者这样得到的利潤，就是前者所累积的損失；同时資本家也不欢喜劳动人民得到全部劳动成果，因为倘使眞是如此，資本家就不能像現在一样，可以騎在别人头上，并且不須劳动就可以过着奢侈的生活了。倘使雇主多得利潤，他就能多付

工資这一句話，乃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言，天天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倘使資本家旣然比以前富有，当然他就会增加他的支出或增加他的投資。但是倘使他的利潤每年从 200 鎊增高到 400 鎊或 800 鎊，他的工人的工資却是一定不会照样提高，甚至一点也不会提高。在累次的利潤提高之中，工資率始終是仍旧不改的；但是偶一遇到相反的情形而且利潤是下降时，那么資本家所想到的第一桩事情，就不是减縮他自身的支出和摒弃一些奢侈品，并且回到原先的生活标准，而却是他对他的工人的工資，究要减低多少；因为他自己的地位，豪华，和显赫都必須是照样維持而絲毫不改的。这样看来，社会的阶級划分，非但使利害关系永远划分；并且，因为一切的人都落入了竞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之中的緣故，必然要毁灭人类所固有的同情和好感的种子。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社会各部分的人都是受到一种有系統的訓練，相信自己是优于或劣于别一部分的人，并且是受到一种有系統的敎訓，相信自己的利益，或多或少是因压低別一部分的人的利益而提高的，同时各部分的人都有了与別一部分的人不同的感想和成見，而且是只能适合他們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感想和成見。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切的人就是这样想，这样做，而且这样感觉的。

社会是可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改变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要想出一种制度，甚至比現在的制度更坏的，一定是不可能了；同时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社会变革，会使它坏得像現在这个样子。旣然是这样的，并且还有許多事实可以証明，人是能够教养成習，可以使他或者用好感，或者用恶感来对付別人的——或者是可以与人平等相处的，或者是作統治別人的君王的，或者是作服从別人的順民的——所以我們覚得，倘使我們能够建立一种制度，清除了現在在社会里的阶級等次，并且将一国的人結合成一个大家庭，其

中甘苦相共而且利益一致不分，那么我們就会發生一种感情，正像在各个家庭里所能感到的一样。我們早已就看到了利益的不一致，势必破坏社会的协調，因为它对于博爱与和平之由以树立的那种个人相亲相敬的情感，必然地要起了破坏的作用。因为要使那些現在处于敌对地位的利害关系，能够融合一致，并且要使現在只限于一个家庭的小圈子以內的爱，推而至于整个人类，所以我們已經試圖成立一种制度，使劳动成为普及的义务，使土地与一切生产的財产成为共有共享的东西，并且使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一定是与个人在最好条件下的工作能力相称。在这种改良的制度之下，从它所根据的原則的性質来看，不但是不可能仍旧殘留着依照現在看法的富和貧，或雇主与雇佣者之分；而且还将使一般情况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普遍地占統治地位。社会将分成許多社团或大家庭，可以多少不拘，但每一单位的成員約以1,000—5,000人为宜，决不能像現在的那种情况一样，大家住在既不衛生而且狭隘的住所和城市里，而将在設計得很好而且寬大的房子里居住和工作，并且将要大量生产必需品和奢侈品，来供大家享受。一切的人将要受到人类知識和經驗所能做到的最好教育和訓練。現在这种老是与战爭，罪恶，和愚蠢的行动不可分离地存在着的各种政府形式，将不复为人所知道的了；并且人类也無須再怕和再受由专制和無政府状态所产生的恐怖和迫害了。人类将普遍地享受一种純粹的和合理的自由；并且人人都依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理去做，同时还能够爱邻如己。一个人既然处于这样的地位了——将包圍他的好的和坏的情况都这样地控制好了，并且沒有一点像現在一样地或多或少要影响一切人的卑鄙下作的感想可以影响到他了——当然他的智、德、体的品質就将达到人类最高的优良标准，并且社会的禍害与罪恶亦将会完全消除干凈了。

根据人类权利平等的大原则，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就将通过以下的設施，得出它的結果：——

1. 要有可使無限数量的財富能够生产出来，并予以公平的分配的种种設施。

2. 要有为得每一社会成員的德、智、体三育的培养的种种設施。

3. 要对整个社会有种种正确管理的种种設施。

在这三大条件之下，就可包括一切有关于人及其制度的問題了。这三条件就包括了一切有关他的生存和他的幸福的事情了。就是在現在的时候，它們或多或少也是世界各国所注意的，因为無論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它們是不能为人所忽視的。

第一类的設施就是关于住宅，制造業，和商業方面所需的房屋的建造，必須結合有利于保健和有利于生产的条件；此外就是关于粮食和其他产物的生产与分配以及修筑道路，鉄路，运河，和其他各种对于尽量生产和尽速分配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第二类的設施就是不折不扣地包括关于教育的問題，亦即根据最好的原則和最好的所知类型而形成高尙品德的問題——就是要有道德和慈善的知識及其实际行动——要爱眞理，节操，和社会协調——要建立休息和娛乐的場所——并且还要有其他关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身心力量的正确發展和指导的法規。

第三类的設施，就是关于社会的調整和管理：——关于計划和制定財富生产和分配的最好手段，关于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費的調整以及与外国的貿易关系，关于个人的教育和訓練，以及糾紛的解决，还有兒童与殘廢者的保护，并且还要計划和成立其他有关生产和分配的管制以及生命和財产的保护的法規。

这样的一种制度，从它的本質来說，旣然是这样地建立起来

的，并且包含了这些十全十美的設施，当然無容置疑地能够完成人力所能做得到的一切了。

凡是包括在这种制度和这些設施里边的东西，自有人类以来，其实多多少少每一样都是由我們一直就在实踐着的，而且对于最完滿的权利平等，也不是不相容或带着破坏性的。現在只不过是要对于这些原則，予以扩大和分类，并不是要另創新的原則。人类本性上所共有的感想和情感，非但不能毁灭而且也不能削弱，但将予以加强和扩張，直到它們遍及世界各国，同时也遍及一切的人和家庭。現在財富的生产和分配，虽仍繼續进行，而且到处都是貧困和破产，但是人类的技巧所能控制的最大潛力，将会使每一种財富，都能大量产生出来，直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为止。将来的社会，一定是太平無事，不会常受侵略，并且一切的人，也不会任其受人魚肉和互相殘杀，好像現在的社会一样；但是一种博爱精神和处处协調的盛况，将普遍地在社会中存在，因为一切不和协的原因，将要完全消灭。政府的专制和不負責的权力将不会像它們現在做的一样，任意攫取别人努力的成果，并且用高压的手段治理他們；但是一种建筑在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普遍的自由，就将出現，而且完全是由一切可能的政府之中的最好政府——自治的政府——来掌握的。至于专横，奮奴，和罪恶等就将完全消灭，因为对于这些东西的刺激力量，将不复有存在的余地了。童年沒有保护和老年沒有照顧的事情，亦将沒有可能了。所以青年人們与老年人們，将不为前途黑暗的幻影所折磨，好像它現在折磨了許多人的較好部分的感想一样，并且使人类生存的一点命定了的时間，弄得苦上加苦。一切这些东西，和一切其他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是能够为人类所有和享受的，只不过是要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之下才可：劳动是普及的，土地和資本是公有的，并且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

是最充分的由人享受的。

现在的制度有点什么可与这种情形来比对呢？就是在它的最好和最光明的部分，缺陷是怎样的多——在它所产生的最純正和最潔淨的慈爱涌現之中，其感情是多么冷淡，多么不健全，和多么狹隘！在現存的財富生产和分配的設施之下，每一样的事情都是有缺点和不公正的。生产出来的数量是不够用的，而且这一点有限的产品，大半都是由那些对生产方面供献極微或根本就沒有做过什么的人所享受或浪費了的。对于劳动人民，当然就沒有一点現在的或将来的眞正享受了；而他的畢生前程，一定是逃不出人所共知的穷途末路和晚境凄惨的里程碑所划定的界限了。讓我們来看一看現在的制度罢——或者是有关財富生产和享受的繼續和扩大，或者是对于将来的和不測的事情作好了肯定的和充分的准备，或者是关于更进一步的进德和修德，或者是关于科学和艺术的提高，以及关于达到个人或全人类幸福的种种便利条件——在現在的制度里边，沒有一点东西是可以令人覚得这种制度是值得繼續維持下去的。凡是現在所能享受到的，亦能同样地在財产共有和情况平等的制度之下享受到的；可是从現在的社会設施而来的禍害，就能完全避免，并且此后就不复有人会知覚到那些禍害了。

政治經济学家和資本家对于財产共有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已經是作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并且也已提出了許多論証，指明这种制度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暫时能够成立，亦决不能永久施行的。在他們的理由之中，有些是要証明生产阶級的人們，亦即对于所計拟的变革最感兴趣的人們，决不能累积足够的現款，通过購买的手續，从業主手里获得全国所有的固定資本，然后开始实施新的制度；他們也决不能够使資本家們来帮助他們搞这一番事業；倘使他們建立許多分散的社团，恐怕他們也要因为构成社团的不同派系的一

般恶習和不講道义而失敗；并且这一种新的制度，在一切困难之中，即使能够局部开始实現，但是这些社团，也会因为它們的成員，在生产方面，沒有能力与留存在現在社会的制度下的那一部分人竞爭而失敗。

至于这些反对的理由，到底有多少斤两的問題，那就只能在我們对于这个問題——一切可以促进我們所計拟的变革以及在这一个变革开始以后又怎样去完成它的一切手段——作了一个大公無私的审核以后才能决定。要达到这个变革的目的，并且要使劳动从資本的統治下摆脫出来，就必須使国內的土地和能够再生产的財富都应归劳动阶級所有才能办到。所以劳动人民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积累一笔相当大的金錢，使得某一些人可以从現在的業主們的手里，購得他們的土地和固定資本，这样至少就可組成一个社团，即行开始新的設施。但是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对于所期待的目的沒有明确的認識，一部分是因为要維持資本統治劳动的現状的阶級的反对，所以至今还沒有一个社团，已經累积了相当的基金，使能获得任何成功的机会。內部的不信任和分裂，亦常使这种奋斗中途結束，并且使这种任务，在內部的爭执和糾紛中化为烏有。

从他們的現在社会地位来說，生产阶級的人必然是貧困的；所以他們为自己的利益的努力，絕大部分是一經开始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压制和咎責。同时还有極大数目的工人，都是陷于这样凄惨的貧困之中——并且貧困又是日益推展它的作用并增高它的强度——甚至他們的畢生积累，也不能对于共有共享制度的建立有了什么推进的力量。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不利条件，現在在联合王国里边就有相当大的基金，在各个照常工作的福利互助社(Benefit Societies)的手里，可以直接用来建立几个社团。近来的許多同業工会，虽然是很穷困，但亦証明了劳动阶級的能力可以筹

集巨額的款項。虽然这些款項，倘使是要当作立即破坏一种社会制度的手段来看，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財产共有机构①的一个开始也是極相宜的。可見劳动阶級作为一个团体而論，的的确确能够不必求人，而专靠他們自己的努力来推动新的制度——譬如每星期繳納一个辨士的微数——并且一經有了相当基础之后，它就会从各方面来破坏現在的制度，并将使之归于烏有。

除了生产者們自己就这样固有力量之外，我們还常常發覚了一些，而且現在还有一些，富有的資本家們，对于这种将人类从穷困和堕落中解放出来的光荣工作，也是很乐意予以帮助的。由于一些这样的人的帮助，財产共有的社团是可以成立起来的，并且最后一定是能够达成我們所欲达的目的。我們不妨提一提过去曾由这样的資本家的帮助，成立了一个雛形的公社②——接近了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換的理想，因为社中的一切成員，必須帮助生产，同时也共同享用所生产的財富——房屋也盖起来了，并且各个成員也決定都要工作了——可是在很短的时間之內，这一尝試就完全失敗了，公社也解散了，一切又恢复原状，甚至土地和房屋都出卖，并且按其他的目的使用了。但是在这种雛形的企圖之中，事先沒有仔細考慮到必須克服的障碍，其所投下的財富只是一个有限的数目，并且遇到紧急需要的事情，那就無力应付了，仅从这一缺点来說，就足以造成致敗之因了。因为这些資本家和别的發起人們，在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地被限制住了，并且他們因为这种制度进展得如此之慢以及因为資財不足和所处地位的孤立，就都丧失了

① 参看本書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其中詳述此种机构的組織及作用。他好像有些欧文(Robert Owen)信徒一样，称之为"股份公司"或"合股公司"。实际上就是一种欧文式的共产的組織。——譯者

② 大概是指欧文先生在美国成立的新和协村(New Harmony)。但这种組織在19世紀的前叶是很多的，不是欧文的一个新和协村罢了。——譯者

勇气的緣故，所以从事于这一番事業的資本家和其他的人，最后只好从这一种似将無所成就的尝試中，縮回了他們的手。

經济学家們也是同样地加以反对——并且前面的例，就被他們提出来作为証据——以为即使有了充分的基金，但社会的一般習慣，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其有异于現在社会制度者，必不容其存在——以为有了現在的阶級和等級的教育以及各种成見的人，就不能立即深入財产共有的社会制度，也不能与人和睦相处和平等相待了。但是一切这些論証，都是根据一种想法，以为人是像他在現在的时候一样的——而并未联系到那些一直使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沒有考虑到这些原因是否可以由别的原因来排斥替代，并且因此又可以产生别的后果。这样看来，一切这种反对的理由，都已离題太远，毀到共有共享制度最初成立的困难的范圍之外去了。

人的本性是普天之下完全相同的；但是它的表現，無論是在人的顏色，信仰，和語言方面，非但是形形色色，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一切的人都是有了同样的才能，嗜好，以及其他的品質，但是決沒有两个人能有一色一样的思想，感覚，或行为；同时也沒有一个人的思想，感覚，和行为能够不变和不改的。这样看来，我們一面就应該坦白承認，現在我們之間，还沒有那种在切实施行平等制度时所必需的智慧，仁慈，崇高的道义，和純眞的道德；但是我們一面却不能否認，我們可以用一些过渡的設施，使得一切的人先行充分培养这些必需的品質，然后負起变革的使命。

資本家和經济学家們在考虑这些失敗的时候，总不去寻找它們的正确原因，不加思索地就認定了这些失敗，乃是一切企圖破坏現在的制度和建立平等原則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对于这班失望的和慈善的人們，就拿这些失敗的事实，来作这样的警告：他們的情形是絕望的，并且他們的努力是不会有何結果的。但

是这些要建立普及劳动和平等报酬的失败，都是从很确定的而不是不可以改正的特殊情况而發生的；并且这样的一时失敗，并不能視作一种証据，确定了建立和履行平等制度的不可能性，正像科学在早期时候的迟慢进步一样，并不能将它的偉大眞理視为是虛妄的和無价值的。我們从来就未曾有过足够的手段，不管是金錢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可以完全用在建立一个新制度上面，使成功的希望有了稳固的基础。至于失敗的原因，除了由于款項不足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是由企圖改革的人們所产生的。这些参加所計拟的合股社团的人們，几乎都是良莠不齐未經选擇地来自各方的，并且他們都带来了他們的旧感想，旧成見和旧習慣——一切都是与任何样子的平等的存在不能相容的，因为它們都是現存制度的一部分和一片段。它們自然是会破坏可能成立起来的任何样子的平等的。

但是一般的經济学家們，以为即使将一切金錢上的困难以及有关同志們的和衷共济与道德品質等問題抛开，但是这个新的制度的成功，除了品德的改变和充分資本的筹集以資进行实际有效的工作等因以外，还須有賴于其他原因；所以即使許多公社能够成立起来，它們也必很快地就失敗了。因为这班經济学家們只看到他們所看到的社会，其中有各色各样的派系类别，有竞爭，而且有劳动阶級的剩余和赤貧現象，所以他們以为一个公社里的成員，虽然人人都参加劳动而且共同享受，但是生活的舒服和奢侈仍不及停留于現在制度之下的人們。他們所說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公社必須在社內产生一切所需的物品，否則就必須产生一种能够换得所需物品的一种商品。公社里的人們的劳动規定不許怎样多地超过現在制度下的工人所化劳动的一半。倘使所化的劳动减少了，当然所生产的財富也要比例地减少的，所以所消費的物品也要

减少，并且与所需的物品去交换的物品也要减少。因此在公社之內，一切物品将要比社外昂貴一倍——换一句話来說，倘使公社里的人們与社外的任何地方有了貿易之后，那么社外的人，其每天所得乃是 12 小时的产品，而社内的人，如以他們的每天 6 小时的产品与之交換，当然只能換得 12 小时所产生的商品的半数。即使公社所能得到的全部財富是平等享受的，但是这种在分配上的平等亦将無补于所得到的数量的不足；并且若令公社的人延長工作时間并生产得更多一些，他們的境况，全面地观察起来，也不能比那些停留于旧制度之下的人会好了多少。在貿易的問題上，一个每日在公社里工作 6 小时的人，当然是不能与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每天要苦幹 12 小时的半飢餓工人相比的；因为不管一个公社的主要产品是什么，不管所用的机器是什么样的，同样的产品也就会用同样的机器在旧的社会里生产出来，并且常常会比公社的产品便宜。至于賦税和租金等，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無論是在公社以內的，或在公社以外的，都是要同样照付的；并且他們都将在对政府的担負的名义之下，同样交納各种的捐和稅。公社的种作和制造場所，按其性質来說，大概是規模較小的；而我們都很知道大半的小农和小制造業者，虽然也是業主，但必須是終日不停地工作和苦思焦慮，才能勉强度日。

經济学家們的一切駁議，对于像在大不列顛样的一个国家里边的一个孤立的公社而且它是为种种敌对的集团利益所包圍着的，当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对着作为整个体系的財产共有制度来說，就沒有一点威力了。全部和一部分的意义是不同的，并且在現在这一桩事情上面，一切用在这一处的駁議，絕对是不能用在別处的。我們的社会，正像社会由以构成的成員一样，非但現在是，并且将来也常常是，由許多部分构成的，每一部分都要各尽各

的职守，并且每一部分都是全体利益所不可少的。至于粮食和必需品的生产与分配，必須經常有种种設施，并且整个社会的智育和德育的培养以及社会成員的管理和領导，也是应該有这种設施。在每一个国家里边，或者有一部分是宜于粮食的生产，另一部分是宜于五金，陶器，或布匹的生产；而且倘使对于这种的利益能够善为安排，那么我們在財富生产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总能节省一些劳动和时間。所以这样性質的各种困难，虽能阻碍一个孤立公社的成功，但在一切公社的整个体系之中，就不能再存在了。

除此之外，这些經济学家們，在比較公社以內的人和公社以外的人的相对地位时，就作了一种假定，以为公社以內的人，亦将由于現存社会的設施的緣故，一定要有所献納，俾得維持公社以外的不生产者。他們就这样地忽視了共有共享制度的要义和精神了——(即忽視了)公社里的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換等重大特点——并且这种制度，在他們手里，就只能成为現在的制度的一点修改，而且还要讓現在制度下的一切担負与弊害仍旧照样存在。財产共有与权利平等的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完全去掉对于这些社会的和政府的担負；因为作为整个的体系来說，它会将一切这些痛苦都消除干淨。政府所化区区的一点錢，将用在防止犯罪方面而不用在治罪方面，将用在防止对邻国的战爭方面而不用在进行战爭方面；因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政府的支出是要包括保护生命和財产，进行战爭，和支付由战爭而来的債务等等主要項目。

这种情况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是与現在的制度結了不解之緣似的，并且还可視为是主要洪流的閘門，由以潛入遺害人民的一切貪婪的文武恶魔和教道恶魔的队伍。

可見作为整个的体系来說，財产共有的制度将为国家做出那些在現在的制度下，無論是怎样也做不成的事情；并且这样的說法

是不近乎情理的——只是根据一个孤立环节的微弱作用来判决整个财产共有制度的結果，正像指着一个人的分割开了的头和肢体作为他的沒有力量的根据一样。

财产共有的制度，無論从那一方面去看，都是吾人所能建立的最完善的社会形式，所以，凡是享受到它的利益的人們，必須有同样程度的优良人格和品質才好，人类走向十全十美的最后一步，就是要实現我們已經說过了的共有共享和平等的原則，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别無其他成分而只有和协与友爱的大家庭。这样看来，倘使我們希望一步就能从現在的制度跳到一个各部分都是这样不同的共有制度，那就好比我們希望看到蛆虫立即就跳起来变成蒼蝇一样。这种从腐烂堆里来的蛆虫，将使它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变成污秽，它所停留的所在都留下恶臭。可是在它里面，却包含着在陽光下玩乐而且在微風里飞舞的盛妆艳丽的羽虫的胚子。时間和客观条件，乃是促成变化所必需的因素：形态的改变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而且是要最后一步来完成全部的工作。

所以人也是如此的。这种或多或少現在是要見之于行动，形之于思想，和丧之于志气的鄙陋齷齪的自私自利，乃是人类在这許多时代里一直就过慣了的制度里的一个組成部分。日常的經驗就可以証明，現在的社会制度，徹头徹尾是达到高尚品德标准的障碍——它的一切習俗和行动方式只能产生腐化的感想和不好的行为，并且还要使人的最下流的与最坏的性能，都要發生作用。所以在这种制度里生长起来的人們，同时或多或少地也沾染着由于这种制度而来的堕落思想和恶感的（人們），必須建立起走到更好制度的每一步阶梯。要知成立财产共有制度所必需的要素，不仅仅是一点有关平等原則的知識罢了。同时还須有充分發展的和具有高度智力的必需热情和道德品質。这样看来，倘使人品的改变乃

是最完善形式的社会共有制度的成功所不可缺的，倘使現在的制度不能提供条件与便利使人可以做到必需的品格改进，而且准备达到他所希冀的更高更好的境域的話，那么一切的事情，就只能停留在現状之下了，除非能够采用了以下二个方法之一。第一个方法，就是开始实行新的制度的人們，有了資本的积累，足以克服一切現在的制度所具有的困难，然后再由新的制度，創造更好的条件，来完成这一工作，并且使新生的人种，無論在品德上和習慣上，都是与現在生存的人大大不相同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必須發現准备的步驟，并且要实踐这种步驟，就是要有一种运动，一部分是根据現在的制度的，而一部分是根据所計拟的制度的，亦即一种中間暫时休息的地方似的，在那里，一切社会上的过失和不合理的事情仍可存在，但是从那里，社会将向前进展，漸漸沾染上共有和平等制度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性質和屬性。

只要是好好地一經推动起来之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就会循着一个經常不变的自然規律的作用，产生了符合新社会的性質的人及其行动方式，并且对于它自身的存在能起保护作用。一切的东西都有一种动和反动的能力，倘使不受外力的影响，阻止了一切其他的变化，并且在現在或过去的一切事情上面，就加了一个永久不变的标志。这种經常不变的趋向，只不过是因果定律——同样的原因必定产生同样的結果——的一种形态罢了。但是一切的原因，不能并且永不能完全相同的，所以結果也不能完全相同的。要成为一个同样的原因，它就必須發动在相同的时候在相同的地方，在相同的事物上，在相同的形态上，并且还在别的原因也在起作用的一切情况之下才可。这种假定是錯誤的并且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看来，虽然現在社会制度的性質是要产生符合它自己所需要的人品和制度，并且对于它自身还要起保护作用，但是成因的总动

向，已經是慢慢地，但却是不可阻止地，在向前迈进了，并且在进行之中产生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有机破坏因素，最后一定会給現在的制度带来了衰落，解体，和改組。一切的体制都是这样地兴和这样地亡的。一切有生之物也是这样地創造和这样地毁灭的。一切的制度也是这样地形成和这样地破坏掉的。

至于財产共有和权利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倘使从演变的性質以及已經一再实行过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我們很可能就会覚得，即使只靠劳动阶級的一点儲蓄和他們自己的努力，最后也能达到目的的；并且在进行的时候，或者也有可能由資本家对生产者予以部分的合作所促成；并且或者可能是一点也沒有政治或社会的波动，甚至于对于現存的法律和整个社会的設施，都沒有任何可以当时就覚察得到的影响（就建立起新的制度）。但是一切的經驗都指出，任何一种事業的完成都不能算是已巩固了的，倘使它是专靠一点血汗，完全从一般大众人民的朝不保夕的劳动成果里所节省出来的，并且他們是为一家的人对于生存的不断呼号的压力所驅使，以致因为他們所处地位的关系而被逼得像一时的奴隶一样了，而且也就沒有能力从目前的收益里节省多少来照顧将来了。資本家与經济学家們常常叫生产阶級要儉吃儉用，并且貯存每一点一滴能够从衣食里省下来的东西；但是这类忠告，虽然有可能是好的，但若照样去做，也决不能有多么大的收效的，因为人的本性，倘使在情感上或智慧上是高于牛馬的，它就不会讓他像一部机器一样，一直工作到死为止。倘使你要用肉体的或理智的享受来誘人，他們就会不顧一切后果去寻求它，并且一定要得到它；并且当貧苦阶級的人們是被富有阶級的人的榜样所包圍并且还受了堕落的天才所發明出来能够激起和滿足不自然的欲望的种种誘惑之后，他們就不能再行擺脫这种对于人的五官具有誘惑性的东西了，除非

在他們的心中能够树立一种更有力的动机，确信要在将来的日子，能够享有更好的社会地位。一切忽冷忽热和忽东忽西的社会局部努力，从它們的本質来說，亦是要失败而不能成功的；并且这种努力的沒有組織起来和沒有团結起来的事实，是可以明明白白的从以下的事实来看的：社会的很大的并且是在逐步增大的一部分，从他們的地位和缺乏他們所能支配的資料来說，是与現在的制度結了不解之緣的，所以他們的得救，只能是靠整个社会的一个总运动来促成的。

我們現在不妨考虑另一个实施計划，其中就包含了一切的手段，可使我們所希冀的变革实現——这一个計划不但仍旧容納以上所說的一切主要特征，而且也沒有它們的缺点，無論在完成改革的时間方面，或者在立时就会受到改革利益的人数方面，以及因为不打乱社会秩序，不需要大大地改变人类品性，或家庭組織，或現在的財富生产与分配方式而来的种种便利方面。

我們要考虑这种折中的社会改革，第一就必須研究資本家的力量的首要因素的性質及其作用——这一因素就是**貨幣**。这样的一个探討，不但会使劳动阶級覚得必須改革制度，而且会使他們了解資本家的几乎是無所不能的力量的秘密来源，而且会使他們看清怎样容易地就可从資本家手里夺取这种力量，并且还可使它为提高人类地位和幸福的偉大事業服务。

第 十 章

貨幣的性質和用处

由于一切要改善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級的情况的計划，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都是遭到了失敗的緣故，所以政治經济学家們对于他們自己的不平等学說的信心，正像我們日常所見到的一样，亦是与时俱增，并且他們更加肯定地指出，除了他們所建議的将劳动的数量压縮到資本所需要的限度以內的那个偉大的救治方案以外，就别無任何方法能够完成我們的矛头所指的目的了。我們已經看穿这些人所想到的，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对現在制度的改进意見罢了——他們是乐意将人类分成两个阶級：一个是富的，一个是穷的；一个是資本家，一个是生产者；一个是在財富里打滚的，一个是几乎連飢餓綫上都站不住的。他們还盼望属于后一阶級的每一个人，必須在产生两餐的食粮以后，才能吃到一餐，因为一份是为劳动的，一份是为“利潤”的；一份是工人的，一份是雇主的，也就是資本家的。所以經济学家們不願工人的数目，超过資本家能够“有利地雇用”他們的限度，换言之，就是經济学家們願意对劳动阶級将来人数的增加要想予以限制，故凡資本家們因限于現在所有的資本而不能雇用的人們，不是讓他們餓死，就是流放到国外去。

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一样，这就是經济学家們和資本家們的救治方案；并且为得要使这个方案能有更好的結果，他們就在冷血

动物似的和精打細算的"慷慨"的幌子下面，主張拼弃政府对于工作时間，工人工資，和对外貿易的一切限制。由于这样的一种救治方案所引起的社会状况，是可以很容易就想像得出来的，因为它是不会有怎么多的特点与現在的制度有多大区别的。当然它仍旧会像現在一样，将有一个高的阶級和一个低的阶級——前一阶級所享受的，乃是后一阶級的永不止息的活动和劳役所产生出来的財富的絕大部分。

我想我們都会想到經济学家們与資本家們一定是被那种到了瘋狂程度的愚昧所鼓动，居然以为这种徹头徹尾是不公正的現存社会划分，在它的卑鄙的和不公正的性質已經揭穿之后，还能为劳动阶級所容納。倘使人是，像蒸汽机一样地創造出来的，既無感情，又無思想，只知一直工作，到死为止的話，那么你就可以安然無事，一个一个地讓他們做死，餓死，或流放异域；但是人是有智慧的，他們是有头脑以及骨头和肌肉的，并且他們在受到迫害时，一定要想种种方法来挽救的。

說起来也是奇怪，这班經济学家們既然知道劳动是一切資本之所由来的根源，并且也看到造成資本的原料是比比皆是的在我們的四周，只是等着劳动的力量将它們产生出我們所需的形状就好了，可是他們不知怎样竟会瞎摸出这样的一条絕路，要使**人口与劳动都为資本的不足所限制**，可是并沒有發現那一个同样明显的而且是更自然和更易实行的計划，使**資本的增加能与人口和劳动的增大需要成比例**。只要对于資本的性質稍加考虑，馬上就可指出，要完成这一偉大的目的是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从此就可消除各种的社会禍害——現在直接从显而易見地存在于劳資二者之間的不均称的情形而来的禍害。致使这許多人在無所事事中受到苦痛或者在永不止息的劳役中犧牲健康的原因，并不是人口与就業手

段二者之間的眞正的不均称，而是現在的种种社会設施。

我們对于企圖破坏現在的制度的某一些努力，已經作了一番討論，并且也指出这些努力的失敗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沒有充分的經济力量来支援这一番事業。旣然表示經济力量的貨幣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亦即任何事業的成功的第一样不可少的东西，不管它的目的是要修正現在的制度或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那么什么是貨幣呢？什么是銀行劵和金幣銀幣呢？一切的人都会拿出土地，房屋，机器，粮食，以及其他一切他們所有的东西，来换取以上那些东西。那么貨幣似乎就是这些好东西的精华了么？一些点金术士的玄妙法术，曾經有否将某一些土地，房屋，和粮食变为紙片和金屬条塊呢？沒有，这种的变化还是沒有見过。金与銀只不过是通常的金屬，銀行劵只不过是紙制的。

我們对于貨幣的起源問題，似乎無須很仔細地多說了。这种事实是很明显的，我們在鑄幣和發行銀行劵之前，当然就已經有了房屋，粮食和其他种类的財富了。鑄幣和銀行劵都是不能当粮食吃也不能当房屋住的。它們的本身是好像海边的石子一样，并沒有什么价值。大概后来有人将貴金屬用作商品或物物交换的东西，正像他們将牲畜和器具也这样地去用一样——或者他們还要鑄造錢幣，用作这些商品的代表，帮助他們进行互相交换。在开化最早的国家里，金与銀早就視作商品，并且視作一种眞正的实在財富。根据所有的証据来看，他們未曾将金銀只当作任何东西的代表来看。这种意見似乎是到了采用紙幣之后才出現的——紙幣是一种近代的發明，而且原来是作为金幣和銀幣的替代品或代表而产生出来的。

生产阶級对于貨幣这个題目的一般知識，原来就比其他任何題目更为缺乏。大部分的人們，对于“貨幣”一詞，就沒有一个正确

的观念，当然他們对于貨幣的力量的原因或性質，也是沒有作过一番思考。許多的人以为"資本"和"貨幣"二詞具有相同的意义——資本的意义就是貨幣，而且貨幣的意义亦就是資本。另一些人虽然并未将二者混而为一，但却認为某一数量的黃金或銀行券，都是具有一种固有的价值，所以就像房屋或其他物品一样，可以看作同样多的实在資本。还有另一些人，虽然以为黃金是和实在財物一样的，但須与銀行券分清，因为他們認为銀行券只不过是金子的代表，而且倘使与其所代表的基础分开，就沒有任何价值的了。还有另一些人以为黃金和銀行券二者都不过是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或固定資本的代表罢了。但是不管現在对于这个題目的意見是怎样的不同，而且思想是怎样的混乱，只要你是有了价值一万鎊的黃金和銀行券，你就会被整个的世界，看得像那些有了价值一万鎊的房屋和机器的人一样富有；因为我們就从社会的習俗里得悉黃金与銀行券虽然是沒有什么固有的价值，但是它們能够使它們的持有者，按着它們的法定价值，不折不扣地換得房屋，粮食或机器。

政治經济学家們以为"資本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資本是为得更进一步的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并且他們将資本分成三类：1. 劳动工具，2. 用劳动加于其上的东西，3. 劳动者的生活資料。他們又称第一类資本为固定資本，第二类与第三类資本为可以再生产的資本。这一資本定义和分类，就将金銀和銀行券完全排出到資本范圍之外了；因为从这些东西的性質来看，他們明明是与上面一段所指出的实在資本或財富沒有必然联系的。無論金子，銀子，或鈔券，都不能算是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或劳动者的生活資料。所以貨幣与資本二詞，虽然常常被認为是有相同的意义，却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每一种的貨幣，实在只不过是实在資本的代表——它就像代表者一样，代表了房屋，工具或粮食。貨幣之所以

有价値，并不是因为它的任何固有的品質，而只是因为这一个理由罢了；因为凡是屬于我們所有而可以使用的实在資本，不管是多是少，都是通过貨幣而得来的。倘使沒有貨幣这样东西，凡是有房屋或其他任何有价値的或体积重大的东西，就很难，或者就不能拿它当作一件交換的商品：他旣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向磨粉作坊交換面粉，也不能拿另一部分向裁縫鋪交換衣服，因为他們不乐意依照对他們是这样麻煩混乱的制度来进行貿易。但是这种困难和麻煩，完全是被貨幣的發明所消除了。因为通过貨幣，不管是金子或銀行券，一个人就好像是能够将他的房子和其他資本，分成許許多多的小塊，并且能够一塊一塊的用于交換或消費。就是因为資本与貨幣間的这种相互关系的緣故，它們通常就被我們同样地看待，而且貨幣是普遍地被認为与实在資本或存在产品有同样的价値；但是我們都能看淸楚我們对于貨幣的重視，完全是根据社会習俗来的，并且貨幣本身，只不过是作成交換的一种工具罢了。

貨幣对于資本或实在財富，正像字母对于書写出来的文字一样；并且因为后者只不过是包含一些由人所定的記号来表示某一些声音，所以無論硬幣或銀行券，不論数目的多少，亦是表示房屋，工具，粮食，或其他任何东西。一切文字的字母都是满可以按着不同的拼合，作成表达这些文字中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發音字母是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的。但是在我們的貨幣字母里边，我們从未曾跟着这一簡单和自然的計划，来擁撥足以达到目的所需的手段。我們一直就讓它，無論在那方面，都停留在缺乏的状态之下。老老实实的說，貨幣只有一个声音，并且这一个声音就表示一切的东西——凡是它所到的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二个字母所湊成的go（去）不能变成四个字母所湊成的good（好），所以現在存在的貨幣，也不能代表一切应該是这样地由它代表的东西了。我們現在固然

可以用貨幣来代表一只馬，一座房子，一个城市，或一个州郡——我們固然可以通过貨幣的媒介互相交換这些东西——但是到了最后，我們就不得不停止交換，因为貨幣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一切所留下的財富就将沒有貨幣来代表了，亦是沒有一种媒介可以用作进一步的財富分配或交換了。

你看，貨幣的眞正性質既然是这样的，所以显而易見地任何一种东西，只要整个社会能够同意，那就不管是金，銀，鉄，陶器，或紙張，都能完成我們对貨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了。黃金并不是必需的，并且紙幣的基础也不是必需黃金的。發行紙幣或其他交換媒介所必需的，就是要有可以做基础的实在产品就好了。在联合王国里边，就有 300 万座以上的房屋，15 万艘的各色各样的船舶，并且还有数也数不尽的各种器械和机器。一切这些东西，都是实在的資本——就是有助于进一步生产的东西。我国的全部財富，約計 500,000 万鎊。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这一龐大的資本，簡直就沒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說是它的代表；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边，其所有的貨幣总額，也到不了一亿鎊。可見这一数額的貨幣，倘使必須有所代表，也只可以代表一部分的实在資本罢了。

現在流通着的貨幣，其相对数量，既然是这样少，同时还要經常波动，致使一切的人都受到了种种損害，并且还要引起了在我們四周所見到的情况，达到如此不平等的程度。虽然我們早已就知道在流通着的貨幣愈多，它对于貿易就更有利，而且貨幣的缺乏，一定要使商業消沉；但是这些經济学家，迄今尙未想出任何有效的計划，使所需的貨幣不至感到不足。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常常将交換价值的眞正标准——生产成本——完全置之度外；而只知一切东西的价值，是在流通着的貨幣数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例如，一座房屋原来是值 1,000 鎊的，但在另一个时候就只值九百鎊了，而

且这种一前一后的情形，还是在房子的确是有需要，而且是有实在价值的时候發生的。不然，倘使在联合王国里边，現在忽有一半的人因拟移居异域，要将他們的房屋和土地立时出卖，恐怕就办不到了。就是全世界的錢都凑在一塊来購这些东西，恐怕还是不够的；并且倘使按着現在的貿易原則和制度以及現在的供求作用来說，那么等到最后，就是50間房子的全部代价，在这种出卖开始时，恐怕也只能等于一間房子的买价罢了！

一国的交換媒介或貨幣，在一种必須有货幣的社会制度之下，应該是有充分的数量，足以代表一国的全部固定資本，亦即所有房屋和各种机器，完全都能够用之于推进生产的。至于流通媒介本身的实在价值或固有价值，乃是一个無足輕重的問題。貨幣所必需的品質只求其是：1.不易假造，2.便于携带，3.能代表大的或小的价值，4.耐久不坏，5.易于去旧換新。大概在我們所知道的物質之中，其能有这些品質者，都不如紙張了。

对于一种不断流通的媒介——好像現在的銀幣和銅幣——所需要的耐久不坏性，可以采用陶瓷制成的通貨来解决。在現在的科学水平上，这一种性質的美丽合用的媒介，是不难产生的。虽然这种媒介，也有像金，銀，和銅样的每一种品質，但是它的生产成本，可以比銀幣或銅幣减少到微不足道的一点数目，而它的产量却是可以大到几乎沒有限度的数量，并且我們还可避免現在因为鑄幣的金屬常从一个国家轉移到另一个国家所起的經常波动。就是在現在的时候，大不列顛与其他各国所进行的交易，几乎也不需要金子和銀子了；而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它們就可以完全被放弃了。現在金子和銀子大半都是在商品的形态之下，从这一国流到另一国的，而不是为了償还所欠的債务用的。这一种的波动以及金銀的生产成本和硬幣的經常鑄造和再鑄造的所需費用等，就可

使金子和銀子完全失去构成一种流通媒介的条件了。

一切的国家，都还沒有照着任何有关它們的交換媒介的眞正有系統的計划去做。普通的人也难得去追問，怎么一張小小的銀行券，能买一套衣服，而一張較它大到50倍的新聞紙，却买不到一个面包。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銀行券的固有价値是大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它的本身价値是比新聞紙还小——而只不过是由于社会習俗的根源而来的。銀行券之所以产生，本来只是作为黃金的一种替代品；而且因为大家一致承認的緣故，它就成为一种虛拟的，一种仅有代表价値的标志，与它本身的固有价値完全脫离了关系。倘使銀行券与新聞紙交換了地位，当然新聞紙所起的作用，也会像銀行券一色一样。黃金之所以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間里維持了独尊的和普遍尊崇的地位，与其說是因为它有特具的品質之故，还不如說是因为一种大家一致的習俗之故。黃金在鑄幣以后，就只能当作实在資本的代表来看了。黃金旣然是这样地代表資本，而銀行券是代表黃金，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讓銀行券直截了当地就代表資本，而無須黃金再介乎其間了。

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商業性質的交易，多年以来就是通过紙的媒介，如銀行券，票据①等等来进行的，而这些銀行券和票据等亦都被視作黃金或資本的代表了。但是現在全国的貨幣，如金，銀，和各种票据等，倘使一旦竟完全被毁，可是这一个国家的財富，并不至于損失多少，虽然在名义上是損失了价値極大的財富或貨幣。这一損失立即就可开發数値不同的各种銀行券和票据来弥补起来；并且在一个短时間之內，一切营業就将照常进行而且商品的交換完全是通过紙幣成交而不需紙幣和金幣的混合媒介了。但

① 当时風行的商業票据是本票(promisory note)，还不是現在風行的匯票与信用証。——譯者

是倘使所消灭的或毁坏的是房屋和器具等实在資本，我們就将堕入比現在所有的乞丐还不如的貧困境况了，即使国內每人的錢袋里边都有一万鎊的金幣。照着一般的說法，我們将成为世界最有錢的人了，但是实际上我們将成为飢寒交迫穷苦到远不如現在的野蛮人的最穷的国家了。那么在我們之中所能看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幅大大的貧乏荒凉的圖画而已。

我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金幣，銀幣，和銀行券等，如果是同那些眞正是財富的东西分离之后，根本就毫無一点价值之可言了。只有眞正的財富才能使硬幣和銀行券可以有价值，而不是貨幣能使劳动的产品会有价值。当然我們也不能否認这一可能，倘使在联合王国里边，每一工人忽然得到了100鎊，恐怕整个社会的面貌，無論在工作和食物方面，就大大的不同了。每一个缺这样缺那样的人，現在就要購置一切必需的东西了，并且現在的苦悶情形就将变为狂喜和愉快了。可是这样的一次黄金涌入，同时并未使我国的財富，增加了像一个面包那样大的价值。但是它却能給貿易带来一个大大的刺激，**因为它将使千千万万的人进行生产俾能填补因有这笔金鎊而使他們加多購买和消費了的各种商品**。有一些人或者也可以共同組織股份公司，并且就可以立即从事生产工作，因此生产将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倘使每人所得到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英格兰銀行的鈔券，其所产生的結果，亦将是一色一样的。但是在一国之內，倘使沒有房屋或机器或其他任何眞实資本可以供人从事工作，那么即使金幣或銀行券是这样地發行了或得到了，亦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照着我們現在所处的情况来說，这样地增加貨幣数量，只能增加**現巳存在的財富**的代表数碼罢了，并且能够使一些原来缺乏財物的人，現在可以通过交换，从样样都是有余的人那里，获得一点东西。但是倘使沒有一点实在資本来作貨

幣的基础，那么無論金幣或銀行券，都是根本不值一錢的东西，因为它們所能够代表的財富还未創造出来。

这样看来，倘使我們說起由于貨幣不足而来的种种社会禍害的問題时——我們就不能否定或否認我們对于在生活上所需的舒适品和便利品的要求是極其普遍的——一切这些东西是劳动所产生的——吸收这一切劳动的原料是綽有余裕的——維持一切劳动人民的粮食也是綽有余裕的，同时他們还可从事生产其他所需的粮食和物品——劳动从事工作是必須有資本的帮助才可——資本是可以有效地用紙幣来代表并且可以由紙幣的媒介使之發生作用的——所以我們要一一指明，在我們的特殊情况之下，我們可以繼續不断地增加流通的媒介，使劳动立即活动起来，并且这样就大大地增加財富的生产，同时也会将这种生产的一切利益，普遍地傳播开来。成千成万的人們現在都是遭受到失業和貧困，因为沒有任何人能使他們从事工作——他們不能从事工作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他們自己或別人是沒有所需的貨幣。其他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能存在的，因为我們有的是綽綽有余的劳动，原料，机器和器具，同时人人对于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亦有广大的需要。

一切这些关于貨幣的性質和使用的探討，就替生产阶級展开了一个大大的行动园地，并且指出了一条道路，使他們可以从此逃避他們現在所受的一切苦痛，并可将他們自己从資本家的摧殘到人的灵魂的統治下面摆脫出来。生产阶級的人将会知道对于这一簡单題目的知識，乃是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可以用来破坏現在的制度。

关于流通媒介或"通貨"的問題，几乎沒有一年是沒有一种呼声，从劳动的敌人的陣地里發出来。这种口角和喧鬧的發生，都是在地主資本家与商業資本家二者之間决定那一个应在全国的分贓

之中，得到最大一份的时候。劳动阶級对于这一桩事是不容置喙的，他們的利益根本就不必考虑的，而且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資本家的胜利，都不会使他們得到任何利益的。但是生产阶級的人如果能看清現在的貨幣制度，他們对于这个問題的决定，就不至于不發一言了。任憑資本家怎样的想法，他决不能憑着人的才智，創造任何一种手段，使他能够对于他的同伴，运用这样大的权力，好像現在他竟通过銀行制度或貨幣的發行和創造的手段而得到的权力一样。这就是資本家由以获取武器与劳动阶級斗爭的軍械厂，并且就因之战胜了劳动阶級。在資本家們掌握这一个可以造福或作恶的巨大机器的时候，在一个特殊阶級不受其他阶級干預而独霸貨幣鑄造和發行权的时候，这一个有錢的阶級，就敢公然反对目的在于改善劳动阶級的生活状况并且要将他們从資本的鏈条中拯救出来的一切政治社团，工会和其他一切性質相同的机关。

为了要对于这个題目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們只須考察一下这班經济学家对于貨幣問題說点什么就好了："为避免在物物交換里所必須損失的时間和必須遭受的困难，我們就可以采用一种交换的媒介——就是一种商品，能为大家一致承認作为促成其他二种商品的交換的，它先是因与一种商品交換而得到的，而且其后是因交換其他商品而拿出去的。"經济学家們对于貨幣的性質和目的的說法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个有关貨幣始末的簡述里边，这些交易的初步情形并未顧及，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最后一段的运动罢了。关于誰是原来生产这种"普遍地得到承認的商品"——即貨幣——的人，并且誰是原来拿出它来交換第一种商品的人，都是沒有說到；同时也沒有說到誰是产生換得貨幣的第一种商品的人。从事于这一桩交易的人，明明只能从这三方面来的：第一就是拥有这种"普遍地得到承認了的商品"的人，并且第二和第

三就是拥有第一种人所願交換的商品的人。这里面就隐藏着銀行業务与賺錢詭計的奧妙。

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話的眞正意义，只不过是如此：某一些人是生产或制造一种交换媒介或貨幣的，憑此他們就得到了各种商品。倘使与某种商品交换的媒介是与該商品的价值相等的，这种交换是公正的；但是这个媒介的价值倘使是較低的，甚至于是沒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这一桩交易就是一种盗窃，自应由那些制造这种媒介的人負其全責。若要二物在交换中价值相等，那么它們的生产成本，必須是相等的。普通的流通媒介都是用紙張和黃金制成的——前者是一文不值的，后者的主要价值是从生产它的所需的劳动量而来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是不劳动的，所以他是不能产生什么的；但是因为黃金原来只能是靠劳动得来的，所以資本家与黃金的生产是毫無一点关系的。可是一切的黃金，却已都归資本家所有了；所以他們在交换时，一定是从生产黃金的原主那里騙取了黃金的，否則就是他們从那些以商品交换黃金的人那里騙取了商品。关于开采黃金的种种暴行与蛮横無理，乃是昭昭在目的事实。但是与联合王国的生产阶級关系較密切的，乃是第二阶段的交易。現在的流通媒介，就像經济学家們所說一样，乃是資本家們或銀行家們所制造出来的——在他們之中，有的是独立行事的，有的是与現存的政府發生联系的——幷且我們都知道銀行家們从別人的手里所得到的商品，都是由这种交换媒介或貨幣所换来的。这些第二类的人們，又将他們的貨幣向第三类的人换取別种商品；幷且按照同样的原則——以价值换价值——这样的交换，在接連而来的人們之間，繼續进行下去。这样看来，除了第一回的交易——即銀行家与得到他的媒介的人之間的交易——以外，其余都是以实在的价值与实在的价值作交换的，幷且在这第一回的交易里边，就是

按着經济学家們的表示，也是有了对生产阶級所犯的一种卑鄙無耻的和鬼鬼祟祟的盜窃；因为显然是这种媒介的制造者——銀行家，資本家，以及其他寄生于劳动阶級的血汗的人們——并沒有拿出实在的等价物，而只憑他們自己的媒介，在交換中取得各种商品，而且这种媒介的借用者，大半都是也像这种媒介的制造者一样，同是屬于不生产的阶級。可是他們所要的利息，或称之为借用貨幣的代价，乃是他們通过不平等的交換，預先就已从劳动阶級那里所得来的財富！这样看来，可見生产阶級所給予金融資本家們和商業資本家們的，乃是他們的劳动——他們的血汗——而資本家們在交換上所給予他們的，乃是什么呢？他們所給的，乃是一团黑影———一堆廢物———一紙“銀行券”罢了！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流通媒介的制造，已經成为一种行業，正像制造鞋子和帽子的行業一样了。一个人或者某一数目的人們，不管有財产或沒有財产，都能按照某些条例，成立一个銀行并且發行貨幣。譬如1,000个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合股的銀行，其所有資本不妨定为100万鎊，共分1,000股，每股1,000鎊。倘使这些人是确有或者是以为有实在的財产，价值与各人的股份相等，他們就可以即行制造或發行名义上价值100万鎊的銀行券，虽然在他們全部的人之中，事实上或者連这个数目的千分之一的黃金也还沒有。但是这些銀行券却都带着这种含义，就是它們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發行的銀行兌換現金；而且銀行券就憑着这种保証成为大众通用的媒介，虽然人人都知道在銀行的金庫里所需兌現的黃金数量，决到不了所發行鈔券的半数。大家都以为在这班業主手里的实在資本或者已經創造出来的財富，無論在什么时候出卖，其能換得的錢数，必能与該銀行所發行的錢数相等；并且有很多的人就憑着这种絕大多数是毫無价值的保証，天天在这些銀行里存

入他們的艰苦所得的儲金，同时已有千千万万的人，就是因为这种保証不能兌現而破产，甚至流为乞丐。

在銀行开始营業的时候，凡是一个农夫或一个商人，不管有沒有財产，倘使信用尙佳，就能从銀行家那里借到銀行券。为得要使用这些銀行券，他就須按着使用这笔貨幣的时間，对于每 100 鎊的借款，付給銀行家一个从 5—10 鎊的錢数。所以，倘使一个人借款 100 鎊，以 12 个月为期，利息按 10% 計算，那么他在到期之后，就須付給銀行家 110 鎊——这样就比他所借的多付出 10 鎊了。銀行家們获得的財富的多少，就是依据銀行家所有的这样借款的人的多少而定的。倘使 100 万鎊的資本，是能全部利用，年息以 5 % 計算，每年就能有 5,000鎊——并且这也是不費業主們任何一种劳动，而且对于原来的股本也是沒有一点損耗的！借到这笔鈔券的人——不管是商人或投机者——就可以靠着这一笔款使用别人替他工作，或者用这笔款按低价买进商品而按高价出售它們；而且这样不管是按低价买进劳动而按高价出售劳动的产品，或者是按低价購买商品而按高价出售商品，这班商人和投机者不但能够給銀行家 110 鎊去抵偿从他那里所借来的 100 鎊，而且他們还能够过着富裕的生活而不須他們自己去劳动。

这里一眼就能看穿获得这样巨財——如 100 万鎊的或 50 万鎊——的人，原来就沒有分文，并且也从未生产过有毫厘价值的实在財富。銀行制度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地使那些制造这种媒介和借用这种媒介的人們都获得利益；并且单靠这种創造貨幣和使用貨幣的方式，就已足以对抗各种行業的工人的組合和各种政治的变革，使劳动阶級的人，只能做資本家的奴隶，一直到死为止。

这种滔天大禍，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一部一段，憑此就能够在

生产阶級身上，每年劫掠30,000万金鎊的財富。这是不平等交換的原則的表現的一面——这是絕妙發明的一种，用以蒙蔽和隐藏資本对劳动的种种圈套。只要貨幣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并且是由某一些人和某一些阶級發行和借用的，它就会替个人或阶級带来利益——它就会将社会分作富有的不事生产的懶汉和貧苦的劳动者——它就会将鏈条捆住劳动，一直要等到这种制度的終了时才能解脫。

我們对于这个題目，姑且不作任何的推論，就是只憑日常經驗教导一切人們，資本家的力量，决不是由于他們的阶級比別的阶級具有任何脑力或体力优越性；因为这个阶級，整体說来，就显然是缺乏生存的高尙品質。这个阶級之所以有力量，完全是由于他們拥有貨幣，即工人阶級所生产出来的一切財富的代表，因为这些貨幣总是使資本家掌握一切可以用貨幣来代表的东西。我們在过去的記录上就可以發現極多的例証，說到能力極其平庸的人，竟能开办并經营很大的营業并且成为巨富，推其原因，只不过是靠着借用这种代表——并且事后發覺，亦是从那些像他們自己一样沒有一点实在財富的人那里借得这种代表的！但是这样得来的全部財富——銀行家的利息以及商人和投机者的利潤——完全是从生产阶級那里来的，并且是憑不平等的交換而得到的。現在的制度，徹头徹尾都是替資本家預备方便之門，俾得魚肉生产阶級；因为这是一种卑鄙可耻的社会習俗的混合物，使他能够永不止息地在工人身上吸取血汗。

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根本就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使之有利于劳动阶級。至于这样制造和發行的貨幣，不管是从私营銀行或国家銀行来的，倒是沒有什么关系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制造貨幣的阶級本身，即将成为一个常常存在的癥結。倘使資本家們是

从地里面掘出黃金，幷且就这样地以他們的劳动交换別人的劳动，那么在他們与劳动人民間的这一笔交易是太笨了，不过幷不是不公正的。但是資本家旣不去掘又不去求，他們只發行媒介，憑此获得商品，幷且他們又以这些商品去交换黃金。可見資本家的黃金和商品，都是沒有消耗任何劳动而得来的。至于它的一般影响，無論銀行家所發行和継續保持的媒介是实在的資本或名义的資本，都是不会因此而有差別的。銀行家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大众人民的信仰。倘使一切分散的私营銀行全部退出，而代以一个国家銀行，其所得的利潤亦都用之于公共的事業，这样对于劳动阶級的情况，幷不能有所改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劳动人民在社会里的地位，永将使他們不能从这样的一个机关得到任何物質的利益。他們决不能成为借款者——他們决不能独立自主地用这种資本幷且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来进行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仍將由別人来支配，幷且从他們的劳动而来的利潤亦將为別人所剝夺和享受。

資本家們这样無孔不入地掠劫了生产者們之后，还是不能滿足，于是他們就想在欺詐方面，精益求精得出空前妙計，現在果然已經如願以償，使劳动阶級都能甘心情願地成为每况愈下的工具。因为銀行券是可以兌换現金的，幷且是經常为了这个目的而回到銀行去的，所以每一家銀行，当然是需要充分的現金以备一些零星兌現之用。所以銀行愈多或者銀行券的發行增大，則現金的儲备数額，亦是应該增大，以备应付紧急的需要。大部分的生产者的工資都是按周計算幷用金幣或銀幣發付的；幷且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幷不是將这样得来的款完全都花光的，所以手中总留着一点余款以备临时之需。这种継續不斷的窖存，就是少到每星期只一先令的数目，亦將于一年之內，由于几千几万人都是如此，就將累积到

一个可观的数額;并且因为这个数額的貨幣,是要从流通領域退出去的,所以銀行里的現金存額就要減少,并且銀行家們也要遭遇到难以应付硬幣需要的困难了。在联合王国里边,还有一个政府銀行,即所称的英格兰銀行,就可以看作其他銀行都是从这里取得黃金的泉源。可是这一家銀行,也像其他的銀行一样,亦常有黃金存額不足的情形。就是要消除此項不便,同时还要增加銀行的利潤,并且还可使政府对于感到不滿意的人民,能够更好地予以控制,于是就有某一些詭計多端的头脑,想出了一种所謂"儲蓄銀行"——这是掌握在資本与暴政手中的一部有力的三位一体的机器。通过这一發明的助力,銀行家們的宝庫一边剛剛流出貨幣,一边立即就吸收回来了——政府銀行的銀行家們,通过讓資本家們来用他們的貨幣的途徑也从生产阶級那里吸取大量收入——至于政府本身,就好像是拿住了許多金鏈条,将一切的人都捆在政府和現存的社会秩序的身上一样了。

在儲蓄銀行里这样存入的現金,現在政府应对生产阶級負償还責任的,总額已經超过1,400万鎊了。——这一个数額的款項,倘使用在破坏而不用在維持現在社会的制度,那么这一个裂口,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将它修补起来了。这一数額中的一大部分,原来是用金幣和銀幣存进来的,所以在取款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取回硬幣的;但是在全国所有的一切銀行之中,也沒有这許多硬幣来替儲蓄銀行付清全部存款。所以对于已經存款到政府手里去的人們来說,这一笔貨幣可以算是完全都遺失了的。虽然按时請款的人,可以得到一部,但是,归根結底,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的。現在的时候,已經有人称之为革命的时代了,并且皇朝的推翻和王国的瓜分,也是年年都有所聞的。倘使在联合王国里边遇到任何事件,要使大众的信心动搖,或使內部發生騷动,因此就使生产阶級的人

都是一群又一群的去索款，那么立时就将停止付款，而且只好讓受苦和飢餓替他們来解决問題，而他們的过去儲蓄，却不能用来减輕他們的困难。我們从过去的經驗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就是这种限制硬幣發行的办法，乃是最有可能的結果，因为在先前的时候，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地做过了——停止硬幣的供应。从政府手里旣然沒有而且也無法能有所需的現金的事实来看，不言而喻地这种結果是最肯定的；而且倘使用紙幣来付款，那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等于沒有一点东西是給出去的了。

生产阶級的人們，就是为得每鎊合6辨士一年的所謂“利息”的小利所誘，不知不觉地落入圈套，替資本家們供应迫害自身的武器，同时还要使得他們多年刻苦所积的一点可怜之極的儲蓄，或者遭受風險，或者完全損失。但是这些儲蓄如果合在一塊，并且用来購买实在資本并使劳动阶級在財产共有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能以主人翁的身分为自己而工作，那就可以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产生一种势力，很快地就会将它(現在的制度)推翻，并且将劳动的敌人的統治打倒和毁灭。

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貨幣好像是两極間的一根联絡的鏈条——介乎生产一切东西的与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二种人之間——介乎劳动人民与資本家之間。通过貨幣的媒介，凡是劳动的力量所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总是要被資本所劫夺和吸取去的。在一切的事物里边，都存在着一条互相保持均衡的原則；并且凡是一样东西，当它获得一种不是它原来就有的性質的时候，就須放弃其他一种性質以資交換。这一規律就是应用在資本家与生产者身上，也未尝不对；并且生产者在他与資本家交換时所得到的，并不是資本家的劳动或劳动成果，而是工作！通过貨幣的媒介，劳动阶級不但为了要保持他們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劳动，而且他們还要担負別

的阶級的劳动。生产阶級从不生产阶級那里所得到的，不管是金子，銀子，或其他商品，都是沒有什么区别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就是劳动阶級支出了他們自己的劳动并且維持了他們自己，同时还替資本家支出了劳动而且还要維持他！不管生产阶級从資本家那里所得到的是具有什么样的形式，他們实在所得到的应該就是由資本家們所支出的劳动。

所以貨幣就是如此——貨幣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只要貨幣一天由某某特殊阶級制造和支配，而其他阶級却不能如此，那么它的禍患和弊害就与它的存在一天不能分开。这种独霸的权利，一定要逼得劳动阶級永远只能做資本家的奴隶和工具；而且只有能够推翻現在的制度的一种力量，才能同时拆掉在劳动人民的命运上所加的禁令。

第十一章

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綱要

倘使有人以为現在制度腐敗的趋势及其不可救藥的性質的証据，还是沒有充分交代出来的話，那么这班希望較多証据的人，不必走得很远就可以找到了。讓我們想到那里去就去罢——想看和想听什么就看和听罢——想讀过去的或現在的什么就讀罢——一切的地方，行动，和时代，都有一番同样的故事可以告訴人。历史和經驗用烈火和血泪的文字写下了現在这种社会制度，一向就是，現在也是，而且永远只能是一片黑暗和混沌的孽海，其中强权霸道不受懲罰，节操和道德不受重視，有功者不賞，而且寡妇和孤兒的眼泪，既沒有人去怜惜，也沒有人去注意。这样看来，現在的制度，不管是从它的性質来看，或者是从与它分不开的無可救藥的禍害来看，都是不足留恋的了，虽然要想将它破坏，却是不易办得到的。

社会上經常所有的变革，多少总会發生它們的效果。人是进步的动物；并且他之所以要注目到过去的动机，与其說是为了擇善而从，还不如說是为了知害而防弊。至于我們将要采取的前进步驟，我們在上面所作有关現在的制度的好坏以及一种較好的制度的建立和展进所必需的要素的探討，就可帮助我們决定什么是应該放弃和什么是应該保留的了。只要能够留意到这些問題，我們

馬上就能够約略提出怎样破坏現在的制度的方法，同时在企圖改革的人們之中，并不需要改变他們的品性或他們的資本的积累——这二者，几乎就是我們所考虑过的任何一个計划所必需的成功因素。

在联合王国里边的600万成年人之中，約有500万人是参加生产和分配工作的；并且在这500万人之中，只有400万人是屬于眞正可以称为工人阶級的部分。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这一絕大部分的人，只能在每年所生产的財富五亿鎊之中得到20,000万鎊，平均在这一阶級之內的男女小孩，每人約得11鎊；并且为得这一点錢，他們平均每天要劳役11小时。

我們只要对生产原則稍加考虑，就可明白無論怎样多少財富的产生，只不过是需要三种要素，即原料，劳动，与資本；同时还可了解如何运用所有力量的最好方法——通过力量的結合与工作的划分——俾得以最少資本和劳力的支出而获得最大数量的財富。股份公司的經营，就是最好的示例，証明我們在集中力量和分工的基础上所能掌握的力量。这种公司現在不管在那一方面，都在夺取以前是屬于个别資本家和商人的地位和行業；并且近年以来，这种股份經营制度，在实踐上所以成为有体系的和逐步推广的情形，就已可使每一个人約略了解到股份制度的力量到底是根据那些行动原則和方法来的。这种公司的龐大势力，在数也数不清的公路，鉄路和运河上以及在几乎是每一种財富的生产和分配上，都是人所共見的。我們知道这些公司的势力，完全是从資本和劳动的巧妙运用而来的；并且这是不待言的，凡是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資本和劳动的同样运用，亦必产生同样的結果。

我們对于联合王国所有的实在資本和劳动，不管是被雇用的和未被雇用的，可以算是已經有过一番檢查了。我們已經查明一

笔价値总額幷不在500,000万鎊以下的資本,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只雇用了大約400万的工人和100万的半雇佣的分配者——这样使得100万人的有效力量,非但沒有去用,幷且还要誤用;同时却又放着足以使一切的人都有工作的土地不去耕种,而且在每一工厂和工場里閑置着的机器和工具不去使用。千千万万的人,現在不能从事生产的活动,以至坐以待毙,推其原因,就是因为資本家不能雇用他們——資本家之所以不能給他們工作的緣故,就是因为他不能替他的产品找到銷路——产品之所以沒有銷路,就是因为需要这种产品的人們,除了劳动以外,就沒有什么可以同这种产品交換——幷且因为資本家不知道怎样去推动他們工作,所以他們的劳动是無法利用——这样可見現在的制度的种种禍害,都是在一个圈子里轉来轉去,而每一禍害不但是牵連到另一禍害,而且这一禍害与另一禍害是互相为害的,幷且每一种禍害都是不能单独救治的。

所以談到社会的变革,情形就是如此:在联合王国里边,無可疑議地就有充分的財富的原料,用来雇用所有可以雇用的劳动,也是能够胜任的——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千千万万半飢餓的人們,是不能从事生产的活动的——这也是已經証明了的事实,在貿易繁盛的时候我們所有的工具和机器是足以供应全部工人工作的——多年的經驗已經証明,在国內就有充分的粮食,足以維持全部居民很舒适地从一个收获的季节到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同时还可以用我們的产品去交換任何数量的外国粮食——这也是已經証明了的事实,一种交換的媒介或貨幣是可以多多的制造出来,使在国內閑着不用的劳动与工具,都能动作起来——幷且我們既有这一切所需的要素和便利,为何我們不去适当利用而且获得一切由于这許多因素的綜合运用而来的利益呢?

現在姑且不考虑促成这种变革的可能性，我們不妨化一点时間来設想一下，将联合王国里边全部成年的生产者500万人，依照地区及其他情形，組織为一些股份公司，每家約自100人至1,000人——每一单位是由同一行業的人来組成，或者专門从事某一些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公司，通过租借或購买，就可使用全国的土地和固定資本——它們就可以开始活动起来，并且可以用銀行劵作为流动資本使之繼續不断地进行下去，至于它的数額，按全国屬員每人合100鎊計算，則500万的生产者以及有关妇女和兒童等，約計2,000万人，共需200,000万鎊的資本。假使联合王国的生产阶級，是这样地为了財富的生产和分配而联合起来——他們以200,000万的流动資本一起来經营——他們的一切事务，是由他們所知道的最能干的和就事論事的人所組成的总的和地方的貿易理事会来处理——对于各公司的屬員，也像現在的制度一样，按着他們的劳动，每星期發付工資一次——凡是現在股份公司或个别資本家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所能做到的，难道会有什么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生产阶級所不能同样做到的么？这些股份公司在我們的四周所做出来到处都能見到的奇迹，就可以說明就是将很有限的力量結合起来也可以做点什么了；并且倘使个别的和沒有联合起来的公司能够有这样多的成就，那么几千个这样公司的联合力量——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大家都为共同的目的而努力，并且大家都从一切他們所生产的东西里边得到共同的利益——还怕有什么是做不成的么？

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变革，只要有几种極其簡单的設施就可以了；并且这样的一个变革，立即就可以使全部尙未雇用的劳动，在我們的帝国里边开始活躍起来——它将开始設置的机器是沒有任何限度的，同时对于任何行業或任何个人，也是不会有什么損害

的——并且这样龐大的劳动与机器的結合，只需要200,000万鎊的流通媒介来維持就可以了。这一种理想，由于現在社会制度压力的緣故，所以不能馬上就实現像这样的一种变革所啓示的偉大远景和几乎是無所不能的力量！

这种性質的社会运动，并不要求参加的人們对于他們的嗜好，品性，或習慣要作根本改变。他們都是不必来一套新的设想，也不必解脫老的关系，一切只不过是像他們每年所遭受到的任何簡单的政府改革一样。整个的运动，只不过需要最簡单形式的合作，好像現在存在于每一行業和每一工場之中一样，里边都是品質，体力，和意見大大不同的人，却能一致协調，共同合作，达成某一定的生产目的。行动的道路已經是这样的准备好了，我們就好像是在修好了而且是熟識了的道路上一样，只要向前开步走就好了。

在这种变革里边，自由竞爭是不能存在了；而且这班經济学家总以为自由竞爭是生产的原动力的緣故，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提出警告，以为凡是消除了这种刺激的任何社会設施——这种設施会消除人們对将来的顧虑和对将来利益的希望——将要危害生产并且破坏社会的繁荣与和协。他們还举出許多实例，說明人們的将来愈是有了保証，他們的努力亦是愈形减低，甚至会疏忽劳动和疏忽財富的生产——甚至不顧自己努力去获得为大家所享受的东西，好像享受只是限于他們自己似的。他們还以为人人都要参与生产的时候，一定是人人都不顧生产，而且各人都想在牺牲他的同伴的基础上而逃避生产。

虽然憑着經驗所示，就可以証明这些反对的意見，假使用在像現在这个样子的世界上面，一般都是对的；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这些意見，在面对一种社会制度，能将人类改造过了的新的品質和种种新的社会設施相結合的时候，或者在面对現在正在討論的合股制

度的时候，那就不能發生任何效力了。竞爭只不过是生产的次要原因，盖吾人之所以要爭求某些东西，乃是因为他們对于这些东西有了欲望，并且因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他們只有通过竞爭才能获得它們。可見原来使人实际行动起来的原动力，乃是人类对于这些东西的自然欲望，并不是竞爭；并且在这种欲望存在的时候，生产将一直向前迈进，無須与竞爭联系在一塊，也無須倚賴竞爭。倘使人人都有很多的工作，我們現在就無須为工作而竞爭了；同时也無須为了要有某一些商品而竞爭了，倘使每一种东西都是有了充分的生产，足以供应一切人的需要的話。当然人們还是欢喜一同合作而且生产綽有余裕的物品，并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享受到較高的程度，而不欢喜一半的人是無所事事，而且其他一半的人，因为竞爭的緣故，不得不为了只能糊口的生存而劳动。同时也可以無須要有竞爭来作进取心和發明的推动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多半的發明家和脑力劳动者，非但沒有期待或得到任何报酬，而且現在却是在一种貧穷和困苦的情况之下生活和死亡，甚至比最沒有脑筋的使用他們的發明的人还不如。倘使我們以为人們对于他們的同伴将不会尽其应尽的天职，除非是有了一种刺激多少与他們的私欲是有关的，倘使我們以为一切行業和职業的人，若都得到一律平等的工資，結果就会馬馬虎虎不复顧到生产的多少了，倘使我們以为一切的人对于将来的生活都有了保障以后，他們就不复注意到目前的努力了，倘使这些同样的論調，一一都提出来，作为反对我們所拟訂的变革，那么它們最多也只有对于生存在現在制度下的人們，能够發生效力罢了。在合股的运动之下，凡是現在存在的一切能够刺激人类积極性的因素，都是仍将予以保留的——我們仍将有一种公論对于某些行动予以应有的奖励——我們对于将来的給养，也像現在一样，要以过去的劳动为根据。在几乎是一切

的行業之中，工人們的生产力虽各相差到很大的程度，但是他們都得到一个按周計算的一定工錢。这种工資率虽然是一律相同，但尙未使人因之而不努力。同伴的工人对于某一个人的意見，就巳足以促使他老老实实地努力工作了；何况合股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一个人必将得到他的劳动成果的全部——所带来的利益，倘与現在所享有的相比，是好得如此之多，所以一定会因此促成一种普遍的进取和积極的精神。

至于这样的一种制度，在个人和整个社会方面，将要怎样实行的問題，也是容易决定的。我們巳經拟定，要組織不限定在某一个数目的許多股份公司——它們的一切事务是由調节全般生产和分配的貿易理事会总会和地方分会来处理——它們的較小的事务，則与現在一样，概由經理和监管人办理——这些公司的成員是照着同样的时間工作，并且是照着同样的工資率得到工資。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劳动的时間每星期自 40 小时至 80 小时，工資每星期自 10 先令至 50 先令；但是在事实上，几乎是看不到工資与劳动时間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們常常看到工資最低的人，其工作时数却是最多。但是在股份制度之下，因为从事生产的各种劳动和机器是这样多，所以在短期之內，就将生产充分的財富，供一切的人来享受，而所需的劳动支出，每天却不超过 5 小时即可。就是在这个制度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每一生产成員最多也不过每天有 8 小时至 10 小时的劳动；并且这样輕松的努力，就可使他的所得，等于每小时合 2 先令。生产成本当然在每一例証上，是要决定价值的；并且等值将常常与等值交换的。倘使某一个人工作了一整个星期，而另一个人只工作了半个星期，那么第一个人要获得的报酬，当然比第二个人要多一倍。但是一个人的这种超額工資，并不是建筑在别人牺牲的基础上的，同时另一个人所受的損失，也不会落到第

一个人身上的。各人都会以他个人所得的工資，来交换与他的工資有相等价值的商品；并且这样就不会發生一个人或一个行業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或行業的所失的事情了。个人的劳动将成为他的所得和所失的唯一决定因素。

关于粮食生产的設施，好像在各种制造業中的設施一样，也能根据同样的平等原則予以調整。因为土地也像房屋和机器一样，亦可以視之为公共財产，所以土地的一切产品价值，亦将按着一种公平的原則估計，使社会的每一成員都能得到同等的利益。凡是从事农業的人，亦将按劳取酬，而不按其收获的多少取酬；并且丰收季节的利益或歉收季节的損失，都是由整个社会来担負。

在这种的社会合股的新制度之下，正像是在一种較完善的制度之下一样，無論青年和老弱之輩，都是無須他們的父母或亲屬受到一点痲煩或憂慮了。至于就業問題，每一个公司对于那些已經由机器替代了他們的劳动的人們，都将开着大門予以容納；并且他們，因为立即就被安插在合适的工作上面，非但不至于受到自身的損失，而且也并未予社会以任何損失。因为各种工作需要我們去做的是这样多，所以决不会有劳动过剩或劳动为机器所替代的問題發生。但是倘使有了任何一人或任何一个团体的人，因为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一种改进而反受害，那就是犯了一种極不公正的罪行；因为每一个人应該各尽其力，替社会带来利益，所以社会也必須对一切社会成員謀福利。但是社会要做到这点，必須先有种种設施，一面要推行普及劳动的原則与实施，一面要經常照顧到人人必能就業。对于大腹便便的資本家来說，他会对那些工人——他們的劳动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已經是由机器所替代了的——脫口而出的說："去找別的职業罢！"可是現在的世界并不能予工人以这样的就業機会，所以他只好与蒸汽和鉄对敌，直到做死为止，否則

就是因为疾病和飢餓而死亡。

現在我們也不必一一多談，在一个正像我們所考慮的新的社会制度之下，到底我們能够做点什么并且应該做点什么。在每一种事情上面，我們都有了指导我們的經驗，因为現在的运动并不是要采用新的原則和新的行动方式，只不过是将現在存在的原則和方式，应用到一个新的目的上去；而这个目的，就是要整个社会的利益，能够普及和平等，并不是要特殊的个人或阶級，能够高升發財。倘使好好的去搞，人們只要常常将人世間的常識作为本錢，就滿可以应付一切紧急的問題了。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現在公司或个人的事务，無論它們是怎样的多和复杂，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又很准确的。通过貿易理事会的总会和地方分会以及屬于各个别公司的經理人，我們就能够在一个短时期之內，很容易地替国家，正像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替个别公司一样，作出以下的种种决定：消費所需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各种商品間每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各种行業和各項劳动所需的人数；其他有关生产和分配的事情。这样的各种統計，势必达到高度的正确和完备，而非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所能办得到的。这些簡单的平等原則，就其性質而論，都是能够在一切的事务和紧急事故中付諸实踐的；因为这些原則，正像航海的人的指南針一样，無論在黑暗或陽光里边，無論在狂風暴雨或平風靜浪之中，都是能够作我們的向导的。

我們正在考慮的社会改革，固然立时就可产生很大和很有利的結果，乃是达到我們所討論过了的更为完善的变革的一个前奏曲。就是胆小如鼠的人，也不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任何一点恐慌。我們并不希冀社会能够立时就变得尽善尽美，我們也并不希冀那些与我們的年龄和体力同时成长起来的不良習性和錯誤，能够在一分鐘內就鏟除干淨。但是旣然絕望的貧困和反常的劳役，当为

更多的財富和較为安逸的生活所替代——既然比較現在更为完善的設施，要使教育普及——既然現在一切阶級間的狹隘見解和乖离的同情，要扩大和調整，并且一切的人，必須对待他們的同伴好像一个大家庭里的自家人一样，大家都应利害相共，并且向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前进——所以社会才能在不知不覚之中，一点一点进入我們所向往的境域，并且成立最高阶段的文化所必需的种种制度与習俗。

每一个全体只不过是一切支体的总和，并且一个国家总得分成許多团体或某些部分。因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家族是由个人构成的，并且城鎮是由家族构成的，所以在合股制度成立以后，恐怕仍将如此。現在城鎮和乡村里边的人口分布，虽然不是很好，但不立即予以更动；同时現在的房屋，虽然是不衛生和不舒适，亦不立即毀坏和重新建造。我們对于我們的現在習慣，工作，和行动方式，或多或少地已經沾染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想。我們在精神上已經不能依照一种更完善的社会划分去做，将它分成由許多家族构成的团体，其中是一心一德，并且也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在現在的时候，我們的社会尙未具备充分的知識，充分的道德，或充分的誠意，来建立这种制度。人类的心久已为桎梏所覊束，所以对于在将来的母胎中孕育起来的偉大的和光荣的命运，尙且不是豁然就能覚悟到的。但是倘使我們不能立时就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我們也必須排除一切阻碍，将未来美景的种子先种下去。

虽然社会总是要分成各部分的，但是各个部分并不一定要将这种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常常維持下去，不比在社会仍分为貧和富二个阶級时一样，这种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必得維持而且永将維持下去。人并不是自自然然就是人的敌人；同时一个人的利益，倘使不与别人冲突，他是不願与人为敌的。在合股公司里

边，这种冲突是沒有的。倘使一个股东通过公司得到或失掉任何一点东西，其余的一切股东也是如此；并且这种利益的普及性和平等性，現在并不在其他的情况之下存在。所以或者在社会的股份分配之下，或者在共有共享的原則的任何其他形式之下，劳动就会普及并且报酬就会与劳动成比例，任何一人的利益就等于是大家的利益一样；并且这样的利益互惠与平等，将从一个公司推广到一切的公司。

所以我們如果看一看現在所看得到的社会——包括它的一切不合理的習慣和成見，它的安排不妥的和便利不够的住所和生产方式，它的下流之極的嗜好以及它对生活享乐資料的瞎化瞎用——我們就知道沒有任何一种社会設施，能够像共有共享的原則在合股的形式之下的社会設施一样，对于在应用上是这样寬广并且在效果上是这样巨大的力量，都能使之發生作用。这样的一种制度，在財富的生产和分配方面，自然是很簡单的——它将尽量保証交換的平等，并且将使每一个人获得工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絕無所知的眞正自立——它将立即减輕由于工作过少或过多的緣故所产生的貧困，犯罪，和邪恶的習慣——它将使年輕的，年老的，和有疾病的人得到温飽而不令他們受到一点麻煩或使社会受到任何損失。在这种社会設施之下，一个阶級的就業，并不像現在一样，一定要依靠另一个阶級；同时一个人的所得，并不再是另一个人的重重損失了。

經济学家們对于較为完善的共有制度所持的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在合股形式之下的这一原則。現在的努力并不能視为只不过是試作一种实驗罢了——也并不能視为是在黑暗中找路——也并不能視为是普遍的無情，貧困，和沒有道德的預报。社会将在这个变革之中，自始至終，都依照我們已經熟知了的原則去做——日

常的經驗可以証明，这些原則在更形广泛地采用之后，就将比例地更为有效和更为有力了。我們只要将一个要完成一个一定目的的少数人的組織，变成一个为了同样目的的全国人民的組織就好了；而且因为合股公司是比个人的力量較大，所以由于一切这种公司所构成的国家的力量，也比任何一个孤独的集团的力量較大。

一个沒有限量的財富的生产和分配，对于社会的福利，虽然是第一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其次一类重要的社会設施，就是有关整个教育的那些設施——有关德育和体育的設施——有关各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教育的設施——有关各人整个品格如何形成的設施。这一个偉大目的，在合股的社会制度之下，就能够很快而且很有效地达到的。我們的时間与財物，現在这样地濫花在教育方面，非但立即就能納入正确的途徑，并且还能步步增加——那种令人墮落的情况，亦即現在或多或少包圍和影响每一个人一生的情况，亦是很快就将消灭——并且每一个兒童，都可以無須父母的操心或关怀，或整个社会的任何损失，而获得最好的教养。

在合股制度之下，亦即在更为完善的社会形式之下，我們可以为妇女和兒童的生活作适当的設施，使得他們的生活所需無須依賴丈夫和父母。倘使完全憑理性来看，兒童的扶养和教育都由父母負責这一桩事情，乃是大家都这样做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显而易見的極大缺点。我們可以老老实实的說，一切的父母都有一种發乎自然的心願，要为他們的兒女打算——就是在禽兽之中，也存在着这一种同样的刺激力量，使父母为兒女努力——所以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凡是要成立一种制度，将教养兒女的責任推到整个的社会里去的，那就是要違反并破坏人类發乎自然的心願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理由，是从对于这个問題的狹隘見解而来的。凡屬父母所固有的情感，都是不能毁灭的，非但人类如此，就是野兽也是如

此；但是这并不就等于說：因为人类正是与野兽一样也有这种情感，所以他們也应該这样的做，并且各人都要为兒女在幼年时候照顧一切。我們在生活方面所处的地位，与其他任何与我們同处的动物是不同的；并且我們所有的才能，确是比我們所知道的各种聪明的动物中任何一种所有的才能要高得多。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面不必和他們一样；并且虽然人与野兽对于他們的兒女，都有同样的自然情感；但是野兽之所以要保养幼年的兒女，完全是由本能所指使的，而我們人类則于本能之外，尚有理智来指使的。所以本能虽然常常使人类为他們的兒女打算，惟有理智能使他們将这一桩事情按着最有效的方法去做。

千辛万苦的經驗，对于一切的父母，尤其是劳动阶級里边的一切父母，指出了現在的社会設施对于兒童的保护和福利是不完备到怎样可悲的程度了。現在人类一切的苦悶，大半是父母对于兒女的保养和幸福的焦虑。劳动人民因为为得他們的兒女着想，是怎样长时期地和低声下气地为人服役——他們是多少次吞声忍气地受了暴發权貴的那种傲慢暴行——他們是怎样地咬紧牙齿忍受着至可痛恨的現在的社会制度所加于他們身上的每一根鏈条的伤痕！原来一顆不安的心，就是常常悬着似的，何况每一想起兒女的前途，就要發生恐惧和疑虑——此二者皆非为父母者的幸福的因素。由于現在社会設施的不合理，人类已經是与禽兽差不多了，而他們所自夸的理智，并未使他們在保育兒女的任务上做得比禽兽較为优越。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社会在它的組成，結构，和目的上，应該只知道有整个的社会，而不应知道有这种狭隘区别，好像是父母与兒女的狭隘区别一样。每一个兒童应該是視作屬于社会的兒童，并且应該受社会的保护；同时社会对于年老的父母也应該是像一个养着父母的好兒女一样。每一个人，除了他与别的人

們的自然关系之外，同时还有他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并且就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社会对于它的成員，因为成立刑罰或保护的一切設施，就已默認这种关系了。但是在社会有了一个合理的組織之后，我們就将，同时也应該，完全根除兒女直接依賴父母的制度；并且社会对于它的一切兒女，一面将負起德、智、体三育的培养責任，一面将使他們的父母像一切的人一样，除了出乎父母之爱的撫爱以外，就不必担負任何其他职責了。

这样的照顧兒童，并不予社会以任何妨害或損失。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关于財富的性質和源起的意見，以及我們所有的关于我們的生产力的經驗，都可以証明我們虽有充分的原料，但是我們的劳动决不会太多。在每一个兒童的身上，就已孕育了或多或少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了；因此我們就可以在各种設施之下，实施普及劳动，同时亦注意充分的資本积累，使这一批劳动可以及时發生作用，則每一兒童将为社会带来利益，而并不带来一点損失。从出世的男孩和女孩那里得到利益的，乃是社会，而不是他們的父母个人；所以他們应該向社会索取全套装备。在这种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之下，根本就不会存在着任何誘惑的因素，好像現在一样，使千千万万的人过着单身汉和童女的生活。結婚的便利将与結婚的願望相适应。一切的父母，对于一切兒童的維持費用，都要用間接的方法，通过一定的社会法規，予以协助；并且兒童們这样就不至于像現在一样，甚至为了他們的父母所犯的罪孽，而这样不講公理地要他們来为之受罪受罰。

那些社会設施要使一切的兒童完全依賴他們的父母来教育和扶养，固然是很不好的，但是还有更不好的一桩事情——亦即我們之間比比皆是的人格墮落和品行不端之所由起的一桩事情——就是妇女的生活必須依賴男子的社会風俗。妇女在她的职業和她的

生活上完全不应依賴男子，正像男子不依賴妇女或他的男同志一样。妇女并不是自然的，并且也决不能是法定的屬于男子的奴隶或財产；但是論起一切有关人类生存的权利时，她与男子同立于一个最为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妇女非但是依賴男子，而且是被視为不如男子——因此她就变成他的奴隶和他的玩物——她旣無平等的社会权利，亦無参与政治的資格。因为她是受了不良和不充实的教育所貽誤，因为驟看起来，似乎她是缺乏智力，难免为人所輕視，其实她的智力是沒有得到發揮和运用的机会，并且还被她的寄生地位所貶謫下去；所以妇女現在是鎖在专制和虐待的圈子里面，無法可以从那里拯救出来，除非她能完全摆脫那自命为她的主人的人的管束，达到像他不受她管束那样程度。当她从这种統治权中解放出来以后——在她可以無須顧虑到将来的需要而且是成为一个与男子平等的人以后——在她受到种种社会制度的撫养和保护，使她在德，智，体方面成为她所应該是的那样的人以后——那么她就将站到她的眞正地位上来了——那么她的心臟和心里的一向还未發覚和現在还沒人看重的宝藏，就将要流泄出来了，并且她对于男子将成为“与他正好相配的帮手了”。

这样的社会合股改革，将在一个短期之內，作好采用种种社会設施的准备，以期完成一切这些目的以及其他可以更代的目的——就是仁者所向往以及智者所能發覚的将为社会带来幸福的目的。我們为了哲理的探討以及發明和实驗工作的进行，就将成立各种国家机构，其中所需一切設备，凡是人类完全自由的机智和劳动所能創造出来的，都将应有尽有。凡是老弱之輩亦能得到照顧，因为已經不中用了的劳动，由于在較好的日子里曾經作了一番誠实的努力，現在亦是应該如此优待——并且这是一种权利，而不是現在的人所感到的周济和施舍。个人和公社的一切損失，不管

是因为火灾，船舶遇險，以及其他灾害的緣故，按着公正的道理来說，应該都是由整个的社会来負責的。我們的国家将成为唯一的大大的获利者或損失者；因为我們的社会将成一个龐大的保險公司似的，只是其所得的利潤，是人所共知的，而其所受的損失，却是人所不覺和不見的。

这种制度建立以后，我們現在所受种种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迫害，而且也是多少世紀以来我們与之对抗而沒有一点效果的一切迫害，几乎就可立即消灭。刻薄将失去它的地位，寬厚将繼之而起；并且将有一种公正的，自然的，和合理的权利和所有的平等，来繼承現在的一尊一卑和一主一奴的制度——在那种制度之下，不但各人都处于敌对的地位，并且还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習以为常的伪善行为，淹沒了人与人之間的發乎自然的同情心和慈爱心。在这种合股制度之下，就像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一样，每一个人都是听其自由尽量累积資金，并且也听其自由，無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是随他所願，来享用这样的积累。每一个人的儲蓄都是屬于他自己所有的，并且对于他的同人們的儲蓄是不会發生任何影响的；因为平等的交換以及个人的各自独立，就可以使所有的財富不能成为作恶害人的工具了。至于有关适当的社会治理，社会所有一切兒童的教育，孱弱分子的照顧，科学研究的进行，現在存在的住屋的拆除和重建，道路的修筑，以及解决社会的各种需要和一切紧急問題的机构的建立等等的一切費用，都是可以从征收人人要納的直接税，或在消費品上直接征税，以及从房屋等等所收的租金等等来源，得到相当大的基金以資应用。

所以，社会有了这样的一番的改革以后，虽然它的整个面貌一时尙未改变，但是它的現状和它的整个內部組織天天会去旧生新，然后不須經过多少时間就会在外部表現出来。現在存在于社会的

內心之中并且是眞理和正义所不能容許的种种恶形恶状的乖戾和丑态——亦即絲毫不变的道德墮落——即将为社会所未曾享有过的一种貞潔和新生的力量所击退；并且从正义的岩石里所流出来的人类幸福的滚滚清泉，将灌注到一个心又一个心的里面，直到人人都喝到甘泉的水，并且都感到心快神怡的影响为止。

那么，这一个社会运动的大綱是要讓各方的人都来考虑考虑才好：要讓那些以为这一社会改革是必需的人考虑，同时也要讓另一些人們考虑——他們誹謗一切这类变革，乃是誤入歧途的幻想家的胡思乱想，否則就是詭計多端的歹人們的狡猾欺詐。因为这个社会运动大綱，是根据已經确定了的生产原則来的，而且它是完全依照我們所熟知的和一試再試过了的实施計划去做的，所以無疑地它将推动人类，很快地就进步到蒼蒼生灵所能达到的幸福和完美的最高境域。这一变革将使整个的社会非但能有較多的財富，并且还能有較多的休暇时間，而且因此就可以消除現在存在着的貧困与愚昧的現象——它将消除現在阶級和等級的划分以及起源于这种划分的横行霸道，不管是在社会方面的或是在政治方面的——并且它将使一切的人，由于采用有利于这一目的的詳細規則，都能获得德，智，体三育的改进，达到那样优越的程度，决非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所能及得到的。

这样的一种变革，就同我們已經考虑过了的更为完善的变革一样，必須有它的先决条件：就是除了个人的动产以外，一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实在資本，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再生产的財富，都須是整个社会所有和管理的；現在的資本家和雇主的职务及其权力，是要从此立即停止的；社会好像是一个大合股公司一样，由無数的較小的合股公司构成，个个都进行劳动，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条件上互相交換。这桩事情的道理是可以

想得通的，并且将这个概念付諸实踐，非但是能够想得通的，而且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們对于这个社会运动，一向就只看作是我們所举行的一种变革，并未考虑到如何完成这种变革的手段以及如何将一国的实在資本都归生产阶級所有。我們已經指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要得到財富，总不外乎这两个方法：第一是通过劳动，第二是通过貿易。第一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来的，第二是憑着不平等的交换从别人的努力来的。金銀幣和銀行券都是財富的代表；并且一个人，不管用什么方法，倘使得到了这些东西，他就能看到許許多多的人，情願拿土地，房屋，或另外任何东西来与他的錢幣和銀行券交换。我們也已指出錢幣与鈔券所以能有价值，只不过是因为能在社会里通用之故；并且这种价值是靠着实在資本的存在，而錢幣与鈔券只不过是实在資本的代表罢了。

我們可以用实例証明一个国家的貧富，并不以人民所有的金銀数額为标准，而是以国家里边的房屋，船舶，机器和商品为标准；并且我們現在倘使沒有这些东西，同时又与其他国家断絕往来，那么我們中間每一个人，虽有百万金鎊，亦是要像这許多即将餓死的乞丐一样，因为我們之間并沒有任何維持生命的东西可以互相交易。但是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一个人将拿出他的实在資本——他的房屋，机器和粮食——去换取毫無实在价值的代表，即金子和銀行券；并且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只不过是因为根据社会習俗而来的經驗，他就相信他能在任何时候，可以用他的金子和鈔券换得某一数額的实在財富正与它們的面值相等。他知道这种貨幣会依着数量的大小，替他换得将来的二十年至四十年所需的衣食住或其他生活所需的东西。至于在他得到这种貨幣保証——保証他能得到实在的財富——的时候，到底有沒有一点这些东西存

在，那是無須去考虑的：他知道在某些地方总会有一些实在資本正合他所有的貨幣的数額，并且他也知道一切的人都会替他服役或拿各种足額的实在財富来向他交换这种金幣或紙幣。我們所以都用貨幣来买卖并且都拿出实在的东西来换它的代表，就是因为我們都有了这些想法的緣故；所以根据同样的原則和同样的手段，劳动阶級也可以从資本家那里，購得那些由于現在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使他們获得的巨大积累。

我国的实在資本的价值，我們已經估計为500,000万鎊了，并且我們也已指出每年在联合王国里边所产生的財富約值50,000万鎊，其中由劳动阶級所得到和所用去的尚不到20,000万鎊。倘使劳动阶級只不过是照着現在的标准来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同时他們即使只能每年生产50,000万金鎊的財富，那么他們在17年內所能生产的財富，滿可以購得这个帝国現在所有的全部固定資本了。但是我們已經指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他們的地位和他們所負的重担，就不許他們累积相当可观数額的資金；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消灭这种制度，恐怕只能是經过許多世紀以后所能想望得到的一桩事情，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还須在这一个长时期內受到現仍存在的社会情况所带給他們的一切禍害，其严重程度并不見得稍稍减輕。但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的成功，必須将全国的实在資本都为生产阶級所拥有才可——可是因为他們必須用收購的方法得到这种資本，同时因为在現在的情况之下，甚至于在許多年代之內，他們也無法累积足够的財富来收購这种資本——所以生产阶級的人們，不言而喻地仍旧必須做資本家的魚肉和奴隶，除非他們能够采用一种計划与以往所用过的完全不同。

这种計划的發現和采用，并不是一桩难事。为得要达到所欲达到的目的，讓我們用一点兒功夫来想一想生产阶級的人們对于

这一种社会变革的欲望，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每一行業就在它的內部成立一个将来的公司的基础——成立并召集一个由各公司代表組成的临时政府——發行定名为一定数額劳动和金鎊的紙幣和瓷幣来替代現在的交換媒介，并进行将来在社会里的交易——并且这样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要与資本家协商，而且将所有固定資本由資方轉移到其他一方。

在这些推想之中，沒有一条——甚至包括最后一条——是办不到的。这一运动的成功，并不需要全体資本家与生产者，对于这个問題的解决办法，能够双方立时同意。这个变革所能完成的程度，就不妨限于資本家与生产者所能同意的事情上好了。但是，假使双方都情願依照所提出的条件成交——資本家得到付款憑单并交出他們的产業——大量沒有就業的劳动和現在存在的机器开始工作——新的發明和新的用具在生产事業中予以采用——生产阶級所匯合起来的劳动与力量都集中起来，并且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200,000万鎊的全部債务不难于20年內付清，同时資本家們可以安心地随其所好来享用这笔巨款，并且对于这个包圍着他們的忙乱世界可以不聞不問。

什么是有碍这样的一番事業的眞正困难呢？在一方面，我們只要能够团結和努力就可克服一切困难；在另一方面，我們只要能有信心就好了。至于全国的实在資本的收購办法，正像我們所考虑的一样，当然是要依照合乎法律和合乎情理的購买手續，完全像卖主和买主間現在所进行的任何交易一样。这个合同虽然是其大無比，但是它的性質却不因此而更改。倘使劳动阶級对于所要的东西都可用黃金預先付款，那么許許多多的資本家就能甘心情願来做这桩买卖了。况且同样的产業出卖給熟悉的資本家时，即使沒有黃金也是不会遇到一点困难的，因为只要出了一紙憑单，作为

在将来某一时候付款的保証就好了①。倘使一个劳动人民用黃金来向一个資本家付款，或者这一个資本家对那一个資本家用黃金付款，他只不过是用劳动所产生了的东西的代表来支付——倘使他是用一紙債券訂明在将来某时付款，他只不过是答应用劳动将生产的东西来支付。可見無論是过去的，現在的，和将来的关于資本的交易都是靠着劳动来履行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們不能用劳动本身来購买东西呢？为什么劳动債券——亦就是在将来的一个时候用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东西付債的——和資本債券——亦就是現在用同样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付債的——二者不能有同样的价値呢？② 倘使我們对于資本家的机器和房屋是能立即用黃金付款的，这些金子也不过是一种憑据，保証他一定能够得到其他財富，其价値将与他所交出的东西完全相等。倘使給以債券，这也是一种憑据，保証我們必須按照合同切实履行。資本家現在情願用他的商品来換取黃金和票据，就是因黃金和票据是通用的流通媒介；而且在我們所計拟的变革之中，生产阶級所發行的鈔券，既然是同样的流通媒介，当然它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会像黃金一样地有价値。倘使資本家对于合同的履行义务要有所保証的話，試問全国人民的保証难道会不如个人的保証么？个人失信的例是数也数不尽的——历史的每一頁都是滿載政府欺詐的紀录——但是全国人民違背合同的例証，就是一个也找不到。

我們所談到关于劳动阶級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所必須受到种种迫害的探討，就已对我們指出这些迫害是导源于不平等的交換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划分，就是将它分成雇主与雇佣者或富者与貧

① 这种憑单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本票。——譯者

② 資本債券以現在的劳动付債，劳动債券以将来的劳动付債。前者指以現金付債的憑单，后者指延期付債的憑单。——譯者

者；并且每一社会变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在这些阶級間存在着的关系和不平等。因为这是我們所怀抱的目的，所以我們不能希望尙未脱胎換骨的資本家，甚至都肯答应，为了这个目的，出售他們的产業。作为一个阶級而論，他們現在是厭恶任何一种交涉，無論是在怎样遙远的将来，势必从他們身上捺掉統治的权力，毁灭掉阶級和等級的联絡和情感，并且要将現在社会上的高低不平之处完全軋平。但是关于財富的性質，源起，和轉移的研究，就已在理論上証明資本家对于他們現在所占有的土地，是沒有合乎正义的所有权的，同时他們对于他們所已获得了的大量資本积累，也是沒有合乎正义的所有权的。資本家占有这些东西所依据的产权，不过是一种習俗上的权利——就是一般的社会習俗所授与和承認的一种并不受时間所限制的权利。就是一般習俗，在个人的財产与公共团体的利益冲突时，無論是在公路，鉄路，运河以及其他的財产上，也都是不管業主的意見，即进行估計这种財产的公平价值，并按所估定的价值对業主付款以后，就即征用这种財产。产权的永远維持，既不管任何可能發生的情况，又不受任何外来的約束，乃是一桩怪事，就是在現在的时候，也是做梦也做不到的。所以这种能使資本家們占有他們的財富的傳統权利，虽然在正义的眼里，是像这种使生产者获得他們的一点微薄酬劳的傳統权利一样，可是整个的社会，無論在什么时候，都有改变它的現存設施的权利，無須考虑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級是否同意。但是对于資本家現在所有財富的收購，按着我們所考虑过了的方法去做，决不至于使和平中断，也不至于破坏任何一个人的幸福。

至于将許多的生产者联合起来，准备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实施一种变革这一桩事情，恐怕它就是在我們的运动中最易办到和最初的一个步驟。就是在此刻罢，联合在各色各样的会社里的生产

者們，亦不下于二百万人。几乎每一个工人現在是或者曾經是各業联合工会或同業工会的成員；并且在这一阶級之中，加入互助会的人数，据最近报告，并不下于一百五十万人。現加入会社的人，約有八九百万的妇女和兒童是賴以为生的——总合起来約占人口$^1/_3$。这里就是我們立时可得的充分人力，滿可以用来达成任何社会变革或政府变革——这里就是或多或少地結合起来的，組織起来的，并且是有智力的和众多人数的材料——这里就是从現在的社会情况遭受到共同迫害的材料，并且現在就已团結起来为着消除或中和这种迫害的目的而奋斗了。但是在他們發覚現在制度的不可能改善的本質以后——在他們醒悟到他們的命运的固定性和单純政府改革是毫無一点用处之后——無疑地整个的劳动阶級将团結得好像一个人一样地要求一种社会变革；并且在他們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世界上就沒有一种力量敢說禁止这种要求了。单是这一个受压迫阶級的人們，即使只拿出一部分的力量結合在一塊兒，并且将这样分出来的一部分力量，現在都灌注到一个目的里边，就能立即拯救他們的阶級和他們的国家，也能憑着一次的运动，就推翻了全部社会組織，并且能够成立各种社会設施，俾得尽量納福去禍，正像最热心的慈善家所禱祝的一样。

所以这就是完成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这就是社会所拥有的手段，借此就可以达成我們所希冀的目的——这就是社会变革完成以后的結果。这个目的是公正的，这些手段是簡单的，这个結局是可以令人滿意的。这一变革，因为它的新奇，可以使某一些人一时惊駭万状，或者可以吓倒另一些通过成見的歪曲媒介来看事的人們；但是这个題目一經細心研究之后——就是在好处和坏处以及耗費和享受一經衡量之后——一切这些不乐意和不信任的感想，就将不知不覚地自行消灭了，同时整个的运动亦将稳步迈进，

并且会使我們只感到这是司空見慣的常事。在我們所考虑的行动的原則和方式上，眞理和正义并沒有受到蹂躪——每一个人的德，智，体力量，只会因为这一变革得到改善，而不会变坏——我們也不留下任何途徑讓暴政带着無情的鉄鏈以及长长的軍事的和司法的屠杀队伍，混进人民里面，但是我們要永远去淨而且毀尽每一个政府禍害的来源。在这个运动里边，旣沒有任何东西会导向社会的無政府状态，亦沒有任何东西会导向种种跟着政变而来的禍害。那么，社会与个人要怕点什么呢？生产阶級只要放心前进就好了，因为眞理是与他們一道——正义是与他們一道——一切的成功要素是与他們一道！

第十二章

現在的制度和財产共有制度的对比

一切有关人类行为的誡令和方式，都是因为人类的知識不足和手段不当的緣故，所以必然是缺陷多端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識都是通过他自己經驗或別人的經驗得到的，所以他决不能，在描写一种尙未存在的状况的时候，就一点兒也不会錯地决定个人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并且受到新的影响之后的情感和行动，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的。我們必須站在过去和現在的基础上去观察将来——要經常接近經驗与事实——要将一幅未知的画，用已知的和确定了的各部分的速写拼凑起来。倘使这样地面对原則，行动，和行动的动力，那么我們对于所追求的眞正目的动向，可以說是，虽不中不远矣了。

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社会运动，就是有了这样的性質，并且是这样地树立起来的；所以我們虽然不能指出每一瑣屑的社会設施，可能会被实施这样的一种制度的人民所采用，但是这种制度所由以树立起来的原則以及它的一般綱要，就将成为一种标准，可以用来測驗現在存在的社会設施并且还可与之比較。現在这个年代，对于相繼而来的后代，并沒有任何管制它們的权力，并且也不能很公正地为他們制定必須遵守的法律或其他設施。任何时代的人們，

同样有他們的自由来加以廢弃，修正，或制訂。永远不变的事情是沒有的；幷且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虽然統治者和政府总是依着慣例頒布一套成文的法律，申明将来言論和行动的界限必須划分清楚，可是将来总有一天，必須将这样的紀录，完全一笔勾消；幷且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总会人人都有充分的常識，使他們自己就能够决定是非問題，無須向腐朽的羊皮書和虫蝕的大型卷册的权威去請教。

現在的危机，不管它将走向那里，只不过是事物进展的自然动向——这不过是在惊濤駭浪横行千古而且还永将日益猖狂的世事大海里边，添了一件事情罢了。这是履行人类自有生以来即已注定了的一种使命——这个危机是跟着原始人类情况而来的文明进步現象——这个危机是仍旧在进步着的，即使是在很有文化的希腊和罗馬已經堕落到半野蛮的情况的时候了——这个危机是繼續前进的，即使是在我們遭遇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即使是在霸道和巫术使欧洲的泥土浸漬于鮮血之中的时候——幷且这个危机就是在这一刻的时候会在我們眼前經过，幷推动我們跟着前进，同时还要毁坏幷重建各色各样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像它已經是常常这样做幷且将常常这样做一样。現在的运动幷不只是地方性的——它幷不限于国家，种族，或信仰——它的动作范圍是整个的世界。因此在考虑社会变革的时候，我們的探討幷不限于現在存在的社会設施和規則；同时在进行所計拟的变革的时候，我們决不承認某些制度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般說法，不管这些制度的性質或目的是怎样的。一切这些制度是在不同的时候，为得不同的目的，而分别成立起来的——它們也已在相同的时候，为得相同的目的，而分别修改和訂正的——幷且正像过去的人們有权来制訂和維持这些制度一样，現在的人們亦有同样的权利和力量来毁坏它們。一切这些运动和变革就是革命；幷且正像历史的每一頁所証明的一样，凡

是促成这种变革的禍根，大概都是导源于統治者和政府的种种愚笨措施，想要用利劍和刺刀，来向人民說服：虛伪就是眞理，专横就是正义，奴役就是自由。

因为我們是这样自由地想了和做了——我們对于各色各样的原則和行动方式，凡是国家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所必需的，都是已經研究过和体驗过了，而且我們也看到从不遵守这些原則和行动方式而来的种种禍害中的某一些禍害了——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进行一个較詳細的对比了——就是現在的社会設施与我們在上面所簡述的形式之下的財产共有的社会制度对比——并且我們还要对于那些个別的社会集团所爭取的其他区区几种为了要救治現在的社会病害的措施，亦須加以研究。

我們已經討論过現在社会里边有关貧富之分或雇主与雇佣者之分的阶級区分，都是要完全鏟除的——社会里边只許有一个阶級，就是一切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人們，都一塊兒結合在劳动普及的并且按劳动的时間計酬的，許許多多社团或合股公司里边——这些社团就占有了全国土地和生产資本——它們也有一种流通的銀行券或紙幣，为数約二十亿鎊——并且它們互相共同地生产或分配財富，同时还根据平等交换的大原則来进行交换。这一龐大的工联（Confederation of labour）的性質，頗与一个現代的股份公司相似，并且也将采用同样的方法产生它的結果。我們已經討論过了这个較高的社会形式，与現在我們所討論的运动相比，其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在它的設施方面。每一运动都是抱着同样的根本目的的；并且每一次运动，将靠着广大力量的正确結合和正确方向来完成的。

在每一种社会状态之下，我們必須有劳动，分配和交换；并且最好的制度，倘使依它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交换平等的公正原則

去执行的，一定是一种能使我們用最少的劳动支出而能生产和分撥最大数量的财富。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我們在生产开始的时候就即予以阻碍，因为我們逼使無千無万的人們，只能过着無所事事的岁月，而且丧失了一切可能由他們的劳动产生出来的利益。所以这种制度，并不允許我們来生产和分撥最大数量的財富，因此我們認为是不利的。現在的制度，是一点也沒有同交換平等的原則相結合，因此我們認为是不公正的。能使劳动發生作用的力量，是掌握在不屑劳动的人們的手里——他們一生就只知消費別人所生产的东西，并且还要压迫和誹謗在他們以下的人——并且他們因此而能終身無所事事，同时还要因为他們在社会上所处地位的关系，畢生只知压迫。所以現在的社会制度，非但是不利于生产的，非但在交換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完全破坏了一切权利的平等的。

但是在正像与共有共享制度分不开的那些設施之下一样，凡是身体强健的人，必須都要劳动，而且必須用智力所能發明的每一种方法，来帮助这种劳动，生产一定是很大很大的。这种普及的劳动，倘使能与平等的交換結合起来，就可以根据平等的原則，調节一切的財富分撥。况且共有共享的制度，要使国家的資本积累听憑整个国家来处理——它决不許任何一人只听別人如何指揮——所以它是必須常常一律平等地保护一切的人，免受任何一种的苛待。因此不管是在生产，或分配，或撥給方面，不管是在劳动的节省或財富的享用方面，不管是在平等权利和平等法律的建立和維持方面，不管是在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幸福所必需的一切其他的事物方面，这二种制度是無法可比的。

至于促进共有共享制度在合股形式之下所必需的社会設施的一般性質，当然是与現在存在的社会設施相同，無須一一枚举。当然全国和地方都要有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累积和倉庫；这种产品

的分配将由規模宏大的市場或商品出卖处来担任，而不复通过許許多多小商販的媒介；并且每一种必需品和奢侈品，可以按着它的全部成本，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但不会因貨物过多而落价，也不会因投机商人的操縱而漲价。一切商品的生产与运輸，均将妥为管理和調节，并且除了满足人类一切欲望的自然条件以外，就不为其他任何条件所約束了。整个社会的事务将由总的和地方的各种机构来調节和管理，至于这些机构的成員，将由各公社推选出来。当然要有一个国家銀行来發行流通媒介，并且要根据每一合股公司的成員人数或他們的职業的性質，按比例撥交各公司的經理。一切的人和公司，就可以在現在的貿易的原則的基础上，用这种貨幣来購买各种商品，和做成一切交換；并且还可以采用对个人征收直接稅或对商品征收百分之几的賦稅的办法，以便积累充分的資金，然后可以从容应付一切紧急的需要。至于發行的貨幣数量，經常不得超过存在的实在有效的資本；并且它会像人身的血液一样，均匀地流到整个的社会，并带来健康与活力。付給劳动的貨幣总是經常准备好了的——劳动也是經常有所准备，要竭尽一切的力量来換得貨幣——并且这样就一方面可以由貨幣保証劳动，一方面又可以由劳动本身保証获得貨幣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这样就能够沒有紊乱，沒有貨物积滞，沒有失業，沒有貧困；但是生产和积累以及分配和消費，就会自然互相适应起来，并且也会很协調地做出一切共同的成績来了。

作为这个制度的运用的一个例子来說，我們不妨假定有五个公司，各有大致相等的人数，而且各用同样多少的資本。第一个公司是从事生产粮食的，第二个公司是生产毛織物的，第三个是从事于棉織物的，第四个是担任国內的总經銷者，第五个是对外的經銷者兼外国貨物的进口者。第一个将于每星期或每年付出某一数額

的地租，工資，和其他項目的开支；幷且它的生产总值，就将与所支付在生产里边的貨幣或劳动的总数相等。第二个与第三个公司所产生的商品价值，也是这样决定的；幷且第四个与第五个經銷的公司将从别的公司和别的国家購买种种商品，又将它們运往全国的和地方的各个市場，幷且还要加上百分之几的費用，其数約与用于商品在运輸和銷售的整个过程中所化的額外劳动相等。我們将根据同样的原則幷且用同样的方法，在整个社会的任何角落調节生产和分配——因可依社会的需要，作交替的增加或减少，或轉入新的用途。不管这些公司的劳动是怎么样的，而且不管它們是建立在那里的，每一个成員将以工資的形式得到他的劳动的眞正价值，幷且他将用这些工資，按照商品的眞正价值，来購买它們。这样一切的利益就能平等享受，幷且个人与公司都不能在别人的損失中得到利益。

因为这些公司的每一个成員的工資，是依据他必須劳动的条件而定的，所以他一定是要工作的。倘使劳动是用在原料上面，它的結果就会形成各种商品。所以由于任何一个公社所付每一小时劳动的酬报，同时就应有与所給的酬报价值相等的某种东西，幷且这个等价物是可以从别的人那里換得另一种等价物。这样的一种制度，本来就包含着，不能在現在的設施下存在的，一种能起自动調节作用的原則；幷且生产，分配，和消費倘使是結合在一塊兒的，其中第一項与最后一項也是貼近在一塊兒的，幷且这样就形成一个圈子，将整个的社会都圈在里边，幷且将每一个人的福利都放到他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每一种社会制度里边，其最重要而且是居第一位的社会設施，就是有关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的。这种設施的缺点，在联合王国里边，是久已昭昭在目，無人不知的了，而且各种救治方法也已有

人提示过了；但是因为有了現在的制度的羈絆，总是不能够找到眞正的救治方法。現在的制度是准許土地能为私人所有的；并且这种所有制度，因为它能够使一个特殊阶級，来决定在什么条件的基础上和怎么样大的范圍里去生产粮食，所以就使社会里大多数的人們，只好唯命是听，任其摆布，并且还要使他們受到貪得無饜所能發明的种种欺詐。土地为特殊的私人所专有的制度，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已証明是禍害之源的一种社会設施了；并且在土地的面积有限和肥沃不同的国家里边，种种卑鄙和不公正之極的制度和事实，都是由个人所有制产生出来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土地的所有者要向土地的耕种者，以地租的形式，索取产物的一大部分——他会憑着頒布立法的措施，① 排斥土地寬广和土性肥美的一切国家的粮食——这样的排斥，就将本国所产粮食的价格，提高到能够对地主交付地租的水平——这些排外的法令，乃是居統治地位的地主們所制訂出来的——他們所以能有这种权力乃是憑借他們的財富而来的——他們所以能以地租的名义得到財富，就是因为他們擅取了土地的专有产权的緣故。土地私有，就这样地在不知不覺之中一再将种种禍害带給整个的社会；因为按照这种設施，粮食的产量就要減縮到使千千万万的人都受到飢餓的程度了——暴政也就要發生了——社会上很大的一部分人的劳动，是要放到另一部分人的肩上了——并且不列顛的地主，是能够从生产阶級那里，以地租的形式，每年吸取一亿鎊的年金中的大部分。

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况，大家就要求撤消粮食法令；他們都十分肯定地認为倘使外国的粮食可以自由輸入国内，那么本国产生的

① 指粮食法令或称谷物法令(Corn Laws)。这是維护地主利益的法令，但因新兴資本家們的反抗在1849年最后廢除。这是封建势力向資本主义低头的特征之一。——譯者

粮食的价格就会下跌到外国粮价的水平——因为本国粮食的价格下跌，所以耕地的地租亦必下降，地主們放在劳动阶級身上的沉重負担亦将减輕；并且生产者現在每年所損失的一亿鎊，将来就会有較大的一部分留在他們自己的腰包里边。

这一种改善办法，正像我們在上面所考虑过了的种种办法的性質一样，亦是沒有效力的謬論。我們已經一再指明，劳动阶級所处的社会地位，就注定了他的畢生命运，只能是貢献出大量的劳动，去换取微乎其微的一点报酬——这一点的报酬，并不是根据获得报酬的人所应得的产品来衡量的，而是根据一班賴以生活的懶汉的人数而定的——所以任何立法的規定或社会的章則，倘使对于这样生活的懶汉們的地位与人数均是置之度外的，那么就其本質来說，一定是一点也沒有用处的。从欧洲和合众国的劳动阶級的情况来看，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便宜的粮食并不能产生我們所希冀的任何一点有利的結果；因为他們是迫于現在的社会設施，先要竭力补养貿易和商業貴族的元气而反对粮价的下跌——自由竞爭在他們之間产生了到处相同的結果——成千成万的人們因为失業而到处流浪，其唯一的指望只有依賴雇主的恩惠和一时高兴——并且他們所产生的大半財富，将由不平等的交换而轉移到别的阶級手里。只要現在的制度一天存在，劳动人民就只能在两种的損失上选擇一种。就是从貴族地主手里所挤出来的东西，亦将立即为航运業，制造業，和商業里的貴族所攫取去了。

联合王国的土地的肥沃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收获很好，有的是不值得耕种。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粮食能以半价从国外購得的时候，倘使还要浪費劳动在荒蕪的土地上去生产粮食，那是愚笨之極的事。人們并不为劳动而生产，而是为財富而生产；并且一切的

劳动，必須常常这样运用，使它能够获得更多的財富，或更多的閑暇。我們在發現用一小时做好一样东西的方法以后，就决不可以再用二小时去做同样的东西了。

各个国家的土質和物产的复杂，使世界人类能够解决互有需要的問題，并且因此就可以紧紧地在一切同类的有生之物之間或多或少常常存在的友爱的圈子里靠攏起来。在一直到現在就已存在了的社会制度之下——国与国間以及人与人間的敌对現象是由它而来的——各国在粮食方面各不相倚的情形，或者与国家是有利的。倘使不是能够这样，整个国家的人民，就很可能因为某邻邦的暴君的出尔反尔而早已就餓死了。但是在世界各国都知道平等和共有的原則并都按这些原則去做的时候，这一种的顧虑根本就不存在了。

虽然一切的国家并不是都同样地适合于粮食的生产，但是不見得有一些国家，甚至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交換粮食的某一些原料或商品的。一个国家在考虑到它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应該仔細看看它要节省点什么东西，并且什么东西是别的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衣着，五金与木材乃是不可少的东西；并且一个国家如或在这些东西之中，能有一种是有富余的話，它就一定可以用这一种东西去換得任何它所需要的东西了。并不能找出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某些商品，一点也不依賴别的国家的人民的。

联合王国因为地理位置和疆土有限的緣故，自然是依賴外国供应它的全部奢侈品和大部分的必需品的；并且它有取之不竭的各种金屬和矿物的貯备以資抵償并可作为等价物来用。所以科学和技术，并不要专門想法在不列顛生产用力很多而收效極微的一切它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应該努力寻求各种方法，使那些能够換得所需物品的等价物的生产又廉又速才好。倘使某些商品是能够

比較容易地通过交换而得到的，那么这些商品就决不应該由自己去生产了。

在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之下，自由貿易的原則就能最徹底地予以实施，并且它的广大利益亦能普遍地都享受得到。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似乎是沒有怎样的加以思索似的，而且还是要使它們永远冲突和敌对似的，所以眞正的自由貿易只能在名义上存在罢了；并且由于国与国間商品互易而来的利益，亦只供一个小圈子以內的人們去享受。这种現在存在的情形，無可置議地証明了現在的事实就是如此，并且将来也常常如此。

我們早已就知道联合王国的人民，虽然沒有許多必不可少的商品的原料，但有一切的条件将原料制成所需的商品。所以他們已經轉移方向注重到制造業方面了；并且走到制造業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机器，所以机器是非常重要，同时他們也用了一切的力量将机器应用到几乎每一生产部門了。我們已經知道現在在联合王国里边所有的机器所能做的工作，就与一亿人的劳动所能做的相等了。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这一偉大的机力，既沒有减輕劳动，也沒有增进劳动阶級的人的享受；因为它是为别的阶級的人所有，并且又是专为他們所独享的利益效劳。所以一部分的經济学家們所主持，关于毫無約束的使用机器的弊害，应加改正的意見，也是和他們的其他种种救济計划一样，同是一种幻想罢了。它并不能深入其因，所以它也不能消除其果。我們已經指出現在的社会制度，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将所生产的商品或資本放在一边，将生产的力量或劳动，又放在另一边。劳动是一个工人在换得商品时所必須給的唯一等价物——每一种减低对劳动的需要的新發明，就要减削这种等价物的一部分——每一种机器的增加，一定要替代某一

些劳动，因此就消灭了某些工人的等价物，否則就减低它的价值——所以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加以所有机器的相对数量还是很有限的，而且在不列顛一国，就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滿装商品的貨棧之間餓死，同时資本家們却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买主。

資本家們并不去策划和建立种种設施，使一貧如洗的工人的沒有被雇用的劳动，能够發揮它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使社会里边各部分的人們都能够生产等价物，并且能够用它們来互相交換；但是他們却要寻求对外国的自由貿易，使他們可以在能够对他們提供等价物的那些国家之中，出清了他們的一切商品。一个市場的推广，常常会引起机器的添置和人力劳动的減削——这样看来，所謂自由貿易的把戏，归根結底，是要減削本国工人的等价物的价值，而且从他那里取走所減削的那一部分，同时还要給他带来一年又一年的穷困和受苦，虽然它也替国家暫时带来了狂热的和不健康的一番忙忙碌碌的活动。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正像我們所指出的一样，机器逐漸从生产者手里拿去了劳动和由劳动而来的养料，并且将一切生产出来的財富，完全都放进資本家的口袋里边。在这种情形之下，机器对于工人，乃是一种禍患；并且因为自由貿易是要使机器增加的，所以自由貿易也是一种禍患；并且按着事物的性質来看，这二种禍患的不断扩張，恐怕是不会使它們改变性質，或削弱势力的。

自由貿易与無限量的机器，虽然，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对于生产者的利益是有極大害处的，但是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却能給他带来極大的好处。正像我們已經在前面說过了的一样，一切的人都需要衣食住以及修养和娛乐的空閑时間——他們是需要某一些商品，而且并不是产生商品的工作。在一种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当然社会的生产力是公共的財产，而且一切这种的利益是普遍

地和平等地为人民所享受的，那么自由貿易和不加限制的机器，当然只能产生好的結果。机器就不复是生产者的对敌了——它也不复专做反对他的工作而且还帮助資本家将他推入地獄里边去——但是它将成为一个全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并且这一种的自由貿易，一方面是拿走一切他所不能消費了的商品，一方面却又通过交換替他带来世界每一角落的各种宝貴的东西。

所以我們所利用的两位最重要的推进世界繁荣的帮手——不加限制的机器和不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不但在任何时候一定要丧失大部分的利益，而且同时还要大大地产生肯定的肉体苦痛和社会灾禍。它們是禍患的根源，而且因此就不能变成治病救人的因素了。但是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它們立即就会改变它們現在所具有的性質和趋势；它們只能被視为極其有利于人的因素，并且是革除許多禍害的因素。自由貿易与不加限制的机器利用二者，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要是作为現在疾病的救藥的話，恐怕是沒有一点用处的。它們不能絲毫地改变劳动阶級的社会地位——它們也沒有替这一阶級带来更多的財富或更多的休暇时間——它們也沒有使这一阶級摆脫别的阶級的統治和勒索——所以自由貿易与机器，对于与依賴，穷困，和过度劳役联带存在的种种弊害，并不是救治良方。这是龐大的利益为局部的人所有和为全体人民所有之間的極大区别！

与自由貿易和不加限制的机器利用等改善方案有密切关系，而且也是資产阶級所提倡的救治方案，乃是殖民政策。他們老早就以为在联合王国里边的劳动，無論在怎样低的价格之下，总是超过資本家們所能雇用的人数了——多年以来，从事于制造業的工人們，也都感覚到机器是从他們身上慢慢地，但肯定地，剝夺了一切生活所需求的东西，并且将他們抛弃在世界之上，使之謀生乏

术，寻死無門。旣然从事于某一些行業的工人的劳动已經是为机器所替代了，所以他們的工資是步步下降，最后直到他的劳动，虽然一点兒的休息也沒有了，倘且还够不上获得一点最粗的粮食。極大多数的人的处境已經都是如此了；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同时还在逐漸增加的，無論怎样迁就都不能得到就業机会的那些人們，就都不得不賴救济法① 对于貧民救济暂时还許可的一点区区补助罢了。資本家对于这种情况所想出来的救治方案，并不是替工人在減輕劳动和增加报酬方面設法——也不想法将机器和劳动所創造出来的財富作公平的分配——也不想用任何方法去改变已經引起現状的种种原因——但是只要将所有半飢餓的工人都放逐到异域去，然后就不再听到他們的怨言，不再受到他們的威胁，并且不再因救济捐而从資本中挤出一点可怜之極的施舍，来作周济之用。

在这样地将移民遣送去的大多数国家之中，大概都是不毛之地，并且气候亦是很恶劣的。即使是陽光所照到的最好地方而且是我們所能呼吸到的最純潔的空气的地方——即使是人人的內心所想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亦不会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产生出有别于我們在这里所观察到的幸福与道德。在那里，財产将不平等，劳动将不平等，并且交換将不平等——阶級将有高低——冲突，嫉妒，和仇恨也是不可免的——当然也会有土霸与奴隶。凡是不列顛或任何其他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殖民地的紀录，就可証明事实都是如此；并且为什么要这样和必須要这样的理由，我們早已就指出了。

在發动劳动阶級的人移居国外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里边的一个理由，一看就可知道是自相矛盾的。他們告訴生产者們說：許多

① 即1834年后逐步减縮的和加紧救济苛刻条件的貧民律令（poor law）。
——譯者

的人們在移殖国外时是貧苦的工人，很快就發了財，获得了許多田地和房屋，并且也雇用了許多工人。这就是一幅現在的制度的写照——确認生产者在一切的地方，都是一个命运已經注定了的阶級。無論在一个殖民地里边或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国家里边，凡是一个人能够發財，都是在許多人必須貧穷的条件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雇主，并且雇佣了許多工人，推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工人是一貧如洗，沒有力量自行独立工作——并且在殖民地里边的这种不平等情形，和这种分成雇主与雇佣者的社会划分，馬上就可以指明：即使缺乏一切其他的証据，移民的救治办法对劳动人民并不能救治什么。

政治經济学家們在他們的其他空想中，还自称他們已經發現了人口增加的趋势是比生活資料来得較快——換言之，意思就是我們所产生的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是多于我們能够予以应有照顧的——并且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即使共有共享制度很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并且每一个人都听其自由去結婚，結果就是在一个短时期之內，我們就不能为全体人民供应充分的生活資料了；所以一个極大的貧困就将因之而生，并且人們将互相劫夺正像他們現在所作所为的一样。

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使人有了这种見解，并且这种理論，可以用到現在的制度上面的地方，不管是多是少，二者在現在的时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問題了。我們已經做过了的关于財富的性質和来源的探討，即可指出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就是要滿足在几千年里所产生出来的人所需要的充分生活資料，也是社会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生产現在是被無数的鏈条捆住了——它并不依靠整个的社会，而只听某一些特殊阶級的指揮——并且这一班經济学家們，非但不想打开一切束縛生产的桎梏并匯合和团結現在是分

散和敌对的生产力量，而且还要将人口拘留在受了限制的生产的力量的范圍內。

这种方案是与我們所考虑过了的那些方案的性質相同的；并且这又是一种盲从瞎摸的办法，只是妄想挽救后果而不設法預防前因。一切的人都是需要生活資料的，而生活的資料必須由劳动和原料而来的。一切的人自己就有劳动，并且一切的原料就在我們的四周存在着。可惜原料是弃之不用，劳动是置之不理，因此生产頹縮而且人民餓死！这种禍害的性質，就可立即指出要有正确的改进办法才好；并且这种办法就是要将劳动与原料結合，至于人口对生活資料的压力一説，就将成为一个过去的故事罢了。現在并不是土地有毛病，也不是劳动有毛病，而是社会的制度有了毛病，将土地濫行分配了，并且将劳动都濫用了。錯誤是在制度里边，并且限制人口一法，旣不能使生产得到自由，又不能使生产者获得他的劳动成果，而只能将他留在他所在的地方——旣疲于劳役，又“迫于”資本所指派給他的“飢寒”。

我們对于任何一种事物，挑錯是較容易，改正是較困难。共有共享的制度，正像我們已經提到过了的一样，已經是有人誹謗它的原則而且怀疑它的利益了；但是無論在什么地方，它如与現在的制度并置而且用种种已知其为可靠的方法来测驗一下，那么它的优点，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試驗以后，更明显地看得出来了。共有共享制度在合股的形式之下，虽然与現在存在的制度不同，却是有这样的一种性質——就是它的一切設施和行动方式，都是可以用每一个人的日常經驗来测驗的。但是，它虽然是这样地，几乎在我們所能想得到的一切重要的方法上，都已經加以衡量和测驗过了；可是無可怀疑地还有愚昧無知和感情冲动，将要無端合唱种种虛幻的困难，致使無法用理智来对付或者用經驗来否定。

要将与現在的社会制度有关的一切禍患与弊害都一一枚举出来，恐怕就要将全部历史重述一遍才可。要看一看并要比較一下，在各个时代里对于这些禍患和弊害所計拟出来的每一救治方案，就必須重新温習一下所有根据政府的愚昧和教士的頑固所制訂出来的法令才好；并且要总結一下从財产共有的制度那里可能带来的一切利益，就必須要有一种关于整个人类的已知的和未知的需要的知識。

但是却有人說，这一偉大的平等原則已經是在天秤上衡量过了，并且已經發覺是空空如也了——它的表現已經是由烈火，鮮血，和一片焦土所标志出来了——它鏟平了一切高的和好的，更深更低地沉沒了一切腐敗的和可恶的。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关于平等原則的性質和作用的意見，虽然沒有指出像上面所說的那些特征，但是毫無疑义地証明这些特征并不是权利平等的屬性，并且它們也不能与平等并存的。倘使毁灭和屠杀是任何社会运动的进步的标志——而且历史告訴我們，凡是人类的向前进展都有它們作伴的——那么权利平等的原則是不能替它們負責的。这个原則，从它的本質上看起来，决不能产生这种結果的；并且，無論是在那里，倘使自由受到蹂躪并且生命或財产受了牺牲，推其原因，一定是鉄黑的和血腥的专制魔王在作着怪，而与公平公正的权利平等原則是不相干的。一个原則决不能違背自己；并且無論在什么时候，倘使权利平等是受到蹂躪并且迫害与暴戾是横行無忌，那么我們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与平等原則沒有联系的而且是背道而馳的另一个原則的作用了。

倘使在权利平等原則的公正的性質和均称的各部分来看——倘使剝去了“現存的利益”将它籠罩起来的妖怪的外衣——那么在权利平等自己身上，还有什么是不雅观的呢？在一种建立在这个

原則上的社会制度里边，試問还有什么是誠实和正义所不容的呢？我們已經在財富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政权的建立方面观察过它的作用了——我們已經注視到它怎样影响和怎样管制人与人之間的每一桩事情了——并且这一幅画是描写了一个协調的和均称的整体，其中包含了龐大的力量，無边無限的生产，和人人都有份的享受。

在有时会在各国里边發生的通常的政府变革之中，無論在压迫者或被压迫者方面，总是免不了要犯了許多暴行而且牺牲了許多鮮血和財富的。这样的运动难得是有任何一种理論做基础的；但是社会旣然分成各个派系而又由有了各种不同目的在眼前的人們来領导之后，当然就会有自鬧自的事情，甚至多于它与它所欲推翻的敌人的斗爭。这类的变革不过是一連串的暴政的更替罢了；它們通常是为了攫取专为某些特殊阶級所独有的利益搞起来的，同时也是为这个目的而搞下去的；并且他們常常使財富的生产者們，停留在每况愈下的情形里边，甚至还不如他們在变革發生以前的光景。但是現在的运动并不是这样短命和包办性質的——它沒有領袖，也不替什么阶級或等級的人的利益服务——它也不是今天由某一党派的人树立起来，明天又由另一党派的人毁掉。这个运动，旣然是根据广大的原則，抱着确定的目的，并且包括整个的社会，所以具有一种性質，完全与以前的無足輕重的运动不同；并且因为用了从未用过的方法而获得了它的效果，所以凡是与以前的变革不能分开的一切禍害，就会与現在的变革失去必然的联系。

財产共有的社会制度的性質是这样的：它所包含在自身里边的，不但是經济学家們所願有的那些前提，而且还有政治家們所要爭取的一切政治上的平等。但是無可置議的一切事实，就已証明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这些东西并不能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带来什

么利益。我們已經指出現在的社会設施，势必产生一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以及一种不平等的情形和一种相应而来专为某些特殊阶級的利益服务的立法制度；并且在这种設施之下，我們就不可能会想出有效的改善办法了，同时一切公正的法律和規則，也未必能够一点也不受侵犯的了。但是在共有共享和平等的制度之下，那种盛气凌人的恶霸和戰栗不安的奴隶——那种大腹便便的資本家和就将餓死的生产者——那种現在所受的来自社会的苦痛和来自政府的暴虐——一切就将一扫而光，并且一切高低不平的地位亦都完全消除。現在的制度恐将成为一种过去的紀念品罢了——正像一座灯塔一样指出成千成万的人类的桅船已經在那里撞破和擱淺的一切岩石——一个令人痛恨的海岸，到处都埋葬着碎了的心，而且由一个充满了人类眼泪的海洋来冲溜！

第十三章

政治經济学家对于社会变革的两种态度

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破坏現在的社会制度并且还可以作为建立最完善形式的財产共有和权利平等制度的准备步驟的，恐怕就只有合股运动，才能够提供这許多的便利，而且也只有合股运动，仅能引起这样少的反对理由了。这样性質的一种运动，是能将現在制度的优点和一种更好的制度所必需的因素都結合起来的；并且因为它是根据实实在在經过考驗的原則并且依照确已熟知的方式和日常所接触的一切經驗向前推进的，所以它不怕一般愚笨的或奸詐的挑战叫囂，說它是“虛幻的”和“不能实行的”。这一步驟只不过是拟定全国的土地与实在資本将为整个的社会所有和所用罢了——这种資本是，通过估价和購买，从它的現在的所有者那里得来的——这种購买是由社会極大的生产部分的人来担負的——这一部分又分成無数的較小部分正像股份公司的样子——这些公司發行一种流通媒介，其数額与它們所有的資本相等——这种媒介是由各公司按其成員人数和它們所从事的特殊部門的行業来使用——一切这些公司和整个社会都用这种媒介来买和卖——在各公司間，無論在劳动的时間方面或者工資的数目方面，都要存在着一个一律相同的标准，并且它要推广到屬于各公司的每一个

人——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是按着在它們身上所支出的劳动計算——要成立一笔全国基金以資建設公共事業，維持政府，筹划全民教育，和照顧鰥、寡、孤、独等人，同时这笔基金还可以用作財产保險和解决其他社会經常需要或急切需要。

这样的一种社会变革，当然是会将現在社会制度中值得保存的地方完全都保存下来，并且会立即将一切与交換的不平等，財产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的阶級和等級划分等項都分不开的禍害，一下子就都扫除干凈。这样的社会設施的简单性和效力，确是十分显著，倘使拿它与嘉亭結①似的現存制度的复杂性相比——其中一切利害关系是相反的，并且是一团乱麻似的，并且其中一切生产的努力实在是达不到我們所欲达的目的，同时其中并沒有一种力量能够管理和調节整个的社会动向并且指导一切的努力，一致协調地，向着一个肯定的和正确的目的前进。但是在財产共有的制度之下，一切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都是可予以有效的統制；并且这种合股的形式，因为它的性質是容許在生产品里的个人財产和在生产力里的公共財产可以同时并存的，并且它是要使每一个人都靠他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使他有一个平等参与一切从自然或技术来的利益的享用的机会，所以它是可以一面容納現在这样的社会，而且一面又准备其他的和更好的种种改进办法。

为得要証明这样的社会合股制度确是比現存的制度优越，并且要对那些迷信权威的人——本来就是听也不願意听那些改革的人，除非它們是有大名鼎鼎的权威支持的——予以一种鼓励，我們就不妨讓这班身居領导地位的政治經济学家們来作証，并且說一說他們所相信的意見，以为社会的福利到底还需要点什么。他們

① 希腊神話說，凡能解嘉亭結(gordian knot)者将統治到亚洲，但是誰也無法解此結，惟亚力山大拔劍斬断之，其后他的統治势力果然及到亚洲。——譯者

的这类言語，其中有些原是为了維持現在的制度而辯护的；还有些是反对那一种只不过拿合股运动来做幌子的財产共有制度的；而且还有些是承認現在的社会制度需要修正和增补的。我們并不提一切个别的人的名字，免得因为对于說这些話的人的一般成見，不管是反对的或贊成的，减削了这些意見的眞正价値；因为那些熟悉这班著作家的著作的人們，立即就会看出这些話是从那些人那里来的。在这些意見和其他亦为这同一阶級所援引的意見之中，凡是用来支持現存制度的，就沒有不可以用来更有力地支持合股制度的；并且一切对于較高級的財产共有制度所提的反对理由，根本就不能用在現在所考虑的这个运动上面。

第一，关于不得不有一番社会变革的意見，有人是这样說的：——

“沒有一个能动动脑筋的男子或女子，倘使想一想由于去掉自由竞爭和拼命撈錢的压力之后所能获得解放的时間，思想，和精力——就是現在消磨在身体的損耗方面以及一部分消磨在精神的刺激和一部分消磨在精神的浪費方面的时間，思想，和精力——是能够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感到滿足的。”

为了要指出一班政客們所要爭取的改革并不能眞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种改善措施所能及得到的最大限度，甚至于将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都推翻掉，亦是毫無价値——同是这位作家又提及在共和的并且明明是不必納稅的美国里边的人民的处境如下：——

“工匠們和农民是滿意了么？沒有滿意；即使他們那一批人，表面上好像是比社会上所有过的任何阶級的人都有福气，也是沒有滿意。他們还覚得一个人所过的生活不仅仅是只顧一点外表的生活資料。他們一定覚得，虽然他們能够在極大的热忱努力之下，

也能挤出一点时間来做一些不是为了賺錢的事情，但是在这种制度里边一定总有一些錯誤的东西，逼得他們几乎将全部的白天时間用来获得，在一种不同的劳动配合之下，可以省去四分之三的时間就能够获得的东西。”

“許多只知尽量做仿旧世界習俗而且还極端留恋封建偏見的人們，对于共和制度的作用使他們不得不接受的信仰——就是除了通过财产共有制度之外，别無其他方法可以在民主的原則上得到社会里完全的自由——也只能暫时抗拒。”

“在人們都已疲于为世务的操心而人人都过着奴隶似的生活之后——在他們已經很周詳地想过和討論过百分之九十九的社会罪恶是直接从私产来的，最大部分的人类过失是与自私的所有制有关的，并且最可惊駭的各种毛病都是从过度的或不足的劳役以及心情不安而来的之后——他們对于是否真能抛掉这一可怕的重担問題，以及跟着抛掉这一重担而来的一切困难是否能够与它所带来的禍害相比的問題，就将有心理上的准备了。”

这是一个經济学家所說的例証，完全根据在一个共和政体之下的人民的情形所作出的結論而来的；并且这一个例証，一方面指出了在这种制度里边的毛病，一方面又給我們以一切的鼓励，必須設法拿一种更好的制度来替代它。倘使我們能够記住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关于合股制度的原則和实施办法的話，那么我們在檢討經济学家們所持的要点时，一定要拿这二种制度放在一塊来比較才是。共有制度的优点和現存制度的弱点，無論从那一点去看都是很显明的。我們同时也能够看到建立合股运动的基本原則，就是經济学家所視为現在的制度的支柱，并且是一点也不違反公理的，同时也是可以实行的而且是效率最高的。

劳 动

“劳动是第一个价格，亦即原始的購买貨幣，用以支付一切东西的。世界上的一切財富，原来并不是用金子或銀子，而是用劳动来購买的”。

“社会里每一个人应該屬于某一个生产阶級或另一个生产阶級，否則也須用有用的而不生产的劳动来促进生产”。

“在人类尙未达到最高的成就的时候，我們常常是还有一些东西可做的；并且是要愈多愈好地将力量解放出来去做它。在一切的技艺和科学尙未达到止境的时候，在一切自然的資源尙未用尽并且人类对于它們的使用尙未感到束手無策的时候，人类劳动的最大可能供应还是必須有的”。

“在整个人类仍有这样多的需要与欲望尙未得到滿足的时候，这应該是一桩輕而易举的事情：将已經是从一种工作里轉移出来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劳动，又轉移到另一种工作里去。至于为何这样做是不易办到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結构上的毛病所致。并且我們不应該遏制这个原則和拘束劳动的力量”。

合股运动就包含了一切这些先决条件，并且提供了一切这些便利，在程度上远远的胜过了現在的制度。

資 本

“資本是全国財富用在生产方面的那一部分，而且包括使劳动發生效力所必需的粮食，衣着，工具，原料，机器等”。

“当人口对生活資料發生压力时，其救治方法就只有使人口減少或者使資本更快地积累起来”。

“一个国家的財富可以用二种方法增加起来：1. 它可以由大部

分的收入用在生产的劳动的維持上而增加起来，2.否則無須增用劳动的数量，它可以，因为这个同样数量的劳动有了更大的生产力，而增加起来”。

“在一个国家里边，無論怎样大的資本数額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因为需要只是受生产限制的”。

“資本的新生，由于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常常是对于社会的一种利益”。

“一切好好管理的大資本的生产比例一定是大于一切小資本”。

“倘使消費者的比例是大于資本的話，那么要得到最大幸福的方法，显然就是不可拿这一个人的一份去送給另一个人，而是要在不至于促成更大需要的方法上，尽可能地去創造另一份”。因为“生产是使用劳动和資本的唯一的大目的，所以二者的最好使用，乃是最大的生产的获得”。

凡是这里所想望的，都是能够在合股制度之下，立即就办到的。这一种制度将保証更快的資本积累——它将拿較大的部分的收入用在生产的劳动方面——因它对于机器的采用是毫不限制的，所以它将使所雇用的劳动有更大的生产力——它将利用大量的資本来發生作用——它将为那班現在是一貧如洗的人們創造所增加的一份同时并不損及別人所有的股份——并且这是很徹底地保証得到最大生产数額的一种使用劳动和資本的方法。

通 貨

“为了对群众保証要使通貨的价値，除了本位貨幣自身的变动以外，不会發生其他任何变动，而且同时要用一种費用最低的媒介进行流通，就是要达到使用一种通貨时的最完滿的状态”。

"只有在一切的时候都需要等量的辛苦和劳动的牺牲而获得的才算是价值不变的商品"。

在合股制度之下，凡是用作交割一切买卖的紙幣和瓷幣两种媒介，就兼具我們所要求的安全保証和費用低廉的二个条件。这种貨幣的基础是劳动——不管我們是予以什么名称和怎样的分别，或者是金鎊和先令或者是劳工券，它不过是作为劳动的一种憑单或代表罢了——所以它是一种本位貨幣，其价值的稳定正像由任何价值稳定的东西所制成的貨幣一样。凡是某一个人一星期的工資是用这种通貨發給的，他就可以用它換得正好等于他所給出去的东西——就是从别的人那里来的一定时数的劳动或它的产品。同时他們所做的無論是怎样复杂的交易，或者参与交易的無論是怎样复杂的人，可是一切的人都能得到并且享受到一个唯一不变的公正的权衡。

交　換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是分成財主与貧民，亦即雇主与雇佣者——因为他們的地位关系，后者对于前者完全是唯命是听的；并且我們也已指出这种划分和分級是不利于財富的生产的，因为它容許大量的劳动一点也不能利用——它要毁坏社会的协調，因为它要使人們的利益冲突，而且要使一个阶級的利益来自另一个阶級的損失的累积——并且因为它是这样地阻碍生产，使劳动無法去用，使人与人以及阶級与阶級間發生敌对的冲突，所以它是一切文明的人所犯及所受的一切过失，罪恶，和苦痛的直接原因。我們也已証明这种情形，原来并不是由人与人以及阶級与阶級間力量的不平等所引起的，而是由于不平等的交換所引起的。所以現在社会的弊害，倘使要得到改正，那么我們就必先消除这种弊害之

所由起的社会阶級划分及其不平等的情形；并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須建立一种平等交换的公正原則，将这些弊害用治病去根的办法，有效地予以改正。但是平等交换所引起的一般平等情形，对于資本家和經济学家来説，乃是一切改革中最后的一个，同时亦是最可怕的一个。他們对于現在制度，老是願意做些挖补粉飾的工作，用笨拙的方法修补一个已經存在了的漏洞，同时却又造成另一个洞眼。但是經济学家們的理論，倘使他們真能看得清楚，也是支持平等交换的有力論証，并且也会指出平等交换是真的和唯一的改善办法：——

"用等量的劳役和辛苦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数量并不是常常相等的；但是实在的价值是根据所耗费的劳动数量而定的，而不是根据劳动耗费的方式或劳动的生产力的高低而定的"。

"劳动是我們对于一切不是由大自然本身所供給的东西所必須支付的价格；并且这些东西的实在价值显然是由这样地付出价格的大小而定，而不是由这些东西本身的大小而定"。

"我們必須視之为实在价值的不变标准的东西，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商品或一套商品說的，而是指某某数量的劳动說的"。

我們在这里就都承認实在价值是根据劳动而来的原則；并且能够由此而得到的唯一推論，就是等量的劳动应該得到相等的报酬。这就是合股运动的主要原則之一，同时亦是这一个运动所将向往的更为完善的社会的境域；并且这样的同工同酬，因为它将使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級的人，不能专靠别人的牺牲来維持他們的無所事事的和奢侈的生活，一定就会保持一般的平等情形。但是这一結論虽然是这样明显，可是有人尙未發覚，因为他們还是这样的說：——

"我与合作主义者所能一致相信的，就是要認清到底在什么时

候，合作才能在某一种意义上風行起来——意思就是在一切的利益必須一致协调而不互相冲突的时候；但是这一桩事情要包括情形相等的条件，那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品性的不同就損坏了情形相等的条件”。合股制度也不过是“在某一种意义上的合作”，并且，就其性質来說，它一定会“使一切的利益一致协调”，同时又一定会消除現在存在着的不平等情形。

經济学家們，在想要将坏的原因說成好的这番枉費苦心的企圖之中，所犯的自相矛盾的毛病，真是奇怪得很。他們在說起現在的社会状态的最好的形式时——就是雇用了每一个工人，但是同时又强迫工人来維持資本家——并且在硬指这种現状是比那种能够保証全体人民的职業和生活的情况尚且較为公正时，他們还提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說法：——

“这种的平等〔并非阻止貧穷的工人去維持富有的懶汉的这种平等，而只是阻止富有的懶汉在名义上是維持貧苦的懶汉的这种平等〕只要把建筑在別人的重担上的对某些人的保护扫除干净之后，就是我竭尽一切力量去爭取的。根据同一的原則来說，我們必須反对那种無原則的平等，将强有力的人的劳动成果，拿来使孱弱的人富裕起来！”这是一种謬論，以为我們所能够达到的靠近平等交換的最近一步——就是走到同工同酬的一步——就已逾越公正原則的范圍，其严重程度，实較現在的可以任意分發不劳而获的社会設施还大！这种說法是站不住的。我們已經指出，旣非現在的不平等制度，亦非这个制度的修正，能够“将建筑在别人的重担上的对于某一些人的保护都扫除干净”。这种所加于人的重担——这种“拿强有力的人的劳动成果来使孱弱的人富裕的办法”，乃是不平等交換的必然后果，并且正是現存制度的目的和目标。这就是大大的和昭昭在目的体現在現在制度里的不公正因素，使它与

我們所想望的制度划清界限。类似的矛盾和荒謬之处，在每一种要保留不平等状态的企圖之中，是極易看得清楚的：——

“人的本性就包含着大小不同的力量；并且人类的任何法令，要将这种力量的成果平均分配，也决不能取消上蒼的旨意或抗拒它的作用。这一种的法令是不公正的。** 只要人們是各不相似的話，等級的区别总是难免的，虽然这种区别可以根据比世襲更好的原則来决定。我相信土地和財富将会根据自然規律来分配；但是地位的高低与財富的多寡将是永远难免的事；并且平等制度的提倡者，理应坦白承認这一原則，才能使他們的事業得以进行順利。当一切可以据以作出結論的証据都在他們的面前，而他們却得出直接与这种証据相反的結論时，我就不能再相信他們是人民的聪明的和可靠的向导了，虽然我还是可以因为某些原因，非常尊重他們的。对于不平等情形的必要性問題，我們就可以这样作出定論的：——

**体力与脑力的差别，無論怎样都是不可免的，所以个人劳动的产品也一定是不相等的。凡是一个人在劳动着或是在将来任何时候在劳动着，都是为了要有劳动的成果；并且那些成果，一經占有之后，就成为私有的財产了。倘使一个巨人所生产的較一个小人所生产的要大十倍，而各人都分得产品的当中一份作为生活和享受的資料，試問那个巨人此后会不会多卖力气，生产得比那个小人还多一些呢？”

一切这些論証已經是一再被駁倒了。我們从未說过人的力量是完全一样的，或者同工同酬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这种平等是比現在的制度之下的酬劳方式更公正得多了。我們也已指出，我們从“一切可以得出結論的証据”方面来看，不平等的情形和地位的高低，决不是因为能力不同的緣故；但是，相反的，这种不

平等的情形是由不平等的交換所产生的，而且亦是由不平等的交換所維持的。“一切的証据”亦指出了，凡是身居高位而且享受特权的人，都是能力較低而不是較高的人；至于尽其心力和劳其筋骨的人，却只能享受到他們亲自所产生的东西的最小和最坏的一份。我們在生产方面并沒有巨人和小人之分；因为文明的社会是这样組成的——生产是如此复杂而且各部是不同的；天賦的脑力与体力，一般說来，亦是如此悬殊的——所以对于每一种工作来說，总是有一些人比别的人合适，并且他們，虽然是沒有能力去做别的工作，却能在他們的本行里边，达到人类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的成就。倘使人們現在就劳动，并且将来也一定劳动，其目的是为得收获，倘使努力工作的主要推动力是要想享受这些收获，那么他們，在一种能将每一个人的努力的全部收获都給了他的制度之下，一定会比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一个人都是辛辛苦苦为人服役，而其所应得报酬的$^3/_4$左右，将为利潤和利息的勒索以及各种政府的苛斂所吞沒——更为愉快和努力。所以無論从那一角度来看，無論是用理論或事实来試驗，現在的制度所能讓我們看到的，除了它的弱点和腐敗以外，就别無其他的东西了。并且它在本質上就是有弱点的和腐敗的，因为它所体現的不平等原則，就是永不止息地这样在作祟着，使它——正像經驗已經替它指出的一样——必得常常毀坏每一个公正的政府制度。但是已經提出来的反对財产共有制度的論証，就还有許多种，并且它們都是并肩作战，一致反对这种論調的：——

“在提倡合股的人們能够証明他們的制度确是比私人財产借以維持的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增加資本和調剂人口的时候，他們的要求就将比在先前的时候得到更大的重視”。我們已經指出財产共有制度在合股的形式之下，無論从它的原則上或它的行动方式

上来看，都是一定能够增加資本并且調剂資本，使之与任何数目的人口能相适应，而無須求助于現在所想出来的种种一时权宜的消極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要想将人口的数量限制在資本的力量的范圍之內。再看：——

“我們在这里只有一个运动，想要替一切不願和不能去工作的人，都使之就業。可是劳动就業的机会是必須根据生活基金来决定，而不是世界上任何法律所能将劳动就業的机会增加到此項基金所能支持的人数”。这种意見的錯誤，我們已經在討論合股制度时就指出了；因为它只能在貨幣数量有一定限制的制度之下才能应用。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切工具和机器，綽綽有余地足供一切的人使用——任何样子的財富都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的人，不管是工作的或不工作的，总是要維持的——可是成千成万的人，就是因为資本家沒有那許多的錢来雇用他們，以致無所事事。倘使此項“生活基金”就是貨幣的話，那么它是像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一样，可以任意增加的。倘使生活基金是指各种市場上堆积如山的食品，衣着，和用具說的，那么这一大批的东西，就滿可以供应联合王国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直到他們的劳动又創造一批貨物出来的时候。合股运动就将立即扫除了这些困难；因为它将替該項生活基金創造一种能够代表它的东西，它将按着一定的計划使劳动阶級的人們所結合起来的一切力量去生产財富，它将用一切天才所能發明的最有力的机器来支持以上所說的一切努力，并且因此它将保証一切的人都能享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大量財富。但是現在的制度的性質，就不容許我們采用那种能够达成我們所欲达的目的的方法。虽然無論在什么时候，一切的劳动是要維持的，但是它却常常奄奄一息沒有一点活动；并且即使是活动起来了，但亦沒有保証使之繼續活动下去，因为沒有一种力量能够制止“恐慌”① 的

来来去去，及其所引起生产停頓和工人飢餓的作用。只要社会是建筑在現在的原則上的，这班經济学家們的一切救治方案，只会使人認識不清并且莫知所措，因为它們并未提供任何能够令人滿意的办法 来解决現仍存在于各方面的畸形現象，并且它們也不能决定我們对于某一些社会禍害，到底是要容忍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为止。但是为了要克服經济学家在現在的制度里边所遇到的困难而不得不轉向共有共享制度这一桩事情，就可以表明这种制度是我們所需要的了：——

“購买力(就是以一种等价物去換取同样价值的东西）是眞正唯一所需的东西。凡是使这許多的人陷于貧困和不幸的，就是因为他們对于他們所欲得的东西，沒有能力提供等价物罢了。所以这种能力愈是增加而且生产的便利亦愈增加，社会的情形亦愈将改善”。对于一个經济学家来說，試問还要什么更有力的理由，来說明合股运动的推进呢？并且再看：——

“只要每一措施，能够增加劳动力量的，或者能够减低由劳动所产生的商品的成本的，一定就会比例地增加获得財富和財物的力量；同时任何一种措施或規則，反而要浪費劳动或要使生产商品的成本提高的，亦是一定要减低这种力量。所以这是極簡单的而且是有决定性的測驗，我們可以用它来判决任何对于国家的財富要有影响的措施是否适当”。倘使增加劳动的数量是与增加它的力量有关，倘使不加任何限制地采用机器也是与它的力量有关，那么合股制度是經得起我們在这里所用对于生产会有影响的一切措施的考驗的。

要注意到这班經济学家所提出来的一切有利于这一变革的論

① 按英美人習慣：他們用恐慌(panics)一字指暫时性的經济危机，用crisis一字指經济危机。——譯者

証，或者要注意他們在排斥共有共享制度时所有的一切矛盾，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些人以为，假使"資本是屬于一切的人时，实在就是不屬于任何人了，那么資本大概就不会受到爱护了"，并且这些"合股机构都将成为劳动救济院（Work-houses）① 或貧民集中营了"；还有人說，"一切时代和国家的經驗証明了高工資，或获得享受的便利的增加，乃是最能立时見效的良剂，亦即最有力的刺激，使人終身勤勉努力"。并且还有人說："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給以积累的能力，于是我們就会有了这样的保証——他們将很乐意有效地利用它。** 恐怕沒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曾經放弃过一个發財的机会"。

資本家是久已埋怨我們，为什么要有貧民救济律令——他埋怨任何設施逼得他要在他所得的不义之財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維持失業和飢餓的劳动人民。現在正在进行一种实驗，来决定这些法令是否可以取消，而不妨碍貪婪的动机所促成了的聚沙成塔似的財富积累。这就是自認貧民救济律令是不应該存在的了；同时也是自認，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想解决这一桩事的种种困难——这种困难，在合股的形式之下，是不能存在的：——

"因为貧困就会产生苦痛，并且也極易使人誤入歧途，所以为了社会的福利起見，我們必須将一切的貧民减到可能最低的数字才好。** 那么，我們必須做点什么来减少現在正在惊人地增加的

① 一种救济机构，盛行于工業革命以后，收容失業和不能找到工作的人，其中飲食起居都很不舒服，并且还要工作，目的在于使人不願入院，可是請求入院的人仍是很多。劳动救济院法令于1723在英国初次頒布，后果極为恶劣。十九世紀中叶以后就都被淘汰了。它与美国的poor-houses（劳动改造所）不同，因为一个的目的是救济性質的，一个是刑罰性質的。它与本国的poor-houses（貧民院）亦不同，因为前者是收容能够工作的人，后者是收容沒有能力工作的人。——譯者

貧民呢？生活基金必須是尽量用来發揮生产的力量，并且資本与劳动必須是听其自流，那就是这种貧民救济制度無論如何必須消灭。** 在这些救治方法之中，沒有一种是能治病去根的，而且沒有一种是能够得到一劳永逸的成效的。唯一能够測驗方法就是这样：它們有沒有減少貧民的人数呢？我們都很知道这班資本家們是情願怎样"減少貧民的人数"的——就是使之每况愈下，或流放异域，或任其活活地餓死。現在的制度使財主的心变得像鉄一样而沒有一点温情了，使他的自私自利的心盲目地占了統治的地位，所以他竟会不加思索地給他的同人以一种归根結底必定要反击在他自己身上的打击。但是合股制度能够提供一种自然的和方便的手段，俾得逃避一切与貧困和失業的人有联带关系的禍灾；因为我們認为"帮助貧民的唯一眞正秘訣，乃是要使他們成为改进他們自己的情况的因素，并且要供給他們以一种永久的能力，而不是一种暫时的刺激"。

这班經济学家們所承認的話，不但可以指出現在的社会制度，根本就是有毛病的，而且一种更好的制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同时人民是有百分之百的权利来制定他們所視为必需的变革方案的。論到財产問題，亦即毁坏現在制度問題中的主要項目之一，有人就承認，"財产权是靠習慣傳統的权利而不是自然的权利来維持的"；这是明明白白地承認了資本家所能据为己有的財富，必須是社会所容許的，所以在沒有了这种容許的时候，他就必須放弃他的产权了。还有人承認龐大的私产，"就是罪恶和苦痛的藏身处，知識的敌人，和平的毁坏者，信任和慈善的消灭者"。还有人認为这种过分大的积累，对于公平的政府制度是有毁灭性的。"龐大的私人財富是与共和主义的精神不相容的；財富就是力量；并且大量的力量不应該操在私人手里"。

但是这班資本家們，似乎是半知半解地就感觉到自己是做錯了事似的，而且是在每一个無足輕重的扰动之中，就怕大难将至似地感觉到財富的太陽，虽然是光輝照耀，但却沒有带来一点的温暖了。那班带着疑惧之心来看将来的資本家們，当然对于目前的快乐也是沒有心思去享受了；何况他們还要阻止大众人民企圖获得有利于他們的社会改革或政府变革，于是資本就預先作出这样的恐吓警告：——

"讓一个二千万人民的国家，因为任何一种愚笨的盲动，将資本都从他們那里赶跑了，于是灾荒，瘟疫，內战，半夜暗杀，劫掠，以及任何其他灾难就将跟着这种不自然的对天道和人道的反抗而来了。这二千万的人民恐将立即就减到一百万了；这个国家恐将要后退一千年了。我們都恐将無所事事了，但是我們的無所事事就不能替我們带来吃的和穿的东西了；我們或許都是要去劳动，但是却沒有积累来使我們可以从事有利的劳动了。这位被我們赶走了的朋友就一去而永不复返了。我們無法走到資本那里去了；資本亦不願回到我們这里来了。"

在这种狂妄的閑談中所含蓄着的極其荒謬的愚昧無知，早已是由我們揭示出来了。我們已經指出資本是不能被人赶走或取走的；并且每一个資本家倘使都离开本国，同时还将国內所有的每一盎斯的金子和銀子都拿走，但是生产仍可同样有效地繼續前进，而且产品的累积，也是像現在一样，可以很有把握。这里所預言的一长串的可怕的灾难与这一班資本家的迁居并携走他的金錢那一回事，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两桩事情。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人民是能够走到資本那里去的——他們能够劳动——他們能够生产——他們能够享受。但是我們却無須像杞人憂天似的，只恐資本家們迁居异域以及其他事故将会一时影响社会的安宁和福利。至于我們

所争取的变革，非但沒有一种必然性要产生这种情形，而且它自身也并未和無政府状态或社会秩序的紊乱有絲毫的关系。这不过是人与人之間的一种貿易关系，亦即一种买卖，憑此就可以依照双方的利益，很公平地而且很和睦地，解决这一桩事情。因此一切这些悲慘的預言涉及将随某些变革而来的禍患的，既然都不能用到我們所計拟的运动上面，亦是無足輕重，好像中国人一样在月蝕时都狂喊狂叫将他們以为正在吞食月亮的恶龙吓跑。不过其他有关社会变革的种种預言还是很多：——

“在世界逐漸成长的过程中，人类一定会，并且也将会受益愈多；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就必須以公正之道对待永恒的社会規律，而不可破坏这些規律。”这种公正之道只能在財产共有的社会制度之下才能做到。再看：“每一个文明的国家的人民，其中極大多数都是願意有一种互助协定，要求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因此他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并且有难共当，同心共济。这样就是上蒼賜与我們的丰富礼物；并且这样就是他願意我們互相謙讓的样子。”这是現在在一切措施中的不平和不公的現状的一幅圖画么？这还是将来的一种社会状态的光景呢？并且再看：“自然里的一切爱力是永在动作的，即使現在是处于逆境之中。它們将及时指导我們来适当地管制外界情况。”我們所討論的社会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使我們能够这样管制包圍我們和影响我們的外界情况。四千年来的經驗，就已提供了充分的証据，指出現在的制度是不能予人类以这种力量的；并且历代以来所得的經驗，在很短的时間将使他們建設并成立一种制度，使人都能称心如意不受任何压迫。所以同是这班权威人士們又說了以下的話，作为我們要有坚决毅力的种种鼓励：——

“無論用任何方法来反对社会的进步势力——这种势力是要

使一切的人更为舒服，受更多的教育，更为高尚，和更为幸福——都是沒有用的。** 我們無須指出我們可以借助社会的集体努力，来減輕或鏟除那些还要跟着一連串改进而来的局部的和暫时的禍害。社会的成員是永不能作出什么来阻止它的进步的；而且社会的任何一部分成員倘使感覺到个别的人有了一点苦痛而不能看到一般人的幸福，以致使用毫無益处的暴动，来作干涉的企圖，想使必須前进的事物不得前进，那么社会的規律，一定要出来保护我們全体和規律本身，不至于受到無法無天的盲动的影响。"并且由此看来，这就可以指明，一切个人的和一切阶級的企圖，要想阻止普遍的事物进展，一定是毫無用处的輕举妄动，同时对于患得患失和动搖不定的人們，也可予以鼓励，要鼓起勇气向着改进方面前进。并且，再听：——

"請你們相信我說的話，这个时候就将到了，就是我們深受其苦的制度就将到了結束的时候了。这是不能常常如此的：法律将要从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們那里攫取面包，轉贈給無所事事的人們，并且还要使劳动脫离它的自然軌道，并且还要从劳动者身上騙取它的应有报酬，并且还要授权給这种自私自利和荒淫無度的人去戏弄那些珍重自立并且待己儉約而待人寬仁的人。請你相信，这个时候就将到了：全国的人民就要很深刻地将这样的强暴不公的事情都記在心里了。我們必須先做一番革新和糾正的工作，然后才能使貧民的劳动，在壯年的时候就替他們設施好了一个清閑安逸的晚年。但是这个时候将会来的。"

那么，这就是政治經济学家們在社会改革的問題上替我們打气与泄气的地方了。他們承認有些大的变革是一定会有的——一个更好的境域畢竟是一定要成立起来的——我国的人民是可以制定任何他們視为合适的改革方案的——并且他們同时也指出那

些主要的行动原則和方式，必須是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变革中所不可忽視的。这样就将一切令人疑惑和裹足不前的原因都清除了，并且还有一个广大和坚固的行动陣地，甚至要由那些一向是想置他們于死地的敌人亲手向人民交出来。現在的这个运动，不过是要在人类历史的那一根长长的鏈条上再加多一个环节罢了；并且因为这一个从未曾有过的环节，并不完全像别的环节一样，所以我們無須惊奇或恐惧，倘使我們所計拟的变革也許是与先前的稍有不同的話。

結　語

因为我們已經一步一步的研究了現存的社会制度并且观察到它的力量以及它的弱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們对于它的力量之所由来的因素，也已一一考查过了，并且也注視到它們的种种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結合和应用了——因为我們也已經看到这种制度，从許多年代以来，就强加于生产阶級身上的一切重担和禍害中的好多种了，并且我們对于設法减輕和扫除国民苦难所提出的各种救治方案，也是已經作过一番探討了——所以現在倘存留着的任务，就是要这些受压迫和受蔑視的阶級的人們来决定是否要有任何和什么变革，并且还要决定一个行动的时辰了。

他們的最初步的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須在他們之間广泛地灌輸他們所受迫害和如何救治的知識——亦即手段与目的二者。他們必先得到这种知識，他們必先依照这种知識来指揮行动，并且将他們的力量結合在一塊而又导向同一的目标，然后他們才能够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做别人的工具和孙子。倘使他們之中有人是安于他們現在在社会里的地位和将来的远景了的——他們相信上蒼已命定他們是他們的同人的奴隶和魚肉了的——他們在被年年不断的劳役折磨尽了的时候，就心安理得地在道旁倒下，并且像一只狗一样死去就算完事了的——倘使在劳动人民中是有这种人的話，那么他們是不想要有什么改革了的；但是倘使还有一班相信人

权是平等的人們——相信任何人沒有权利統治别人的——相信生命的存在并不是专为永不止息地在劳役着的一套把戏，而是还有别的目的的——那么他們就将要求改善現状，并且他們也将达到目的。倘使在中等阶級和高等阶級之中，有人并不希冀比現在所享受的还要更能逞其所欲的話——他們覚得这样生存于世可以算是已經沒有什么欠缺了，沒有什么切望尙未滿足了，并且前途也不会黑暗或靠不住了——那么这类的人就会說，一切的社会改革都是空中楼閣罢了。但是社会里这些阶級的人，倘使都是被天才和劳动所能創造出来的一切东西所包圍着的話，那么他們就会覚得除了吃喝以外，还可發揮别的力量——他們也会覚得他們都有各种能力和情感的种子，可惜現在找不到可以下种的沃土——他們也会覚得将来的安全保証，現尙沒有稳固的基础——那么在我們說起变革問題的时候，他們就会傾耳而听了。他們也会用尽才力和能力去探求生命的性質以及它的目的何在，并且他們也会承認現在的社会制度，确是需要一番大大的修改和訂正——有的是确需增补的，而且有的是应該完全廢除的。

無論是怎样的去看，这种各人只管自己利益的現存制度，倘使与各人利益都結合起来的制度相比，那么昭昭在目的事实，就是后者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它的优越性的。倘使我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一般肉体上的舒服以及足衣足食的保証，那么共有共享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就是对症的良方了——倘使我們都要一致行善修德并且压制一切恶意的动机而發揚普及的社会友爱等行为多少总是与社会的制度有一些关系的話，那么共有共享的制度正是我們所要求的一种制度了——倘使科学与技术的进軍，脑力的正确培养与运用，以及实施成熟了的智慧所能計拟的一切規則时所需的种种便利，都是在一种社会里边所不可缺的事項，那么共有共享的制度，

一定是一切制度中最为相宜的制度了。

人們一直也是尽心竭力互相勉励专心为善的，可惜只是憑着諄諄善誘的功夫来發揚公理和道德的原則罢了。至于一切包圍我們的情况——一切为善和为恶的原动力——却是从未予以考慮；并且在現在的社会結构之下，既然大半的情况是不利于所述原則的实施，所以这些原則一定是不能發生效力而且是毫無所用的。人們必須管制住行动的誘因，然后才能管制住他們的行动；因为一切原則的价值只不过是依照原則是否能够付諸实踐的程度的比例而定的，并且还只好依照原則是否能够与人类的經常需要和紧急需要相結合的程度的比例而定的。从一般的事物的性質以及它們間的行动和反动的相互作用来看，我們是可以肯定地說，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一定限度的身价的——限度固然是有的，可是超过限度的利誘亦是难以抗拒的——沒有充分的誘惑因素，乃是人人能够忠实的共同保証。所以原則和利益必須是一致的；因为倘使他們是冲突的，恐怕我們的行为也就要朝三暮四似的了，我們的节操也靠不住了，我們的道德也不一定会常常战胜一切的了。經驗証明这句話是眞的，虽然它是人类的虛荣心所不堪忍受的；因为道德与宗教的自身力量是不能使人常常依照“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理去做的。現在圍繞着我們的一切情况，几乎是每一个鐘头都在鼓动着我們去破坏这一偉大的規律，虽然原則是促使我們去奉行它；所以除非这些情况是予以統制和指导使有助于走向我們所欲达的目的，那么原則将成为常常在口头上听到而非在行动中常常見到的空論了。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公理和平等原則，就将这样地創造并統制一切有利于道德和慈善的实施的情况，并且因此使人比較容易走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路，而不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

現在許多的人，也像經济学家与搞政治的人一样，用一种狹小

的眼光来观察現在的社会情况，以为現在存在的禍害乃是由于人民沒有知識所促成的；并且为了要塡补这一缺陷，他們都想要建立一种国民教育制度，并且使得一切的人都有閱讀和写作的能力。但是因为現在的禍害根源就是在現在的社会結构里边，所以在这种結构無所改变的时候，单憑知識的力量去消除这些禍害将是無济于事的。生活的舒服，乃是培养大众的滿足和社会的和协的唯一基础，亦是知識和道德能够永远生根而且还能开花結果的基础。

脑力的培养——亦即新的需求和願望的形成——并不会使我們的身体，对于一切的劳役和艰苦，变得痲木不仁，也并不使我們的心，对于一切的侮辱和伤害，变得不知不覚，而是要使我們的身与心，对于一切这些印象的敏感，增加到無穷無尽的程度，并且会使过去几乎是不知不覚的担負現已变得难以忍受得住了。只有在境况較为安逸的条件之下，知識对于节操和道德二者才能起着促进的作用。倘使我們的境况沒有改进而知識和需求却逐步前进，那么我們的过失与罪恶亦将逐步前进，因为它們的主要原因，与其說是愚昧無知，不如說是肉体的苦楚。人們的不滿都是从滿足欲望的資料不足而来的；并且凡是要增长欲望而不能同时增加滿足欲望的資料的措施——这就破坏了自然存在于低級的肉体生活与理智生活間的平衡——就将引起社会的騷动以及現存制度的破坏。每一次的政治示威和每一次的工会集合，都是运用理智的結果，目的在于将肉体的人提高到理智的人的水平——亦即将滿足欲望的資料提高到欲望的水平——亦即将理想与实行的步驟放得速度一致。

虽然有些主張政治变革的人們大胆公認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現任何有利的措施，但是还有另一些人們却以为一切的东西，畢竟总是可以用說服的方法得到的。政治权力的获得，或将使劳动阶

級有利，或将使之不能得任何利益。倘使是对他們有利的，为什么共和政体的美国的劳动人民还是生存在上面所述的那种情形之下呢？——并且倘使是对他們無利的，为什么大家都要爭取它(政治权力）而不爭取一切別的东西呢？假使普选和其他的必需条件都得到了——国会的議員个个都是工人們所选举出来的并且个个都是工人——可是这种假定絕对不可能共同存在的。只要上議院与国王是构成政府的一部分时，这种样子的一个国会自然是一点也不能自由行动的，而且是每动必敗等于落空的。我們不妨再假定这两种对于政治改进的障碍都是去掉了，并且政治权力都交托給生产的人們了——这一假定当然比上面的任何假定更靠不住了。这样組成的一个政府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在雇主与雇佣者之間負起干涉的責任。增加工資和減少劳动时間的法律自然就会由它制訂出来——許多地方的机器将被拆除——雇主拒絕雇用二流子的权力将要撤銷——并且社会的商务法規就将不时改变以应某些阶級的生产者的迫切需要。这一切都将形成社会演变——它們将影响現在构成社会的各阶級的相对地位，但是并沒有改正来自这种阶級分划的禍害——生产是在杂乱的和时常改变的設施中进行——互相交替地压低这一阶級和提高那一阶級，并且使社会成为专横和憎恨的温床。

凡是搞政治的人和搞工会的人所爭取的一切变革，必須干預現存的社会設施才能發生效力，而且就这样地在事实上就成为社会的变革了。資本家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桩事情正像他們看到工人是不滿于他的命运一样。生产者的要求和希望是可以在他的行动里看出来的，并且也在他們的一切动向中表現出来的。事情就是如此——旣然看見在他的眼前，除了夺取他的財产和毁灭他的势力之外，就别無任何东西了，倘使劳动人民是取得政治权力的

話——难道我們还可以假定資本家会将一种武器，放到他的自然的敌人的手里去么？——难道他会将政治权力交給农奴，而毫無代价地去冒那种風險，将自己的地位和积累都断送掉么？凡是以为資本家們或者他們的政府，即使沒有为敌人的实力所逼，也会出此自杀下策的人們，未免是太不懂人情了啊。劳动人民的脑力是这样地为人所輕視——他和他的能力是这样徹头徹尾地被社会里别的阶級所玩弄与卑視——所以任何一点为工人着想的不着边际的渺茫利益，或者任何一点要从資本家身上拿走的东西，都将由执掌大权者予以保留，一直到了無法再安全保留的最后一分鐘为止。这样看来，旣然政治权力的本身就是难以在劳动人民手里掌握的武器——因为除了实力以外就很难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取得这种权力了——所以我們就不可一刻不考虑到用較安全和較公正的方法，立即向着归根結底是一切其他变革的最后目的的共有共享領域进軍；并且这是能够用收購方法做成的，無須要武力或內乱来相伴的。

关于一切眞的或假的朋友向他們提出任何一个和每一个救治方法的一桩事情，劳动阶級的人应該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他們現在的整个地位——他們的劳役的多少，他們怎样的依賴和隶屬別的阶級，他們的报酬的微薄，以及他們在年老时候的可能境况——并且用他們在这个題目上所能起的作用，来測驗一切这些救治方法。倘使有人告訴生产者們去想法夺取政权——去爭取这一种或那一种政府措施——他就应該向一切要領导他的人打听打听：“这一变革会減輕我的劳役么，会增加我的享受么，会增多我的独立么，会担保我的工作和报酬一直到老么，并且还会維持我舒舒服服地一直到死么？”我們之所以要求变革，無非就是要得到这一切罢了，并且凡是与此相反的情形，亦就是我們所要去救治的。所以每

一种救治方法，在使用权利平等的測驗面前，就要退避三舍了的——每一种救治方法都申明只能按劳动阶級的身份来改变劳动阶級的人的地位的——每一种救治方法并不立时就抓住基本原則而且亦不根除現在存在的迫害与禍患的原因的，都是应該偵査明白同为理性与公理之所不容的。

在强权与公理之間現在正在进行的冲突里边，并且在人們正在爭論到底他們所必須用到的武器，还是暴力好呢，抑是理智好呢的时候，他們对于有关如何运用这二种力量的已往經驗，必須是不可忽視的。但是这种考虑并不影响財产共有制度的建立；因为它既不靠暴力，也不靠一种方法，来促使政府相信它的必要性，而是专靠一笔足够的基金的籌集，俾得依照上面所解析过了的原則，立即收購現存的固定資本，或者在营業以后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

我們可以有二种方法来完成单純的政府改革：第一是用說服的方法，第二是用强迫的方法。要使人民革命能有成效，总是要先行說服，然后方可繼之以暴力；因为暴力只能建業而不能长期守成。在人民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固然是可以劝导他們或强迫他們服从专制政治。在他們略有这种知識或者了解到一知半解的程度时，他們就很有可能要推翻他們的政府了；但是，倘使他們是这样地成功了的話，他們几乎一定要失掉他們的一切胜利成果的。只是在有关原理的知識广泛地傳播开了以后，并且要求改革的欲望也像这种知識普及了以后所将要求的一样，那么这一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了，并且也沒有一种与人民大众的力量相对抗和相敌对的力量，能够存在得这样长久了。

但是，受压迫的人的力量，在它与压迫者的力量交鋒的时候，固然是所向無敌的，可是在已往的記录里边，竟沒有一言一語提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曾經得到过他們的力量替他們贏得的胜利

的成果。他們所已經做过了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他們所推倒的东西的碎塊断片，将一种改头换面的暴政又建立起来；并且只要他們对于不平等交換的原則和一切暴政由以产生的不平等情况一天置之不顧和不加約束，那么他們的一切努力，或者是訴諸武力，或者是一时破坏专制的政府，就将一天不能推动真正自由的前进。正确的救治方案的成立，并不在于一个政府的破坏，而是在于現存的社会制度的毁灭；所以我們将要利用的正确工具是理性而不是暴力——是信服而不是强迫——是收購而不是搶劫——是有系統地应用一切联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無紀律的乱动。

由于現在的社会設施所压在生产阶級身上的負担的估計是否正确的問題，倒是沒有多大重要性的。这些估計实在就可以作为一种对于現仍存在的制度的描述；并且我們对于社会現状和阶級的收益只須偶尔一看，立即就能指出生产者的种种損失，并不算估計得过高。虽然其中一些負担是可以减輕的，并且許多現存的社会禍害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而加以限制的，但是这一类的局部改进，并不能算是維持現在的制度的理由。一切現存的錯誤都是在原則上的錯誤——在理性，公理，和平等权利上所犯的錯誤——所以必須是在原則上予以消除。

既然有关現在的制度的性質与趋势的知識是普遍地傳播开了——既然生产阶級的注意力是由政府的变革轉移到社会的变革了——既然他們开始要团結一切分散的力量并且要采取各种手段向着他們的目标去做了——既然这些准备好了的步驟都是在向前进行着了，所以許多冒牌的先知和别有用心的說客就都乘机而起，并且企圖将人民引导和騙誘到歧途上去。同时，在考虑到所欲达的目的的性質和重要的时候——在看到它和現在的社会的組成以及从这样組成的社会而来的政府的冷酷無情和野蛮殘暴的特質有

何关系的时候——無疑地，参議員席上的滔滔大論和教士講台上的現身說法将加紧速度接踵而来，一致反对一切对現存制度的改革者。充满了政府专制的野蛮的和流血的紀录的历史的每一頁里，也对我們作了这样的警告：凡是对于一种社会变革的判罪，倘使用尽了一切的咒駡也是徒然的話，那么用大炮和刺刀来講道理的时候就将到了。但是这样性質的想法是与眞理的寻求者不相干的，并且它們对于他所看到的原則也是不能損其一毫一絲的。个人并沒有力量决定个别的变革是必須怎样地去完成的。他們可以将信心寄托在原則上面，而靜待事件的結果就好了。各方面所表示的，都在不至于被人誤会的大声中告訴我們，一切偉大变革的要素都是在醞釀着了；并且不管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較光明和較好的先驅是可以看得到了。我們心中的一綫亮光現正是光芒四射，照透了强权时代的黑暗边界，并且在公理时代負起了先驅的使命！